

Daniel

但以理书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伊恩·M·杜古德

IAIN M. DUGUID

但以理书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圣经编辑团队

伊恩·M·杜古德，旧约
丹尼尔·M·多里安尼，新约

但以理书

伊恩·M·杜古德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Daniel

Iain M. Duguid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8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致 *Ken* 与 *Yoori Han*, 福音事工中忠心的
同工

目录

丛书导言 ix 前言

xiii

1. 当世界陷入至暗时刻（1:1-21） 3
2. 多事之秋（2:1-23） 17
3. 乱世佳人（2:24-49） 31
4. 烈火试炼（3:1-30） 45
5. 尼布甲尼撒的堕落与复兴（4:1-37） 61
6. 称量显亏欠（5:1-31） 77
7. 天使之穴（6:1-28） 90
8. 人子得胜（7:1-28） 105
9. 居于黑暗之谷（8:1-26） 122
10. 如何等候神（8:27） 136
11. 在黑暗中祷告（9:1-19） 148
12. 黑暗中的盼望（9:20-27） 161
13. 预备征战（10:1-11:1） 176
14. 战争与战争的传言（11:2-12:3） 191
15.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12:4-13） 209

经文索引 225 主题与人名索

引 231

丛书序言

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需要对上帝话语进行忠实的阐释。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持续开展神学工作：反思圣经的教导，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化。我们相信这两项任务——释经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教义必须源自圣经文本，而我们对任何特定经文段落的理解，都必须源于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

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阐释与神学反思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任务，最适宜在教会中——尤其是教会的讲台上——开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圣经的研究理应导向颂赞与实践，即对上帝的赞美和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欣然推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为当代教会提供全新的圣经阐释。我们祈盼并祷告，牧师、教师、查经带领者及众多信徒能通过这套注释丛书，在研读上帝无误且绝对正确的话语时，获得忠实可靠、鼓舞人心且实用的资源。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秉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这些注释力求忠于圣经，通过细致考究经文细节呈现全面阐释。它们并非逐字逐句的考据式注释，而是对整段经文的整合性阐述。因此每卷注释都将按经文段落顺序，系统性地完整诠释一部圣经书卷。其次，这些注释毫不避讳教义立场。我们坚定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教义》，因为其中

包含了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每卷注释都将教导、促进并捍卫圣经中所体现的改革宗信仰教义。第三，这些注释具有救赎历史导向。我们相信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以基督为核心的救恩信息。因此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观，将其人物、事件、律例和制度恰当地理解为指向基督和他的福音，同时为我们提供凭信心生活的效法榜样。第四，这些注释注重实践性，通过恰当的例证将圣经经文应用于当代生活——包括公共与私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撰稿人均为牧师学者。作为牧师，每位作者首先会在自己教会的讲道事工中阐述其释经成果。这意味着这些注释深深植根于对教会真实信徒的圣经教导。虽然力求学术严谨，但这些释经内容并非学院派论述。我们的目标是忠实、清晰、切实地帮助拥有不同圣经与神学训练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切有效的讲道事工所应有的特质。这必然意味着某些学术性议题不会被涵盖。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保持负责任的学术水准，力求为教会牧者及其他教师树立典范。对于重要的解经与神学难题，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将予以审慎处理。

我们致力于追求持久卓越的高标准。这始于对作者的严格筛选——所有入选作者都是公认的传扬上帝之道的杰出使者。这份对卓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严谨的编审流程中：每卷注释都由丛书主编与圣经编辑双重把关。圣经编辑由旧约学者伊恩·杜古德和新约学者丹尼尔·多里亚尼担任，他们既是成就斐然的牧师，又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权威学者。其职责是确保每卷注释既充分吸纳前沿学术成果，又对经文阐释保持忠实精准。作为丛书主编，我们统筹监督各卷质量，包括文字表达的卓越性、教义阐释的可靠性以及实践应用的指导性。整个编辑团队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矢志不渝地推动这些注释成为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所能呈现的最佳作品，从而为教会提供值得信赖且堪称典范的上帝之道的解读。

我们祈愿《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能通过以下方式服侍教会：重振信徒对圣经清晰性与大能的信心，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伟大教义传统。我们期盼阅读本丛书的牧者能在释经讲道事工中得着激励——我们坚信这是教会教导上帝之道最符合圣经的典范模式；期盼平信徒教师能将这些注释书视为理解与传讲圣经经文时最实用的参考资源；更期盼这些圣经研习所蕴含的敬虔品质，能引导每位阅读的基督徒在喜乐顺服中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

愿主赐福所有阅读《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人。

我们将这个系列丛书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使用它们来教导并建造教会，并感谢天父上帝藉着他话语的事工持续以信实建造祂的教会。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菲
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前言

但以理书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因而给传道人带来了独特的挑战。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在火窑中的故事，以及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经历，是儿童圣经故事书和主日学课程的经典内容，即便在这个圣经知识日益匮乏的时代也广为人知。多数人受教导将这些故事解读为激励信徒“敢于做但以理”的寓言——在敌对的世界中为基督而活。这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它们为生活在异质文化中的信徒提供了如何既服务所处社会、又活出与众不同生命的榜样，鼓励信徒不计代价持守信仰。然而现实是，我们很少有人能真正达到但以理及其朋友所立的标准：环境的压力使我们处处妥协。因此同样重要的是，要时刻铭记那位比但以理更伟大的——为我们完美活出流亡中服事与分别为圣生活的耶稣基督。

但以理异象的后几章对多数信徒而言更为陌生且令人生畏。他们或许接触过各种基于这些经文与圣经其他部分拼凑而成的末世论推测，但很少有人被鼓励去思考这些启示录段落如何激励所有信徒——无论他们是否身处世界历史的最终篇章。同样，若将这些异象的核心视为那位升天的人子——即道成肉身降临人间的耶稣基督——便能以全新方式让这些常令人困惑的异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关联。这是我的

前言

祈愿这部注释能帮助基督徒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构成但以理书的核心。

这些讲道最初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福尔布鲁克的恩典长老会教堂宣讲的，那时我即将迁往宾夕法尼亚州。我要感谢该教会的长老和会众持续的爱与鼓励。我们非常想念你们，但看到上帝的恩典通过我昔日的同工——韩肯牧师（Rev. Ken Han）的侍奉继续倾注在你们身上，我们深受鼓舞。本书献给韩肯和他的妻子 Yoori，感恩上帝将你们差遣到我们教会，并赐予你们福音事工所需的一切恩赐与品格。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 Barb，她在我持续属灵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能够坦率且毫不吝啬地直面自己罪恶的心，并因此对福音中上帝的恩典充满炽热的爱，这不断激励着我：我祈祷在主里成长的过程中，能越来越多地学会分享她的谦卑、爱心与怜悯。我的孩子们以耐心承受了作为牧师家庭成员的考验与喜乐。感谢 Jamie、Sam、Hannah、Rob 和 Rosie，你们常常让我们显得比实际更称职。我们感谢主在你们每个人心里的持续工作，并祈祷你们能日益加深对自己罪孽深度的认识，以及对救主耶稣基督荣光的领悟。



但以理书

在逆境中坚守信念

1

当世界陷入至暗时刻

但以理书

1:1-21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
自己。(但 1:8)

有

一种引人入胜的文学类型被称为“架空历史小说”。这类作品设想如果历史走向与现实中不同，世界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在架空历史小说 SS-GB,¹中，作者伦·戴顿设问：“倘若希特勒在1940年集中全力入侵英国，而非开辟对抗俄罗斯的第二战场，结果会如何？”极有可能，纳粹将成功攻占英国，进而彻底改变今日英国乃至欧洲的面貌。这些国家的人民很可能将在高压警察国家中成长，终日生活在当局的恐怖阴影之下。

当然，对某些欧洲人而言，这并非全然虚构的历史。我定期在拉脱维亚一所小型神学院授课，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1. Len Deighton, SS-GB: Nazi Occupied Britain, 1941 (New York: Knopf, 1979).

深知在压迫政权下成长的滋味。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短暂获得独立后，他们的小国于 1940 年被俄罗斯吞并，随后近五十年都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直到 1991 年才重获自由。对全体拉脱维亚人而言，那是个充满恐怖与深重苦难的时期，尤其对教会而言——他们的世界被敌人侵占，这些敌人决心抹杀他们的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与宗教信仰。任何潜在的领导者要么被处决，要么被流放到苏联帝国的偏远角落。

你能想象被流放到异国他乡、孤身一人恐惧不安、远离熟悉环境是怎样的体验吗？在如此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该如何自处？能坚守哪些真理？你会忠于原有的身份认同，还是逐渐被新环境同化？

流放的经历

对我们而言，这也并非全然是想象力的操练。尽管西方世界所经历的世俗敌意通常不如战后拉脱维亚那般极端，但我们都确实实是这世上的客旅。作为天国的子民，基督徒以寄居者与陌生人的身份生活在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世间对神子民的敌意时有显现。这种敌意常表现为世界竭力将我们‘挤压’入它的模子——要我们顺从它的价值观与标准，不与众迥异。在学校或职场中，压力迫使我们从衣着到谈吐都与旁人无异，被迫对某些笑话发笑、对某些人群闲言碎语。若想在商界平步青云，就不得不将价值观与宗教信仰弃置前厅，彻底融入商业圈的生活方式。周遭文化所崇尚的，我们也被期待去追捧；它闪耀的奖赏，我们被要求狂热追逐；总体上要对它的偶像俯首称臣。每日我们都面临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立踏上艰辛之路。

在这片破碎与疏离并存的人间，你如何自处？当生存的锋利棱角扭曲着刺入你的血肉，你能紧握哪些真理？要在陌生的世界中过着信仰的生活，你需要了解什么？这个世界常常是疾病和痛苦的场所，破碎的关系和苦涩的眼泪，悲伤和死亡的所在。但以理书正是为解答这些问题而写。这部书卷是上帝写给旧约子民以色列的，当时他们正经历流亡异乡的破碎与痛苦。其目的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同行，因祂就在他们患难中同在。

上帝在审判中的信实

但以理的流亡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王便吩咐太监长亚施毗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但 1:1-5）

要在流亡中忠信地生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神的信实。这并不全然如你想象的那般令人安慰，因为本章中我们看到神信实的第一个方面是祂在审判中的信实。但以理时代犹大被掳离故土，并非仅是命运的偶然或公元前七世纪末巴比伦帝国扩张政策的悲剧性结果。正如但以理书 1:2 所阐明，流亡临到犹大是因为耶和华将约雅敬王交在尼布甲尼撒手中。神将自己的百姓交于仇敌之手。

耶和華曾在利未記中警告以色列人，他們的罪必招致確定的後果。在以色列作為上帝子民立國之初，上帝就與他們立約，這約包含了順服者得福、悖逆者遭禍的條款（利未記 26 章）。若他們忠心侍奉耶和華，持守盟約，就必蒙恩惠與賜福（26:3-13）；但若離棄上帝、違背聖約，則要承受祂的烈怒與厭棄（26:14-39）。他們的莊稼將被毀壞，成為野獸與仇敵的掠物（26:19-25）。若持續悖逆，耶和華必將他們分散列國，在流亡中衰敗（26:33,39）。這正是以色列後來遭遇的命運——因他們世世代代頑梗悖逆、抗拒上帝，耶和華最終將他們交在仇敵手中，以致被擄異邦。

然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至流亡之地的命運，不僅是對利未記 26 章中普遍聖約詛咒的應驗，更是对列王紀下 20:18 以賽亞預言的特定實現。猶大王希西家曾接待來自巴比倫王米羅達巴拉但的使者並收受禮物，隨後竟向他們展示了寶庫中所有貴重物品與珍寶（20:13）。這一行為遭到先知以賽亞的嚴厲譴責。

為何耶和華如此震怒於希西家？向巴比倫使者展示王宮珍寶有何不妥？答案在於古代外交世界的潛規則——沒有無償的饋贈。米羅達巴拉但派使者送禮祝賀希西家病愈時，絕非單純表達善意，實為爭取希西家對其反抗亞述鬥爭的支持²。當希西家向使者炫耀財寶時，實則是積極回應結盟提議，試圖證明自己具備對抗亞述的盟友價值。儘管列王紀前一章記載了耶和華奇跡般拯救耶路撒冷脫離亞述王西拿基立大軍的圍困，希西家此刻卻轉而尋求與巴比倫結盟的政治手段來解決亞述威脅。政治謀略已取代了對耶和華的信靠。

2. T. R. Hobbs, 2 King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aco, TX: Word, 1985), 294.

这绝非仅是古时的诱惑。现代人同样可能受惑将希望寄托于政治联盟，而非全心全意信靠主。代价可能是丧失我们独特的属灵声音，使教会沦为又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又或者，我们可能将职业希望押注于采用世俗的晋升手段，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觉这些手段对家庭造成的代价。

以赛亚对希西家策略的审判之言具体而严厉。因希西家倚靠巴比伦来保全财宝，巴比伦人必来掳尽他宫中的一切（列王纪下 20:17）。这愚蠢的属灵联盟非但不能保障其王朝安全，反将导致他的后裔被掳去作巴比伦王的太监（20:18）。但以理书开篇的经文正是这具体审判预言的应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神殿中的财宝掠去供奉自己的神（但 1:2），又掳走王室贵胄（希西家的后裔），交由太监长亚施毗拿监管（1:4）。³神对希西家王朝的审判，正如以赛亚所言，已全然实现。

判断和希望

然而，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出于上帝之手，作为祂信实的审判之举，这本身对被掳之民就是一种鼓励。他们的未来并非由巴比伦或其众神掌控，而是由天上的主——耶和华所掌管（但 2:19）。那位使他们被掳的上帝，也应许会在流亡之地与他们同在，并最终在审判的时日过后将他们从被掳中拯救出来。经文隐含地将圣殿中被掠走的圣器与被尼布甲尼撒掳走的百姓相提并论：这些年轻人被描述为“毫无瑕疵”（*me'um*），这个词更

3. 希伯来语中“官员”与“太监”是同一个词。无法确定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否真的被阉割以胜任新职务。巴比伦官员中部分（但非全部）确实会是真正的太监。但经文的核心要义在于：以赛亚的预言如今已应验。

常用于祭品（1:4）。⁴正如耶和華允許尼布甲尼撒擄走聖殿器皿，他也允許其擄走子民中最優秀的部分。這一对应关系进一步暗示：正如聖殿器皿終將回歸故土（見以斯拉記 1:7），被流放的子民也必如此。⁵神不會拋棄屬於他的產業。

這是至关重要的一點。在人生至暗時刻，命運常似脫韁野馬。我們的際遇有時仿佛掌握在敵對者手中，或受制於某種非人為力量。但事實上，我們在這世上的所有經歷——從看似偶然的瑣事，到惡人蓄謀的暴行——皆在至高神的掌控之下。麻雀若非天父許可，一只也不會掉在地上（馬太福音 10:29），這證明即便最微末之事也在祂的監察中。而另一極端處，即便是史上最邪惡之舉——將耶穌釘十字架——也成就了神預定的旨意（使徒行傳 4:28）。任何罪惡都无法使神意外或動搖祂的主權意志。我們生命中的每段經歷，無論多么艱難或看似無意義，都是神為我們設定的旨意。對基督徒而言，每種境遇都是主達成聖化目標的途徑。祂未曾拋棄或遺忘我們。相反，祂必以恩典引領我們穿越試煉並保守我們到底。

抵抗重新編程

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被流放至巴比倫：“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利為米煞，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但 1:6-7）。

這四人當時可能還是十几歲的少年，在巴比倫他們將面臨一場強力的再教育計劃。

4.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49.

5.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eme of the temple vessels, see P. R. Ackroyd, “The Temple Vessels—A Continuity Theme,” in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Israel (Leiden: E. J. Brill, 1972), 166–79.

首先，他们的名字被彻底更改。原本美好的希伯来与雅威信仰之名——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者”）、哈拿尼雅（“耶和华是施恩者”）、米沙利（“谁能与神相比？”）和亚撒利雅（“耶和华是帮助者”）——被替换为异教的巴比伦名字：伯提沙撒、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1:7）。这些新名字呼求的是巴比伦神祇马尔杜克、贝尔与尼波的庇护，而非以色列之主。⁶四位年轻人还被强制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典籍，使其神话传说取代圣经成为智慧与世界观的基础（1:4）。第三，他们每日领取王膳房的饮食供应，以此习惯对新主人的依附生活（1:5）。经过三年同化期后，当原有身份被完全抹去时，他们将正式进入尼布甲尼撒的宫廷效力（1:5）。

这为我们描绘了世界实施精神改造的策略图景。其最有效的方式，在于将威胁与承诺、强制与鼓励微妙结合。那些顽固不化者必要时会被送入劳改营或古拉格，但多数民众只要温饱无忧便更容易被同化。毕竟，蜜糖比醋能诱捕更多苍蝇。然而整套程序的根本目标，是要以各种方式从这些年轻人的唇舌与脑海中抹去以色列及其上帝的一切记忆，并灌输给他们一种观念——尼布甲尼撒才是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的唯一赐予者。

这不正是撒旦至今仍在运作的方式吗？他或许在某些地区残酷迫害信徒，但更多时候是通过诱惑欺骗让我们遗忘上帝，误以为福泽源自他处。他要我们忘却那些希伯来名字承载的真理：上帝既是审判者，也是施恩者；要我们遗忘上帝的独一性及唯有祂能给予的帮助。他企图掌控教育体系，从而

6. 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s, see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ord, 1989), 5; on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renaming, see B. T. Arnold, “Word Play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Hebrew Bible,” in S. B. Noegel, ed., *Puns and Pundits: Word Play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Bethesda, MD: CDL Press, 2000), 243–47.

让我们的孩子在浸淫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中成长。若他还能进一步向我们灌输对构成我们生活方式物质享受的依赖感，或是我们已逐渐爱上的某些世俗欢愉，那么他就能更有效地将我们引离主。他的根本目标始终是抹除我们对主的记忆，将我们的思想重塑为他的思维方式，并让我们深信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都来自周遭世界和满足自身肉体欲望。

认清巴比伦的策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估这四位年轻人制定的抵抗策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公开反抗巴比伦体系。他们没有拒绝为巴比伦人效力——或许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上帝之手的安排。他们明白主通过耶利米传达的旨意：被派往巴比伦的人应当在那里劳作，以求所在之地得福（耶 29:4-7）。这些年轻人尽可能在所处的体系中工作，既当好巴比伦的公民，也作天国的子民。他们没有抗拒上帝充满挑战的旨意，而是将其视为当前使命坦然接受，包括其中的试炼、痛苦与局限。这提醒我们：蒙召不是要建立与世隔绝的基督徒聚居区，相反，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应积极追求上帝安置我们的社区之共同福祉。

维持双重身份

然而与此同时，这四位朋友既接受了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并服务于巴比伦社群，也在内心以多种具体方式抵抗着巴比伦帝国的同化进程。首先，他们抵制了巴比伦人彻底的改名计划。他们并非拒绝回应自己的巴比伦名字，但确实同时保留了犹太名字（及身份）。但以理并未变成伯提沙撒，尽管他应答那个名字；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亚撒利雅也未曾成为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他们彼此间仍使用希伯来名字，作为真实身份的标记（见 1:11, 19; 2:17）；他们以双重名字生活，以此

提醒自己双重身份的本质，更根本的是提醒他们上帝的真实本质。

我们如何从他们身上学习并保持作为两个国度公民的双重身份？当然，一种方法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其他信徒共同庆祝我们天上的公民身份。一个被广泛观察到的现象是，流亡者往往比从未离开祖国的人表现出更深刻的爱国情怀。圣帕特里克节在波士顿的庆祝热情无疑远超都柏林，而 7 月 4 日对美国海外侨民的意义也远胜于本土。流亡者渴望并需要机会来庆祝和保持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需要抓住每一次机会与同为流亡者的同伴相聚，以此相互提醒“家园”的存在。我们无法独自保持天上的身份：若仅靠自身，世界的压力终将迫使我们屈服于它的模式。但团结一致时，我们便能相互帮助，让对天堂的记忆历久弥新。

当我们每周在家中与教会相聚时，彼此提醒着真实的公民身份。在那里，我们谈论真正的家园，互相提醒天堂的存在。教会礼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装备我们更有效地活在地上，更是（甚至更首要地）被提醒那些真正定义我们身份的天上实况。我们聚集不仅是为了学习如何成为更称职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雇主雇员等实用步骤，更是为被指引朝向真正的家乡。诚然，若我们对天国的身份认同坚固，必将转化我们的婚姻关系、亲子互动与职场往来（参以弗所书 5:22-6:9），因在我们所属的国度里，这些事的践行方式与世俗截然不同。然而，教会聚集的核心焦点，乃是要共同定睛于天国——我们永恒的家乡。

这一切的实现，是通过在我们的敬拜仪式中彰显国度的记号——传讲圣道与施行圣礼。当圣道被宣讲时，一种与周遭世俗智慧截然不同的属天智慧便被宣告出来。在洗礼中，属天公民的印记加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身上，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何在。在主的圣餐中，我们享用属灵的家宴，彼此提醒这份公民身份所付的代价，

当世界展现其最恶劣的一面

关于那场在家乡等待我们的终极盛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保持并铭记自己真实的身份。

这四位年轻人还在彻底异教化的教育体系中坚守了圣经知识与视角。这也是我们社区中越来越多家庭面临的挑战。不同家庭会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一挑战：有的选择在家教育子女，或将他们送往具有敬虔基督教氛围的学校；另一些则会陪伴孩子走过公立教育体系，帮助他们作为信徒在世俗洪流中站稳脚跟。每个选择可能对某个特定家庭中的某个特定孩子在特定环境中是正确的，然而每个家庭都需要认识到，需要训练他们的孩子不仅仅是外在地遵守基督教道德，而是培养他们作为天上的公民，在地上生活的真实反文化基督教身份。无论他们在何处接受教育，我们的孩子都需要了解和理解当代的‘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学’，并装备圣经的洞察力来识别其荒谬和缺陷。

依赖上帝

然而，这四位年轻人抗拒被巴比伦体制同化的第二种方式，是他们决意不吃王膳、不饮御酒：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

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但 1:8-16）

此处的问题并非仅因巴比伦食物不洁净——即未按犹太饮食律法准备。也非因肉与酒先被供奉给巴比伦偶像，因蔬菜同样可能遭遇此况。⁷若巴比伦食物本质邪恶，但以理便需永久禁绝御膳肉酒，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参但 10:3）。理解四位青年拒食御膳美酒的关键在于注意到他们选择只食用自然生长的谷物蔬菜，仅饮用天然清水（1:12）。这表明这种简朴生活方式的目标是时刻提醒自己依赖造物主上帝而非尼布甲尼撒王供给食物。⁸依赖尼布甲尼撒的丰盛食物会玷污他们，因为这将在他们生命中重演希西家王的罪——正是此罪最初招致上帝对子民的审判（参王下 20:17）。

同样地，我们需要将不断提醒自己依赖上帝的日常习惯融入生活——为我们生命中一切美好事物感恩。即便是为食物这样简单的谢饭行为，也能深刻提醒我们是谁供应了这一切。每日记录主赐予的恩惠，从琐碎到深远，都是让我们定睛于造物主的另一种方式。禁食的操练——刻意选择放弃世上某些正当的享乐与满足——同样能成为强有力的途径，提醒我们这世界非我家，其馈赠也非我们真正的财富。省略一餐并代之以祷告时间，是让我们眼目专注于真实产业、心灵渴慕天国盛宴的有效方式。

然而，但以理与他的朋友们再次选择通过在巴比伦体系内而非对抗它来持守对上帝的忠诚。他们向总管官员申请获准实行个性化的饮食

7. Goldingay, Daniel, 18.

8. Jacques Doukhan, Daniel: The Vision of the End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9), 74.

方案（但 1:8）。那位官员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情，但如同许多政府官僚一样，他也害怕违逆体制可能带来的后果（1:10）。然而他的回应并非直接拒绝请求，于是但以理继续向下级守卫提出建议，进行为期十天的试验。试验期结束后，守卫可评估他们的身体状况。令人惊讶的是，这段时间过后，但以理和同伴们看起来比那些放纵于高热量饮食的人更为健壮（在当时语境下意指更肥胖；见 1:15）。守卫因此同意继续为四位青年提供特殊饮食，使他们能以此方式保持对独一真神的恒久敬畏。

上帝在怜悯中的信实

本章的核心并非仅在于这四位青年对神的忠诚，更在于神对他们的信实。这是基于上帝对他们的信实。是上帝让他们在俘虏的眼中得到怜悯（*rahamim*）（但以理书1:9）。这明确回应了所罗门王在献殿时的祷告。当时，所罗门祈祷说，当人民因罪孽而流落异乡时，主会让他们在俘虏面前得到怜悯（*rahamim*）（列王纪上8:50）。这种恩惠正是总管官向但以理等人所展示的。更不寻常的是，饮食试验的结果显然违背常理：常人仅靠果蔬简食不可能变得丰腴。这一结果同样是神信实的明证，祂以超然方式回应了这些年轻人对祂的忠诚。

此外，正是上帝赐予他们四人非凡的知识和理解力，使他们精通巴比伦的文献学问，并赋予但以理独特的才能，能辨识各类异象和梦境：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百样文字学问上（“学问”原文作“智慧”）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百样的异象和梦兆。

尼布甲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将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考问他们一切事，

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一直还在。（但 1:17-21）

上帝对他们的恩宠使他们能回答尼布甲尼撒的所有问题，以致王发现他们比其他所有谋士强过十倍（1:20）。上帝因此将他们置于独特的位置，使他们能成为俘虏者的祝福，并建立他们所处的社会，同时使他们在异常压力下仍能忠于上帝。

我们或许对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的故事太过熟悉，以至于未能意识到他们的见证是主信实何等非凡的作为。结果，我们错过了从他们生活中可以获得的安慰和鼓励。如果主能在他们的处境中保守这些年青人对他忠诚，那么在我们更小的试炼和困难中，他也必定能保守我们对他忠诚。无论我们的处境看起来多么压倒性，上帝都能保守我们度过。这是他从始至终的工作，他必成就。

上帝信实的主题在本章结尾的简短注释中再次显现，原文写道：“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一直还在”（但 1:21）。居鲁士元年正是颁布诏书允许犹太人归回故乡的年份（参代下 36:22-23），此时距但以理与同伴被掳已约七十年。这提醒我们，上帝的信实足以支撑但以理度过整个流亡时期。巴比伦诸王更迭兴替，甚至巴比伦人本身也被玛代波斯人所取代，居鲁士成为世界霸主，但上帝始终扶持祂忠心的仆人。同样，无论我们面临的试炼多么严峻、持续时间多么漫长，祂都能保守我们度过。当世界展现出最残酷的一面时，上帝的信实永远足够。

上帝在我们救恩中的信实

在这一切之中，还有最后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对大多数人而言，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并非像

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我们更像那些与但以理一同被掳的无名大众——他们接受了外邦名字、食用王膳，全然变得像巴比伦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被同化到所生活的世界体系中，未来也与之捆绑。因此，若本书信息仅是「效法但以理就能安然无恙」，我们此刻便可搁卷不读。越是了解但以理，越会意识到我们并非但以理。

然而，福音的佳音不仅在于神信实对待忠于祂的人，更在于救主已降临，要拯救我们这般软弱妥协的圣徒。我们的救恩不取决于能否在世俗中保持纯洁，而全然基于耶稣为我们献上的完全无瑕的祭。耶稣基督自愿进入充满苦难试炼的世间，承受了远超但以理或我们所能想象的试探与苦楚（希伯来书 4:15）。祂始终全然信实纯洁，毫无瑕疵（彼得前书 1:19），并将这完全的顺服赐予一切凭信心信靠祂的人。更甚者，耶稣已从流放中归来，如今坐在天父右边，为我们预备了住处。祂在天上的同在，正是我们终将作为祂子民与祂同在的保证。十字架是神以信实救赎不忠者的途径；复活与升天则是我们在天国产业的确据。

要时常提醒自己这福音的真谛。定睛仰望被钉十字架、复活并升高的耶稣基督。他不仅开辟了归家之路；他就是那条归家之路。信靠他，求他在你里面塑造真实的信实之心。求他将你安置在能祝福社区的位置上。在你的家庭、学校、职场中，成为属天智慧的馨香之气。时刻倚靠他的成圣之工，仰赖他保守你信实，而非依赖自己“效仿但以理”的努力。最终，切盼那日，他的天国降临这地，带你进入产业的全备丰盛。

2

多事之秋

但以理书 2:1-23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亚撒利雅，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但 2:17-18）



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句话是祝福还是诅咒？我不确定。一方面，年轻人往往倾向于梦想生活在

“多事之秋”。我们渴望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一席之地，能够影响世界事件的走向。但随着年龄增长，有时我们却希望所处的时代少些“趣味”。生活在“多事之秋”往往充满挑战，有时甚至令人痛苦。

无论好坏，生活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但以理的宿命。至少，我们从以他命名并记载其遭遇种种困境的圣经书卷中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当然，我们不应夸大其词。毕竟，但以理一生漫长，从尼布甲尼撒时代他被掳离犹大开始流亡，直至古列时期流亡结束。他的成年岁月

因此跨越了约七十年光阴。那段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或许根本谈不上有趣。据我们所知，许多年间都未曾发生特别之事。唯有但以理在异乡坚守信仰的艰难日常——他竭力平衡两位主宰（巴比伦人与耶和华）加诸其身的种种要求。

有趣的时光的祝福

然而我们并未获得这些平凡岁月的记录。圣经为我们记载的但以理生平，尽是那些「多事之秋」——当他对双重的忠诚激烈冲突之时，或是生命遭遇各样威胁之际。并非说上帝在其他流亡岁月里就离弃了但以理。但在这些充满压力与试炼的特殊时刻，周围所有人都清晰看见，耶和华正以非凡的方式在他生命中并藉着他行事。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你是否希望朋友和邻居能看到身为基督徒带来的不同？这实际上是一种祈求生活在“多事之秋”的祷告，因为往往正是在我们的试炼与困境中，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所带来的差异才变得显而易见。例如，有人说上帝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罹患癌症的原因，正是为了让世人看到他们应对方式的不同。诚然，这类试炼时刻确实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在生活中产生显著差异的机会。只要世人能从我们生活的顺境中找到对我们内心平安的合理解释，他们就不会对我们感到困惑。唯有当我们拥有一种明显不是源于舒适环境的平安，一种显然超越世俗所赐的平安时，世界才不得不正视并关注我们。

正如使徒彼得所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 1:7）。正是在人生“风云变幻之际”，世人得以清楚看见我们对上帝信心的真实模样。彼时，我们的信心与平安将如明灯闪耀，为周遭之人照亮希望。

但以理书第 2 章无疑属于那些 “多事之秋” 之一，上帝通过这些时代彰显了但以理与周围人的区别。事实上，本章的核心在于但以理的智慧胜过巴比伦智者的智慧：梦境本身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篇释经中详述）远不如但以理与巴比伦术士之间的冲突重要。这一点从故事严格遵循 “宫廷比试故事” 的文体风格即可看出——正如创世记 41 章约瑟为法老解梦的记载，以及古代近东其他类似传说¹。

冲突始于尼布甲尼撒王的一场异梦（但 2:1）。在古代观念中，此类梦境被视为未来投下的阴影，提前揭示即将发生之事。解梦因而至关重要，以便君王能采取对策化解预兆之事，或至少未雨绸缪。为此，许多古代近东君王都豢养专业解梦师，尼布甲尼撒亦不例外。他麾下的占卜师团队专职解析梦境征兆及其他可能出现的预兆。

尼布甲尼撒和占卜者

故事的开端如预期般展开，始于国王的梦境：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1.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73–74.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events are reported according to a more or less standard fashion has no bearing on the historicity or otherwise of the events themselves. In our own time, newspaper obituaries have a fairly standard form, yet the lives they recount are nonetheless historical. So too, ancient story genres can be utilized by biblical authors to describe real, historical events.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或作“我已命定”。8节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但 2:1-6）

尼布甲尼撒从梦中惊醒后，立刻召来他的专业解梦者——那些“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但 2:2）——表明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像往常无数次那样回应道：“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仆”（2:4）。²然而这次，尼布甲尼撒提出了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他拒绝透露梦境内容让占卜者们借助解梦典籍和其他资源来阐释，反而命令他们必须同时说出梦的本身及其解释。³若成功，他们将获得丰厚赏赐；但若失败，不仅会被残酷处死，房屋也将被毁（2:5-6）。此处译为“成为粪堆”的词语存疑：也可能指房屋会被“变为粪堆”或“没收充公”，由王转赐他人。无论如何，这些占卜者的前景一片黯淡。仿佛尼布甲尼撒早已看穿

2. From this point through the end of chapter 7, the text switches from Hebrew into Aramaic, for reasons that are not entirely clear. Certainly, this underlines the foreignness of Daniel's setting; yet if that is the purpose, why not switch earlier (in 1:10 for example) or write the whole account in Aramaic? Perhaps the change indicates that these chapters address matter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rather than those of more specifically Israelite concern (Jacques Doukhan, *Daniel: The Vision of the End*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3 n.66). Alternatively, the switch has been explained by Bill Arnold in terms of a shift in the literary point of view, with the narrator using Aramaic to provide distance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events of chapter 2-7 (B. T. Arnold, "The Use of Aramaic in the Hebrew Bible: Another Look at Bilingualism in Ezra and Daniel," *Journal of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 22 (1996:1-16).

3. Some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Nebuchadnezzar had actually forgotten the dream, at least in its details, but the Aramaic in v.5 is more plausibly rendered "the matter is firm" rather than "the matter has gone from me" (see Stephen R.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roadman, 1994, 81).

占卜师们自称能预知未来，国王决意要考验他们。

巴比伦的智者们对这无理要求感到惊恐。他们无法满足，因为他们只是占卜者而非先知⁴——即他们试图从事件和梦境中辨识预示未来的模式，却并不声称能直接获知神明的意志。根据他们的神学体系，这样的要求过于苛刻，他们如实禀告国王：“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但 2:10-11）与以色列的上帝不同，巴比伦诸神并不乐于通过地上代理人预先透露其计划（参摩 3:7）。因此在巴比伦智者看来，王命已超出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范畴。此处我们见证了圣经中上帝的独特性——祂既有能力也愿意向人类启示其计划与旨意。

尼布甲尼撒对此回应勃然大怒，遂“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 2:12）。正如他承诺的丰厚奖赏与威胁的严酷惩罚所显明的，这位君王行事向来不留余地。与国王一贯过度反应的作风相符——甚至可称之为『反应过激』——这道处死命令波及的人数远超最初被要求解梦的群体。或许他认定：若谋士们的智慧连这场危机都无法应对，那么在任何情境下又有何用？占卜者们未能揭示梦境及其含义的失败，最终导致所有智者——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都被判死刑（2:13）。

但以理的信仰，上帝的信实

当噩耗传到但以理耳中时，他以远超其年龄的智慧和对上帝的坚定信心作出回应：

4. Longman, Daniel, 74.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但 2:14-19）

试想一下但以理的处境。乍看之下，这道谕旨似乎印证了生命荒诞无意义的本质。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虽从犹大灭亡的浩劫中幸存，又因坚持只吃蔬菜而在王宫中奇迹般受到保护，如今却与宫中所有哲士一同被判死刑。仅仅因为王一夜失眠且突发无理之举，他们的性命便危在旦夕——“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但 2:13）。

然而面对这些逆境，但以理并未惊慌。他深知尽管表象与此相反，这桩离奇事件仍在上帝至高无上的掌控之中，且其中自有其旨意。这旨意不仅是要通过此梦向尼布甲尼撒展示未来，更要清晰地彰显但以理与巴比伦其他智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他的上帝与他们所拜之神的不同。尼布甲尼撒的梦境及其对智者们的死刑并非无意义的悲剧，反而为上帝公开彰显其大能提供了舞台。

首先，上帝通过使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蒙恩来彰显其大能。当王的智者们对他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时，尼布甲尼撒却指控术士们“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

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但 2:7-9）。然而当但以理请求宽限时日解梦时，他却从王那里得到了应允。不过，这仅仅是为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 2:17）——暂缓了死刑。此处使用的是他们的希伯来名字，而非更为人们熟知的巴比伦名字：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或许这是因为他们需要铭记主的恩典、独特性及在患难中救助子民的意愿——这些名字正暗含了这些属性。⁵

为寻求更彻底的解救之道，他们便祈求天上神的怜悯（*rahamin*；2:18），以免与巴比伦其他哲士一同被处决。这一请求呼应了所罗门在圣殿奉献时的祷告（王上 8:50），即求神在未来使掳掠者向被掳的子民施怜悯（*rahamim*；此为希伯来语对本文亚兰词汇的对应表述）。换言之，他们在祷告中恳求神信守承诺，在危急时刻施行拯救。在这般‘非常时期’的极端境况下，他们深知希望唯系于神：若神不将梦的奥秘启示给他们，便再无出路。凡人的智慧根本无法使他们脱离绝境。

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在此刻呼应了所罗门的祷告，因为所罗门为之祈祷的圣殿当时已成废墟，被主离弃并遭巴比伦人摧毁。然而，即便在神恩宠的世俗迹象全然缺失之际，他们依然坚信祂那赤裸应许的话语——无论身处何方，在患难中必作他们的神。

如此这般单单信靠神，从来都不是令人安心的处境，因这本质上意味着所有人间的倚靠都被抽离。这意味着我们别无求助之人。然而在试炼时刻，还有谁比祂更值得投奔？谁能像耶和華那样成为帮助者与拯救者？神既信实又有能力，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扶持我们，将我们从巨大苦难中拯救出来。随着我们在但以理书中深入阅读将会发现，祂并非总以拯救但以理及其朋友的方式将我们从试炼中解救出来。有时祂

5. 关于这些名字的释义，参见但以理书第1章的阐述。

并非将我们从火炼的试炼中直接救出，而是亲自与我们同行穿越其中（参希伯来书 11 章）。然而主始终信守祂话语的承诺，每当我们智穷力竭时，召集同伴逃向神、祈求祂话语的应许并信靠祂坚定的信实，永远是上策。

在此事件中，主通过向但以理揭示奥秘回应了他的祷告（但 2:19）。然而但以理并未立即带着答案奔向尼布甲尼撒。即便性命攸关，他仍花时间向神献上感恩。这不正是我们常有的亏欠吗？我们或许热切祈求脱离试炼，但当拯救来临，却忘了向神献上感恩。如同被耶稣医治的十个麻风病人中有九个那样（路加福音 17:12-19），我们只顾欢庆问题解决而继续前行，急于继续生活，却忘了赐下医治的那位。但以理则不然，他在将答案带给王之前，先花时间赞美神所赐的奇妙拯救。

上帝的力量与智慧

具体而言，但以理颂赞上帝的大能与智慧：

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 2:20-23）

唯独耶和华拥有掌控世界局势的权能。未来并非掌握在巴比伦众神手中——那些占卜者所仰赖的神明不过是虚无的偶像，既不能赐福也无法降祸（参赛 46:5-10）。它们无法左右未来，因为这些神像本为瞎眼、哑口、无能之物（赛 44:18）。尽管巴比伦占卜者极尽浮华之能事，他们预知未来的宣称尽属虚空。耶和华才是那位立王又

废黜君王，也为天下万物定立时令节气（但 2:21；参传 3 章）。

然而以色列的上帝不仅掌控未来，更向他的仆人启示未来。他将智慧赐予智者，并揭示未来的奥秘——正如本章中他为但以理所行的（2:21-22）。这正是巴比伦术士断言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认为神明不与世人同居（2:11）。但以色列的上帝虽超越万有、高居诸天之上，却确实与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住（赛 57:15）。这位统管未来的主宰，通过揭示梦境及其解析向但以理显明未来。

关于以色列的上帝独掌权能与智慧的宣称，对但以理的听众是至关重要的提醒。作为巴比伦的流亡者，他们身处诸多宣称能窥探宇宙奥秘的异教包围中。本章事件揭露了这些妄言的虚妄：唯有一位上帝能启示未来，因为唯有一位上帝掌管未来。世间的所谓“智慧”与“能力”纵使外表光鲜，终无实质。巴比伦的众神不过是虚谎的幻影。

同样的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也身处世界的权能与智慧包围之中。有时它以明确的宗教形态出现，通过新时代冥想或借鉴东方宗教的修行方式，承诺给予我们启迪与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有时则表现为对上帝能真正知晓并掌控未来的公然否认，更倾向于想象一位与我们共同在历史进程中挣扎的“开放”上帝。还有些时候，它以世俗形式呈现，承诺通过在商业和人际关系中运用其策略来获取权力与成功。这种智慧常带着令人瞩目的资历证明，如同巴比伦占卜师般，受到我们所处社会的强力背书。世界的智慧表面上极具说服力——它在社会高层所拥有的资质与影响力看似无懈可击。然而究其本质，世界的智慧始终是虚妄的幌子。它既不了解人性的本质，也不明白我们所处世界的真相。当它否认造物主的存在或忽视那位统御万有的独一真神时，又如何能触及真理呢？我

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 1:7）。

追求智慧

我们该从何处寻得关乎自身生命的智慧？主已在他的话语——圣经中向我们显明这智慧。我们无需在迷茫中拼凑自己的智慧，因已有这卷书在手；也无需具备解梦的异能。相反，我们需要潜入其深处，默想其深邃；需要将其珍藏于心，视其财富为至宝。这并非新见，却是我们需时时谨记的真理。因实践中，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也常按世俗智慧生活。若以追逐世俗成就的一半热忱追求神的智慧，我们必远比现在更有智慧；若以寻求娱乐的一半激情寻求神，我们的生命将与周遭之人截然不同。请回顾过去一周，细数那些占据你分分秒秒的追求——你寻求的是主的智慧与大能，还是倾注心力追逐世界的虚空？

倘若我们热切追求上帝的智慧，便会如但以理一般，与周遭文化泾渭分明，更能为困惑的邻舍解答那些超越他们理解的问题。当代人虽不再有尼布甲尼撒般的异梦，却仍常面临无法解答的终极之问——“我为何存在？死后归于何处？当如何度此一生？”这些叩击灵魂的诘问，尤其在试炼时刻不断闯入生命，而属世的智慧对此永远力有不逮。唯有那位创造万有、维系万有的主宰所赐的智慧方能满足。祂在圣经中向众人显明这智慧，又赐给我们阅读。我们岂不当效法但以理，为这丰盛恩赐感谢赞美上帝，珍视这天启智慧的源泉，并与迷惘的邻舍分享吗？

上帝的智慧兼具主观与客观层面。从客观角度而言，祂启示的话语向我揭示上帝是谁、我是谁，以及我应当

相信关于他的一切，以及我该如何取悦他。这是一份美妙的恩赐。然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智慧地生活，我还需要能够在生活的各种情境中主观地应用圣经的原则。既然受命要与邻居分享福音，我该如何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最佳地接近他们？既然有命令要爱我的妻子并为她牺牲自己，这对今天我安排时间和优先事项的方式意味着什么？在我面前的各种就业或职业选择中，上帝希望我用我的生命做什么？

基督徒往往倾向于偏向智慧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有些基督徒非常强调智慧的客观方面：他们正确地尊崇圣经为上帝的话语，是真正智慧的规范来源。然而，这些基督徒可能同时忽视了在主观方面依赖上帝，即如何在特定情境中应用它。在实践中，他们可能在功能上依赖自己的智慧来处理这些“情境性”问题，而不是时刻依靠上帝的灵来引导。其他信徒则非常强调上帝智慧的主观方面：他们确认上帝时刻引导他们，可能是通过直觉，或是通过其他方式感受到圣灵在指引他们。然而，这些信徒有时可能过于强调这些主观的引导来源，以至于上帝客观话语的规范特性在实践中被置于次要甚至从属的位置。⁶

但以理既掌握了客观智慧，也掌握了主观智慧：从客观上说，他深知神的话语，这种知识必定是在他童年时植入的，在他被掳之前。他对圣经有深入的理解，并根据圣经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从主观上说，他也认识到上帝可以通过环境间接引导，在这个独特的情况下，通过梦境和异象，以及直接通过话语来引导。这种客观与主观智慧的平衡并非通过教育或资格（尽管但以理两者兼备，我们不应轻视它们）而来，而是通过祷告回应而来的。正是通过谦卑的祈求，我们才能

6. For a helpful discussion, see Vern S. Poythress, “Modern Spiritual Gifts as Analogous to Apostolic Gifts: Affirming Extraordinary Works of the Spirit within Cessationist Theology,” JETS 39 (1996): 71–102.

理解上帝启示中更具挑战性和困难的方面正，如但以理书第 9 章将阐明的。然而，我们也通过谦卑的祈求来寻求理解上帝希望我们如何在这复杂而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应用祂的话语。我们需要学会在不断依赖上帝中成长，以便在阅读祂的话语和日常生活中都能智慧地生活。

耶稣基督：上帝的智慧

仅凭智慧地生活本身并不能拯救但以理。当国王颁布处死他的命令后，唯有上帝的直接干预才能救他。如果上帝保持距离，没有向他揭示国王的梦，但以理将面临与巴比伦术士相同的命运。但上帝并未袖手旁观：祂降临到但以理身边，揭示梦境，将祂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但以理书的这一部分将我们引向基督。在基督里，上帝确实降临人间与人同住，就此永远驳倒了巴比伦占星者所谓 ‘神明不与世人同居’ 的神学（参但 2: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祂以完美智慧的生命降临——既完全顺服上帝的话语，又时刻倚靠圣灵的引导。正如但以理为得救而感恩，耶稣更为我们示范了终其一生向上帝献上感谢的榜样，甚至为一场自己无法逃脱的试炼而感恩。最后的晚餐上，耶稣掰饼前为之感恩——这动作预表着祂的身体将为我们的罪被擘开（太 26:26）；当祂举起那杯意味着我们得生命、祂却要承受苦难的杯时，仍为之感恩（太 26:27）。耶稣就这样提前为十字架献上感谢——那人类历史上最不公义、最痛苦的审判！

当耶稣为十字架献上感谢时，并非因祂轻看了那可怕的代价。就在同日晚间，在客西马尼园中，十字架的恐怖使祂汗如血滴（路加福音 22:44）。我们将要面对的任何苦难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耶稣依然为十字架感恩，因祂深知这并非

一场毫无意义的审判；他早已预见了其回报。他为十字架献上感谢，因他知晓上帝将借此为自己救赎一群圣洁的子民，使他们永远归属于祂。通过十字架，上帝将我们从死亡中解救，并使我们配得天堂的永生。

当耶稣祈求上帝施恩让这杯离开他时，他无人分担重担，不像但以理有同伴。他必须独自祷告，因门徒皆疲乏沉睡，未能与他一同警醒祈祷。更甚者，耶稣求拯救的祷告未如但以理所求般蒙应允。在他急需时刻，他未被免除那不当受的死刑。然而其祷告未蒙应允的原因很简单：为使我们能在急需时刻得拯救，并从神圣君王领受不配得的怜悯。藉着他的死，我们得了生命。

然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并非唯一因上帝干预而性命得救的人。巴比伦的术士们也获得了缓刑。这些巴比伦术士如何对待这暂免一死的恩典？他们是否像尼布甲尼撒那样（但 2:46-47），敬拜赞美但以理的上帝？抑或将但以理解梦的成功归因于侥幸猜测或内部消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故事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我们将如何对待自己所得的缓刑恩典？我们将如何回应福音的喜讯？我们必须对这消息作出回应——有人已来担当我们的罪，并将我们所需、能站立在圣洁上帝面前的义作为免费礼物赐予我们。我们必须悔改，摒弃对世俗神明及其所提供智慧与权力的迷恋，俯伏敬拜耶稣。我们必须全然投靠上帝的怜悯，祈求耶稣之死遮盖我们的罪。唯有如此，才能领受他所赐的生命。

然而，这段经文也对我们这些信徒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试炼与挑战——那些“有趣的时代”时。我们需要像耶稣那样认识到，这些时刻绝非毫无意义，而是来自天父之手。我们不仅要顺服地接受这些试炼，更要心怀感恩。我们同样可以为天父摆在我们面前的杯献上感谢。

怀着感恩之心受苦的唯一方式，就是铭记耶稣已替我们喝尽的那杯——那盛满神对我们罪孽之愤怒的杯。因着这牺牲，我们知道无论现在遭遇何种苦难

这是上帝向我们彰显恩典的作为。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既引领我们进入试炼，就必用他的恩典或将我们救拔出来，或扶持我们安然度过。他并非遥不可及、漠不关心，也绝非无力拯救。相反，在基督里，神降临人间与我们同住，正是为了将我们从最深的试炼——与他的隔绝中拯救出来。此刻，他仍藉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必须倚靠圣灵，赐予我们应对每日所需的天上智慧。我们需要在他的话语中寻求客观真理的智慧，并在生命每个时刻渴慕他主观的引领。当天天赞美他的引导与帮助、保护与大能。若铭记这些真理，我们便能在当下得享平安，并确信天上为我们存留的产业——直到这“多事之秋”最终落幕之日。

3

乱世佳人

但以理书

2:24-49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但 2:44-45）

玛

格丽特·米切尔的史诗小说《乱世佳人》是对失落文化的哀歌。它是对美丽却注定消亡的战前南方社会的颂词，被毁灭性的

美国内战时期的写照。然而在这场席卷各方的屠杀与毁灭中，书中令人难忘的角色是那些顽固的幸存者——瑞德·巴特勒和斯嘉丽·奥哈拉，他们既能顺应也能逆流而上，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接连度过重重劫难。在悲剧的漩涡里，他们桀骜地宣告：“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若此书成于当时，流亡的犹太族人或许会觉得《乱世佳人》是部引人入胜的读物。亚特兰大陷于火海的景象

对于那些目睹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的人来说，斯嘉丽和瑞特在战后充满投机者和妥协者的世界中的挣扎，无疑会让他们感到痛苦的熟悉，他们很可能能够感同身受。他们也需要像斯嘉丽那样，被鼓励去相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本质上，尼布甲尼撒的梦给予他们的正是这种对新未来的鼓励，并通过他们传递给我们。

但以理和亚略

回顾但以理书第2章的事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2:1）。他召集他的智者为他解梦，却拒绝告诉他们梦的内容（2:5-6）。他们宣称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赐下这种梦的神并不住在人间来揭示这样的信息（2:11）。尼布甲尼撒因他们的拒绝而愤怒，判处他所有的智者死刑，这一命运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亚撒利雅（2:12-13）。但当但以理得知这一命令后，他向国王请求更多时间，并向主祷告，寻求梦及其解释（2:16-18）。主回应了他的祷告，赐给他梦及其含义，但以理则以赞美和感恩回应（2:19-23）。

这让我们来到本章中但以理进宫为国王解梦的节点：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但以理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但2:24-28）

此刻，我们应当留意但以理觐见王时的态度——他将所有荣耀都归给主。叙述者通过对比但以理的谦卑与王室护卫长亚略的言辞，为我们突显了这一点。亚略觐见王时宣称：“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 2:25）。事实上，亚略根本未立此功。他原本准备处死但以理和其他智者，是但以理主动找到亚略，而非相反（2:24）。然而亚略却急于为这惊人转折邀功。这不正是世俗常态吗？将失败之责尽数推诿他人，对他人的成功却竭力贪功！

然而，亚略自我吹嘘的态度与但以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尼布甲尼撒王问但以理：“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 2:26）时，但以理本可以轻易回答“是”并归功于己。但他却对王说：“王所问的那奥秘，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2:27-28）但以理没有抬高自己，而是抓住机会公开颂扬他的上帝：“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但 2:29-30）

真正的谦逊

这里有一个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在与不认识我们上帝之人相处时的榜样。与这个世界自我推销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应当不断寻找机会来高举并公开颂扬我们的上帝。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恩赐与才能，无论生活中取得何种成功，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那位赐予我们这些恩赐、机遇，并加添我们勤奋与毅力去追求之主的作为。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完成祂所托付的

工作；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与敬拜。圣经中描述这种态度的词是谦卑：一种在对比上帝至高无上的伟大时，正确看待自身渺小的视角。

此时需谨记一个重要告诫：我们的谦卑必须真诚。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如此评价谦卑：“我不敢夸口自己真正获得了这种美德，但在营造其表象上倒是颇有心得。”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同样如此。我们并非真正谦卑，却深谙伪装之道。我深知这种诱惑存在于自己心中——当我在教会参与侍奉后，会不自觉地观察是否有人注意到我的付出；当我公开宣称讲道中一切美善皆源于上帝恩典后，准备下一篇讲章时却又表现得全凭己力；甚至当我为自己的谦卑感到骄傲时，这种扭曲便昭然若揭。诚然，我的内心犹如沸腾的锅，翻涌着各种自我标榜的欲念。

然而，真正的谦卑是在我们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神以及道成肉身显现的神——耶稣基督时产生的。祂以持续依赖天父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真实谦卑的实践。祂向我们显明了一种真实的心灵卑微，这种卑微避开聚光灯与荣耀之位，去服侍被遗弃者、不被接纳者、麻风病人和恶名昭彰的罪人。永恒之主以仆人之心一路示现，直至在十字架上遭受辱骂、唾弃、被离弃而孤独地死去，成就了这不受尊崇的死亡。当我默想祂的谦卑时，便发现自己那些试图谦卑的努力不过是向下迈出的婴儿步伐，并再次惊叹于神救赎计划的荣耀——这计划与我的功德毫无瓜葛，全然关乎基督代替我所成就的工。当我立于十字架旁时，又如何能自高呢？

吊诡的是，当我凝视基督那远超越我所能企及的至高谦卑时，才能真正看清自己在神事工中的位置。当我这个罪人目睹神恩典的丰沛时，真实的谦卑才开始生长。正如圣诗作者以撒·华兹所领悟的，唯有“当我静观奇妙十架”时，才能开始“将我的骄傲尽都鄙弃”。这种真实的谦卑同样闪耀在但以理的生命中——正是这种谦卑使他将解梦及阐释的荣耀全归与神，丝毫不据为己有。

尼布甲尼撒的梦及其解释

但以理随即向尼布甲尼撒复述了他的梦境，这正是尼布甲尼撒的智者曾断言不可能之事：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 2:31-35）

在描述了梦境内容后，但以理继续向王讲述其解释：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

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但 2:36-45）

赐予但以理的异梦及其解译实则相当简明——至少当我们聚焦其核心信息时如此，然而同时又深邃得不可思议。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的是一座由四部分组成的巨型人像（但 2:31）：金头、银胸银臂、铜腹铜腿、铁腿与半铁半泥的脚（2:32-33）。正当他观望时，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2:34）击打在像脚上，整座像顿时粉碎如糠秕被风吹散，而那石头却变成充满全地的巍峨大山（2:35）。

但以理对此异象的解读如下：金头代表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书 2:37）。上帝是赐予他广大疆域、权柄与荣耀的那一位。事实上，经文描述其权柄荣耀时所用的措辞，令人联想到创世之初赐予亚当的统管权——不仅管辖人类，还包括空中飞鸟与田间走兽（2:38）。尼布甲尼撒时代之后将兴起更多王国，每个在荣耀程度上都逊于前朝，但仍具强大实力与广泛影响力。末后的王国将坚硬如铁，但最终会因各族无法融合而分崩离析。那时，上帝将建立祂终极的国度，这国度必彻底毁灭其他所有王国。它虽始于微小，却将扩张直至充满全地，并且与世俗国度不同，它将存到永远。

此时，人们不禁要探究异象中四个王国的身份。若第一个王国是巴比伦，我们能否同样辨识出其余三个？有人认为这四个王国分别是巴比伦、米底、波斯和希腊，也有人主张它们是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¹倘若末后的王国是罗马，那么

1. The former scheme is widely accepted by critical scholars, who date the book as a whole during the Maccabean crisis in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e.g., André Lacocque,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D. Pellauer Atlanta: John Knox, 1979, 51), while the latter more traditional view is generally argued by conservative scholars (e.g., Stephen R.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4, 55-56). Nevertheless, some conservative scholars have argued in favor of the former view (see R. J. M. Gurney, "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2 and 7," *Themelios* 2 1977 : 39-45; John Walton, "The

那十个脚趾究竟代表什么？很快我们会因各种解读而头晕目眩——这些解读都远远超出了但以理在此处给出的解释与应用范围。但需注意的是，这段经文本身几乎未提供任何关于这些王国具体细节的线索，因为它旨在呈现一种历史哲学，而非对未来的历史进行精确剖析。正如约翰·戈丁盖所言：“在故事的戏剧性中，描述必须保持隐喻性。当人们耗费时间争论这些帝国具体指代谁时，便已偏离重点。”² 梦境本身及其解释的重点更关注未来将发生什么，而非何时发生。在分析中，我们将聚焦于经文本身所提供的异象解释，非追寻更宽泛或更具推测性的关联。

尘世帝国的兴衰

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2章，这个梦试图教导我们什么？首先，它向我们表明，上帝赐予每个地上国度其荣耀与权柄：这些并非源于它们自身的力量。上帝将无与伦比的主权、能力、力量与荣耀赐予尼布甲尼撒（但 2:37）。事实上，描述其权柄巅峰时所用的创造语言更突显了这一点：如同亚当，他被赋予的权柄不仅统辖万民，更掌管自然本身，以致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付他手中（2:38）。³然而，同样的创造意象也强调了他地位的依附性与短暂性：如同亚当，若他犯罪，同样会从崇高之位坠落。⁴即便他是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JETS* 29 [1986]: 25–36). As Walton correctly not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kingdoms in Daniel 2 does not flow out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in the passage itself but depends on attempts to correlate subsequent events with this passage and other complex prophetic texts.

2.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58. See also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82, and E. C. Lucas, *Daniel*, 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2), 79. A similar scheme, with four successive ages of gold, silver, bronze, and iron, where the key point is their character rather than their identity, is also found in Hesiod, a Greek poet of the eighth century B.C.

3. The claim to this authority over nature was perhap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royal game parks that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monarchs established (see A. L. Oppenheim, *Ancient Mesopotam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46).

4. 这类似于在以西结书28中用来描述推罗王的崇高亚当语言，同样预示着他的败落。

历史的金头，他仍然可以被拉到尘土中。用但以理祷告的话来说，上帝能立他为王，也能废黜他（2:21）。

事实上，所有世俗权柄的短暂性正是这个梦的核心特征之一：它提醒我们，每个属世国度都有“此后”。⁵没有哪个属世国度能永存：黄金让位于白银，白银又让位于青铜与铁。更重要的是，人类背离上帝的历史进程不仅是变迁的模式，更是倒退的模式。正如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名言，你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这条河流从源头流淌而下时，污染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绝非向着人类伟大城邦不断向上前行，而是从一个短暂国度辗转到另一个，从黄金到白银到青铜再到铁，一路向下而非积极进取。这个序列中最后的国度不仅在荣耀上逊于首个——铁与黄金相比——在统一性上也更逊色：它由铁与烧制的陶土混合而成，这种不均衡的混合物无法牢固结合（但以理书 2:42-43）。

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王国唯一不变的，是它们对权力的贪欲和主宰世界的渴望（但以理书 2:39-40）。统治与碾压的欲望在这序列中始终未减，但最终那份野心必将受挫。归根结底，世上的诸国无论看似多么辉煌强大，用我们的话说，都长着“泥足”，终将倾覆。

事实上，通过这些不同王国以人形巨像各部分的形式联结起来，这个梦境深刻揭示了人类整体事业自始至终作为统一体的本质。从真正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巴比伦帝国及其直接继任者衰亡的异象，更是人类历史的墓志铭。尽管人类事业起初被上帝赋予无与伦比的荣耀与统治权，最终却只落得分崩离析。这一模式在创世记前几章已显露无遗：创世记 1-2 章亚当的荣耀，逐渐让位于 6-9 章的洪水审判，以及 11 章巴别塔之后的混乱生活。据此

5. Jacques Doukhan, *Daniel: The Vision of the End*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7.

按照这一模式，我们的世界并非注定以辉煌的爆炸终结，而是将以可悲的呜咽收场。

然而，这些变迁且终将倾覆的地上王国之描绘，与取代它们的国度形成鲜明对比。上帝的国度闯入人类历史的混沌与绝望，为人类带来崭新而持久的希望。创世记 11 章的绝望之后，紧接着是创世记 12 章上帝对亚伯兰呼召的新希望。尼布甲尼撒的梦境也得出类似结论——历史的最终话语权不在于人类雕像的新改良版本，而在于上帝将行的彻底变革：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将击碎并摧毁这雕像，继而扩展直至充满全地（但以理书 2:34-35）。这石头显然指向上帝在末后日子建立的国度，这个起初微小且缺乏荣耀的国度，将藉着上帝的大能不断壮大，直至最终统管全地，成为历史的终极事实。唯有那神圣国度是永恒长存的。

世间的荣耀如此短暂

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梦境？首先，尼布甲尼撒的梦促使我们更清晰地看清周遭的现实。一切世俗荣耀与权力的短暂本质，对现代读者与古代人同样是一记重要的警钟。世间的荣耀**如此短暂**（“世间荣华如此消逝”）既适用于现代欧美，亦适用于古巴比伦。无论我们当下的尘世处境是充满敌意的独裁政权还是相对仁慈的民主制度，终有一日这个国度的荣耀与权力也将终结，其后或许会有其他国度兴起。这个世界及其不断更迭的王国并非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种现实挑战着我们优先事项与价值观的焦点。我们正在建造哪个国度？是将自己倾注于追逐世俗国度的权力与荣耀——那些注定腐朽湮灭的虚华？还是投身于追寻上帝的国度——那唯一永恒的国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以变幻莫测的表象标准衡量成功，还是将目光锚定在终极事物上？若以现世标准衡量，我们在追寻上帝国度时极易

让人灰心。尘世间的教会常显得无力而脆弱，被重重问题困扰。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可能在圣洁上鲜有进展。然而，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诱惑，答案在于将目光定睛于上帝荣耀的应许，并相信祂必在祂的时候建立祂的国度，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无人无事能阻挠祂成就旨意，因为历史的终章早已写就。

有两种特殊境况下，我们尤需聆听并谨记这一真理。其一是当我们在今生遭遇困境时——当尘世的希望与梦想支离破碎，生活被现世诸国的铁蹄残酷碾压之际，我们需铭记这世界并非终极。当我们面临疾病、孤独、残疾，甚至死亡本身时，更需牢记有一个超越坟墓的永恒国度。终有一日，这世上的国将成我神和祂基督的国（参启 11:15）。

然而矛盾的是，当生活顺遂时，我们同样需要被提醒这一真理。这个梦境不仅传达给那些在巨像脚下挣扎的以色列民，也针对那金头的尼布甲尼撒王本人。当我们自觉如金头般尊贵、当世俗将荣誉与恩宠倾注于我们时，须谨记终有「此后」之日。那时，我们所有微小的胜利与荣耀都将归于尘土，站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交账。到那日，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巨像中的地位，而是我们是否立于磐石之上。

上帝的磐石

这画面中的磐石正是耶稣基督。正如保罗所提醒的，那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如今在末世已向我们这些活在时代丰盛中的人显明——就是神要使天上地上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9）。耶稣来宣告：随着他的降临，神的国近了（可 1:15）。在路加福音 20 章，耶稣讲述葡萄园户杀害园主之子的比喻后，引用诗篇 118 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并补充说：“凡掉在

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路加福音 20:17-18）。这预言的最后一句直接引自但以理书 2:44-45，耶稣引用此经文正是宣告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那块将粉碎世上列国的石头。

吊诡的是，正如路加福音 20 章同样阐明的，耶稣通过被犹太人弃绝与牺牲之死，实现了祂国度的建立。葡萄园主人的儿子藉着死亡完成使命（路加福音 20:15）。因此祂的国度与这世上的列国截然不同——世上的国度凭权力与征服扩张，以力量为荣；而神的国度却通过苦难与死亡推进，耶稣亲自以死亡开辟了这一模式。藉着这死亡，祂将生命赐予一切前来俯伏敬拜的人，使他们凭信心白白领受这国度。诚然，这国度起初微小如芥菜种——耶稣在芥菜种的比喻中指出：这最小的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马太福音 13:31-32）。耶稣要建立的国度亦如此：它可能始于微小，却终将成长为不可阻挡的力量。这世界转瞬即逝的荣耀或许当下看来光鲜夺目，但未来必属于神的国度。

路加福音 20 章同样提醒我们，那些顽固拒绝顺服耶稣、将救赎希望寄托于其他任何源头的人，终将被祂弃绝。拒绝承认这房角石的人，必被它砸得粉碎。或者，借用但以理书 2 章的意象，这世上的列国及所有信赖它们的人，都将被上帝所立的石头击碎，如糠秕被风吹散（但 2:35）。就像扬场过程中与谷粒分离的秸秆，恶人——即所有未被基督宝血洗净、未被归算基督之义的人——在审判之日必站立不住（诗 1:4）。到了末日，他们将被吹散，字面意义上地‘随风而逝’。

若此言属实，我们就当竭力仰望那位曾降临且将再来之者的归回。对但以理而言，磐石的降临是未来之事，是他在纷乱人生中可以期盼的曙光。但对我们而言，磐石的降临既是过去式也是将来时。耶稣基督已降临世间并建立祂的国度。此刻，上帝仍召唤我们顺服这磐石，以寻求祂的

国度。若你从未向耶稣基督俯伏心灵、祈求祂的宽恕与赦免，此刻正是迈出那一步的时机。然而我们也当翘首期盼磐石的归来。必须认识到，尽管神的国度正在全球扩展，但在基督重返之前，当下仍将充满试炼与艰难。因此我们当切慕磐石的归来——基督国度完全降临的那日，并热切为此祷告。

等待着磐石

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谨慎避免让这种对神国降临的末世论关注，削弱我们服务当下群体的心志。但以理书章节结尾处记载他们被擢升至巴比伦体系要职绝非偶然：“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但 2:48-49）。这些人在等候上帝建立其国度时，并未与世俗国度隔绝；相反，他们倾尽全力谋求寄居之地巴比伦的福祉。

这种虽身处异乡、尚未抵达上帝之城，却仍寻求现世之城安宁的态度，正是先知耶利米在致信巴比伦流亡者时所敦促的：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 29:5-7）

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大挑战，在于平衡这两种关注。一些基督徒过于专注于

基督的回归，以至于在世上毫无用处。这些信徒需要被提醒：若上帝此刻真要我们全然专注于祂，祂早该立刻接我们到祂身边，在那里我们能更完满地实现这一目的。祂并未如此行的事实，暗示祂在此时此地仍有要我们完成的属世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履行责任，追求所处世俗社群的祝福。我们该自问：「若我离去，除直系亲属外可会有人受影响？」若我们的教会从社区消失，周遭可会有人察觉并哀叹这损失？我们在世上究竟有何用处？

另一方面，有些基督徒忙于推行属世变革计划为基督效力，却迷失了天国目标。他们忙于擦拭雕像而非寻找磐石。这些信徒需要被鼓励铭记：无论我们在社会中作出何等正当改进，我们仍在等候一个属天的国度建立，这国度唯有基督再来时才会完全降临。这世界并非我们家园，仅是途中暂歇之所。试图改造文化有时会沦为偶像崇拜，使我们的眼目偏离上帝。

与此同时，在我们等待天国降临之际，我们的首要呼召是俯伏敬拜上帝。这是尼布甲尼撒对梦境及其解读的回应：他“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他承认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 2:46-47）。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回应。正如亨德尔的弥赛亚如此荣耀地提醒我们，对于宣告“因为主上帝全能者作王了”，唯一合宜的回应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该如何回应重大体育赛事胜利或世俗政治胜利的消息？我们自然会欢庆，且难以将这美妙的消息独享于心。既然如此，当我们被提醒上帝的国度是终极的、耶稣基督的统治已永远确立时，我们更应以满溢的喜乐来回应！上帝正使万有都服在基督脚下，我们的眼睛也必得见。

祂掌权了！磐石掌权了！这消息当令我们的心因喜乐而几乎迸裂，我们的脚预备奔跑去传扬，我们的口预备高呼这佳音。我们的神作王了！敌对祂的，祂必打碎；但倚靠祂的，必与祂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异象何等惊人又奇妙！面对这欢庆的宣告，我们还能添加什么？唯有发自内心的“哈利路亚！阿们！主耶稣啊，愿你快来登上宝座！”

4

浴火重生

但以理书 3:1-30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6-18）

有

一些电影台词举世公认，即便我们记不清出自哪部电影或哪位演员之口。诸如“托托，我们再也回不去堪萨斯了”或

“敬你一杯，小子”，或是“你觉得幸运吗，小混混？”这样的台词，即便从未看过原片的人也耳熟能详。另一句经典台词是：

“男人就该做男人该做的事。”即便我们记不清是谁说的（艾伦·拉德）或出自哪部电影（《原野奇侠》），这句话仍会唤起一个为正义挺身而出的不朽形象，无论后果如何。这种无畏行动总能瞬间赢得我们的敬意。

同样地，许多人都知道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在火窑中的基本故事，即使他们对旧约的整体了解有些模糊。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讲述了三年轻人愿意为信仰挺身而出，即便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故事远不止是三个人简单地“做男人该做的事”。

尼布甲尼撒的雕像

故事始于尼布甲尼撒王在巴比伦平原上建造一座巨大的金像：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九十英尺，宽九英尺，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

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族”原文作“舌”。下同）的人哪，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但 3:1-6）

这座巨型金像的构想立刻让我们联想到前一章尼布甲尼撒的梦境。在那梦中，金头象征尼布甲尼撒本人，其余部分由不同材质构成，代表后来兴起的次等王国——它们终将四分五裂，被神国的降临所毁灭（但 2:31-35）。然而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通体纯金，显然是为了对抗那个梦境。这是狂妄的宣言，声称他的王国永无终结或“后继者”，他的荣耀将永续长存。¹

1. E. C. Lucas, Daniel, 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verVarsity, 2002), 93.

雕像的身份并未明确说明：推测它代表尼布甲尼撒或其神明（或两者兼有）。这种模糊性或许是刻意为之，让人们能按自己的意愿解读雕像的象征意义，从而更轻易地将其融入各自多元的宗教信仰中。多数异教具有多元性，能轻易将新神明纳入其万神殿。但有一点被反复强调：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但以理书 3:1-3,5,7,12,15,18）。²换言之，即便雕像代表某位神明，人们也毫不怀疑其存在背后是谁的权能。与但以理宣称立王废王在于天上之神的告白（2:21）形成鲜明对比，这座雕像是尼布甲尼撒作为君王公然宣称自己有权为子民设立崇拜对象的挑衅宣言。

更重要的是，这座雕像的位置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巴比伦平原正是创世记 11:2 中巴别塔的建造之地。在建造者心中，巴别塔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人类为留名千古、彰显自身荣耀而进行的狂妄尝试，也是为阻止人类分散到全地——这与上帝的旨意相悖（创11:4）。尼布甲尼撒的雕像同样怀揣这两个目标：既为建立其荣耀的永恒见证，也为王国提供统一的凝聚力。³正因如此，他不仅召集了地方显贵，更命令帝国所有高层官员——总督、省长、巡抚、谋士、财政官、法官、行政官及其他各省官员——齐聚雕像前参加落成典礼（但 3:2）。这场仪式公开宣告：尼布甲尼撒帝国的统一根基在于对其金像的共同崇拜，这种宗教统一性甚至不惜以死亡威胁来强制执行（3:6）。

统一的象征

极权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始终以相同模式运作。它们常通过视觉象征——通常是独裁者的雕像——来彰显统一

2. 达Dana Nolan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Plotting Politics in the Book of Daniel* (Nashville: bingdon, 1991) 41.

3. Joyce G. Baldwin, *Dani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78), 99.

或是国家象征——若想在社会中取得进步，甚至仅仅为了生存，就必须向其致敬。毛泽东的雕像在他去世前曾主导着中国，正如列宁的形象在苏联全境（某些地方至今仍如此）无处不在。这种对国家的效忠常可与宗教信仰结合，只要明确孰轻孰重。古罗马人曾强迫民众在 *kyrios Caesar*（“凯撒是主”）与 *kyrios Christos*（“基督是主”）间作出选择。类似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和满洲强加天皇崇拜的要求于被征服的基督徒、儒家信徒和佛教徒身上。当代中国允许基督徒自由崇拜——但仅限于国家认可和监管的“官方”教会；地下“家庭教会”仍遭受严厉迫害。如同尼布甲尼撒，这些帝国并不要求人们改变信仰，只需将其置于对帝国的忠诚之下。人们可侍奉任何神明，只要明确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此表述时，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文化以同样压力加诸每个人，要求我们将上帝置于次要位置，尽管方式更为微妙。我们也发现自己不断被迫将信仰保持为私密，从而沦为次要。有人告诉我们，公共领域必须免受任何宗教玷污，因为其他任何观点都会威胁到政教分离这一统一信条。我们当然可以信仰任何所愿之物，但被强烈劝阻谈论它或试图影响他人信仰。在我们的公立学校，科学课上可以教授任何假说，唯独不能提及宇宙显现智能设计特征的观念。类似地，我儿子曾在公立学校自习室被告知可以阅读任何喜欢的书籍——只要不是《圣经》。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异类不太可能遭枪击或投入烈火熔炉，我们仍享有可观程度的自由，但仍感受到其他形式的顺从压力，被迫将上帝的要求置于次要地位。

起初，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似乎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目的。我们得知，他所召集的多元化官员群体响应了他的法令，这一点通过重复强调在冗长的

头衔列表中得以凸显。⁴他们不仅是作为政治官员出席，更是作为“各方、各国、各族（“族”原文作“舌”。下同）的人”（但 3:4）的代表。这种表述强化了一个主题：这次敬拜行为旨在通过让全世界臣服于这座雕像，逆转巴别塔最初的诅咒后果。当各种乐器奏响刺耳的音乐时⁵，所有人都要向雕像俯伏。果然，乐声响起时，“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3:7）。刹那间，全世界似乎因向尼布甲尼撒的雕像屈膝而团结一致。巴别的诅咒，似乎被成功逆转了。

他们站在这里

然而此时，一些巴比伦官员上前揭露了一个微小细节——当叙述者先前审视浩大人群时，曾对此略过不提：

那时，有几个迦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8-12）

当全世界都忙于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俯首跪拜时，一小群三人却违抗了这道命令，在关键时刻昂首挺立。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或称哈拿尼雅、亚撒利雅、米沙利，这时他们

4.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39 .

5. 在 In this lengthy list of exotic musical instruments, there is more than a little fun being poked at the strange forms of pagan worship. None of these instruments were used individually in Israel’ s wor-ship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 70), let alone together in such a bizarre orchestra.

未按国王的谕令俯伏敬拜——这些犹太人（此处使用其希伯来原名）既未向尼布甲尼撒的神明低头，也未跪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12）。这三位犹太人被指控忘恩负义（“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犹太人”）与亵渎神明（“他们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两项指控的核心皆在于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的冒犯。帝国将如何处置这悖逆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片黑压压的人群中，仅有三人拒绝向尼布甲尼撒的雕像屈膝。⁶这凸显了一个事实：为上帝坚守立场往往意味着孤独的抗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行正义之事无法藏身于众人之中，或多或少必须独自站立。有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注视着你，正如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面对教会权威时的情景。当被要求在一众天主教权威面前放弃“唯信称义”的主张时，他凛然宣告：“除非圣经和明证使我折服……我的良知已臣服于上帝之道，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言论，因违背良知既不正当也不安全。上帝助我。阿们。”⁷路德的榜样告诉我们：有时即便在教会内部，我们也必须为坚守真理而孤身奋战。

然而在其他时候，除了我们最亲近的熟人圈子外，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究竟是坚守信仰还是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为信仰所作的见证或许看似完全无人察觉。但无论哪种情况——无论旁观的人群规模是大是小——我们都不该忘记，最重要的观众，神自己，始终在注视着我们。祂永远见证着我们忠心的见证或怯懦的妥协。

不一致的后果

以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为例，他们的信心考验是极其公开的：

6. 但以理在这次事件发生时身在何处尚不明确。或许他当时正被派遣（或自行安排）在巴比伦帝国其他地区处理公务。

7. See Roland H. Baint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1952), 61.

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13-18）

当此事引起国王注意时，他立即因对其权威与国家统一的挑战勃然大怒。王质问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他们是否真拒绝侍奉他的神祇或跪拜他所立的金像（但 3:14）。未容他们作答，尼布甲尼撒便给出最后通牒：若乐声响起时他们愿俯伏敬拜所造之像，便可活命；若拒绝，必被扔入烈火的窑中——届时有何神能从他手中搭救他们呢（3:15）？

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以掷地有声的回应直面尼布甲尼撒王的挑衅：“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7-18；作者译本）。关于但以理书 3:17 条件从句（“若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肯救我们……”）的准确译法争议颇多。保守译本最常采用的替代译法是：“即或不然（[指若我们真被扔入火窑]），我们的神也能救我们，祂必施行拯救”（参见 KJV, ESV, NIV）。另有译本作：“若我们所侍奉的神存在，祂就能拯救我们……”（HCSV）。然而这些译法均未能与下节“即或不然……”形成恰当呼应——此处“不然”理应否定前文条件。

这个句子的条件性元素（被扔进火中，或上帝存在），而非无条件元素（我们的上帝能够拯救我们）。⁸ 因此它们并未获得大多数现代释经书的青睐。从语言学角度，更可能的翻译是：‘如果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够拯救我们，那么他必会拯救。’⁹

然而，这种译法不可避免地引发疑问：上帝拯救能力的哪个方面在此受到质疑？任何读过但以理书其余部分的读者都不会严肃认为，上帝从火中拯救子民的权能在这卷书中曾受怀疑。这位上帝立王废王（2:21），也能从饥饿狮子的口中救出但以理（6:27）。正如 C·F·凯尔一个多世纪前指出的，这里所指实为‘伦理层面的能力，即受神圣与公义所限的能力，而非上帝无所不能的本质’¹⁰。希伯来语同源动词 *yakol* 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描述意愿而非能力。例如创世记 37:4 记载，约瑟的兄弟们无法（*yakol*）对他说和气话——显然他们的‘不能’源于意志，而非声带机能缺陷。但以理书中三位年轻人的疑虑同样如此：他们并非质疑上帝施行拯救的物理能力，而是思考动用这种能力是否符合神圣计划。这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太 26:39）异曲同工。就绝对可能性而言，天父当然能免去圣子饮此苦杯。但鉴于天父拯救罪人的旨意，十字架就成了必然选择，因这目标别无他法可实现。

因此，这些年轻人心中对上帝的拯救能力毫不怀疑：他们曾与但以理在前一章中共同承认这一点（见但以理书 2:20-23）。然而，上帝为他们制定的计划在此情境中将以何种具体方式实现，却远未明晰。上帝的大能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施展来拯救祂的子民，例如祂让以色列

8. Though see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101; and Stephen R.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4), 119.

9. See P. W. Coxon, “Daniel 3:17: A Linguistic and Theological Problem,” *Vetus Testamentum* 26 (1976) 400–409; this rendering is accepted even by such a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 as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91).

10.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 M. G. East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reprint), 127.

人在离开埃及时分开红海。但有时祂也会收回大能，任凭自己的子民受苦。

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并未妄自揣测自己将面临何种结局。若神是我们的仆役或同谋，祂便具有可预测性——总会按我们的意愿行事。但这三人深知神是至高主宰，无论选择藉他们的殉道得荣耀，还是通过戏剧性的拯救显明大能，都全然出于神的旨意。无论如何，这都不会动摇他们的决心。无论获得神迹拯救还是葬身火海，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都绝不背弃对主的忠诚。生死皆可，唯信仰不可妥协。

顺应的压力

年少时，我常忧惧自己若置身其境当如何自处——面对否认基督或惨死的抉择时，能否如这三位青年般为神刚强壮胆？唯恐自己会在压力下屈服。及至年长，方悟得两件事：其一，神并未应许赐予我们应对所有臆想绝境的恩典，只承诺在实际经历的试炼中扶持我们。祂不保证我们能设想出为祂赴汤蹈火的方法，但应许若引领我们经过火窑，必赐下够用的恩典。这恩典如吗哪，不可囤积——每日的供应都是新鲜的。

其次，我也逐渐意识到，同样的争战其实每天都在我心中上演，只是关乎更微小的议题。我是否愿意宣告主是我的神、我至高的忠诚对象，无论遭遇何事？抑或我会向这世界呈现给我的众多闪亮偶像俯伏下拜？当然，这些偶像在我们的环境中并非实体的雕像。它们是社会告诉我若要获得满足并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就必须拥有的各种享乐、欲望和态度。它们承诺若我向它们屈膝就赐福于我，但若我未能满足其要求，便要咒诅我并毁掉我的生活。

对某些人而言，那尊金像代表着他人对自己的尊敬与仰慕。作为年轻人，我们常会感受到融入校园“核心圈子”的压力——即便入会的代价是必须对父母不敬、绝口不提上帝，或在婚前放弃身心纯洁。“向我下拜”，那尊金像说道，“否则我就将你扔进同辈讥讽嘲笑的火窑之中。”C.S. 路易斯将这种偶像崇拜描述为“内部圈子”的诱惑——渴望站在那条划分“圈内人”与“局外人”的无形界限的正确一侧。¹¹事实上，这种偶像的力量如此强大，用路易斯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激情中，对内部圈子的渴求最能驱使一个尚未完全堕落之人做出极恶之事。”¹²

牧师们与其他人群一样，深切感受到这尊受人尊敬与崇拜的偶像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断收到邮件轰炸，暗示衡量牧职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教会规模。有时它们会提议：若我们稍微淡化信息中以圣经为核心的特质，补充些更轻松、对“慕道者”更易接受的内容，教会或许就能壮大，我们也就更显“成功”。几个世纪以来，采用这种策略，世界拉拢人群的手段屡屡侵入教会，而我们这些本应作群羊牧人者，却亲手敞开大门引狼入室。当人们询问我服侍的教会规模时，这同一尊偶像也会露出其丑陋面目——我发现自己竟忍不住想略微夸大数字，好让自己听起来更“成功”，仿佛数字能准确衡量事工价值。每当我屈服于这种试探，便是在向偶像屈膝，而非全心全意顺服上帝。

其他偶像通过我们未被圣化的欲望与渴求，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崇拜之音。我们可能沉溺于饮食、性满足或浪漫幻想，因为这些偶像告诫我们：若不屈服，便会被遗弃在欲火焚身的煎熬中。没有枪指着我们的头，但在我们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被骗，把上帝放

11. C. S. Lewis, “The Inner Ring,” in *The Weight of Glory and Other Essay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55–66.

12. Lewis, “Inner Ring,” 63.

在偶像之下。事实上，我们内心越是因微小的压力而屈膝跪拜，就越发显出我们的可责之处。我们不会豪言壮语地说，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向心中的偶像低头。我们不像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相反，我们常常几乎不假思索地每日顺从偶像的要求，就像巴比伦平原上的众人一样。

然而，当我们确实挺身反抗偶像时，最好准备好承受它们的怒火。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但 3:19-21）。¹³事实上，尼布甲尼撒的命令“非常紧急，窑又极其热，那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三个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但 3:22-23）。这里无疑存在巨大的讽刺。那些服从尼布甲尼撒命令的人死了，而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却活着出来！这生动地印证了耶稣的箴言：“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5）。问题不在于以色列的上帝能否保全他的仆人，而在于尼布甲尼撒能否！同样，我们自己的偶像往往被证明是骗子，既无法兑现它们承诺的奖赏，也无法实施它们威胁的审判。

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

然而，士兵们的意外死亡并非火窑事件真正令人震惊之处。真正惊人的转折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目睹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坠入火中时。他不仅看到他们毫发无损、自由行走，更发现火焰中有第四位形似神明的存在与他们同在：“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

13. “Seven times hotter” is typical biblical hyperbole, in which seven is the number of completeness. See André Lacocque,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 D. Pellauer (Atlanta: John Knox, 1979), 66.

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但以理书3:24-25）

关于这第四位是基督显现（基督道成肉身前的实体显现）还是普通天使的问题，经文本身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两种解释都同样合理。但无论如何，这都彰显了上帝在信徒患难中与他们同在的实体确据。上帝不仅将仆人从火中救出，更差遣祂的亲自使者与他们共渡火海——这种同在的关系在新约中得到了更丰富的体现，即上帝以‘以马内利’的身份肉身降临与我们同住¹⁴。因着这同在，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最终毫发无损地走出了火窑：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上帝的仆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但3:26-27）

他们不仅身体毫发无损：连衣裳都没有烟熏味，这有力地证明了神拯救他们的彻底性。

这一经历应验了主在两世纪前借先知以赛亚对他百姓所说的话：“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 43:2）。请注意，上帝并未承诺让他的百姓绕开洪水或将烈火拒之远处。相反，患难是上帝子民当时乃至如今预期的道路（参徒 14:22）。试炼

14. Longman, *Daniel*, 103.

正如彼得前书 1:6-7 所阐明的那样，为信徒的信心提供一个背景，使其在世人注视下闪耀出无与伦比的清晰光芒。正是在试炼的熔炉中，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才最为鲜明地展现。然而，在这些考验与困境中，主应许他的百姓可以倚靠他的同在，确保他们的试炼不会彻底压垮他们。主不会在子民需要时遥不可及：他承诺成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受造之物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 8:38-39）。

这种与我们同在的承诺，当然在基督——那位本身就是“以马内利”的降临中得到了最丰盛的实现。在耶稣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应许道成肉身，行走在这个世界的疲惫之路上。他经历了这世间所有的压力与试探，却始终全然无罪。这并非因他对圣洁的承诺未经考验。有一次，撒旦来到他面前，提议只要耶稣俯伏拜他，就将世上的万国都赐给他（马太福音 4:9）。试想撒旦所给予的：世界的国度本可不经十字架的痛苦就成为基督的国度。这难道不是他降世的目的吗？绝非如此。他来是为使这世界的国成为我们主和他基督的国（启示录 11:15），这一目标唯有通过通往各各他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实现。因此，耶稣毫不屈服地用经文回应撒旦：“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 4:10）。

耶稣深切体会了这个堕落世界中生活的一切痛苦与哀伤——他伸手触摸麻风病人（路加福音 5:13），在拉撒路的墓前与马大和马利亚一同哭泣（约翰福音 11:35）。他直面我们所有人都经历的艰难与挫折，却从未向偶像低头。即便面临最严峻的试探与压力，他也绝不屈服。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自我降卑，仍不足以完全认同我们在试炼中的处境。为完成这一过程，耶稣基督亲自被诬告，遭罗马当局判处死刑，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如同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他的顺服经受考验，至死忠心。

被上帝遗弃的

然而耶稣独自一人经历了 he 个人的熔炉考验。上帝与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同在火中，我们也得到主应许会在试炼中与我们同在，但在十字架上，耶稣感受到被上帝彻底离弃的绝对孤独。当他渡过深水时，身旁空无一人。当上帝愤怒的烈火将他烧透、毫无阻拦地吞噬他时，他全然孤立无援。没有同伴分担他的重担，没有天使奉命缓解他的痛苦，也没有上帝伸出的拯救之手在他最需要时刻护佑这位忠心的仆人。对耶稣而言，他无法逃脱经历终极仇敌——死亡本身——的权势。

为何上帝与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同在，却不与自己的独生子同在？为何他信守与以色列民——这群罪人——同在的应许，却离弃耶稣这完美无瑕的选民？按常理本该相反才对。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将我们因妥协与偶像崇拜所当受的烈火般的痛苦纳入了己身。与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不同，我并非信心的英雄。每当我向心中的偶像屈膝时，我便为自己招致了神的审判诅咒。我选择逃避来自偶像的烈火威胁，却唯独以因我的不忠而承受神烈怒审判为代价。尼布甲尼撒并非唯一会将拒不屈膝之人投入火中者——我们的神理所当然要求受造之物献上全心的敬拜。然而对于祂的子民，神将我们所有的烈火审判诅咒都归在祂独生子身上。祂亲自在十字架上的六小时里偿付了我地狱的代价，使我得以安然穿越威胁的火焰，毫发无损地从另一端走出。不仅如此，祂完全的忠心如今被算作我的，仿佛本就是我所拥有。一份远超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忠心，如今作为白白的恩赐归于我。因基督的缘故，我被迎入神的同在中。

真正的统一之源

耶稣忠心的牺牲所带来的结果是，如今他用自己的肉身提供了对巴别塔和尼布甲尼撒偶像的终极解答。

他们徒劳追求的目标——为自己立不朽之名，将各族、各国、各方言的民众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敬拜团体——如今已由神藉着基督成就。在教会中，神通过拯救一群无望无助、衣衫褴褛的罪人，使自己的名得荣耀。在教会里，来自各部落、国家、语言群体的男女跨越社会、种族与民族界限，汇聚为神崭新的子民。我们作为从万国聚集的合一之众，同立于羔羊宝座前，颂赞天地之神。无人需强迫我们向基督屈膝——俯伏在他钉痕脚前本就是我們喜乐的甘愿。十字架作为高耸的象征，将上帝的国度紧密联结为一体。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相同方式回应神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举。这绝非我们能轻易忽视的事，就像尼布甲尼撒无法对眼前发生的惊人神迹视而不见。这位君王不得不承认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之神伟大，向他献上赞美，并以死刑威胁任何亵渎他们神的人：

尼布甲尼撒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讟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之上帝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但 3:28-29）

这威胁带着几分讽刺——死亡恰恰是他刚刚证明无法施加于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刑罚！但即便是伟大的神迹，本身也无力改变人心。人们总能找到理由将其淡化。尼布甲尼撒的心同样未因这经历发生本质转变。他所称的神仍是『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或『他们的神』，而非自己的神。面对上主权能的彰显，他仍未俯伏告白：『我的主，我的神。』

可悲的是，许多人对基督十字架与复活的信息以及其他彰显上帝大能的作为，反应如出一辙。当你向他们讲述主的作为时，他们会说：‘很高兴你找到了对你有用的东西。我为你高兴。但别要求我顺服你的上帝。’然而迟早有一天，他们将被迫在主面前屈膝，承认祂的权能与荣耀。到那日的认罪并不能拯救任何人：那只是对现实本质的苍白认知。能带来救赎的认罪，是此刻就欢喜跪拜在主面前，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生死唯一的盼望。’

然而对于信靠之人，上帝的大能既拯救我们脱离本应承受的审判威胁，也实施着祂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全计划。当主将万民聚集在祂的新子民——教会中时，祂不会任凭我们停留在被偶像奴役的光景里。祂应许要在我们一生中逐步洁净我们的心。当然，这工作在此生不会完全成就。我们的偶像仍具有强大掌控力，而它们持续的束缚正是主用来显明我们离了祂处境何等绝望的关键方式。透过个人失败与妥协的苦涩经历，我们才看清自己堕落的深度，以及主拯救之恩的广度。与此同时，在生命烈火中，我们有确据：祂此刻与我们同在，未来更将带我们进入荣耀的天家。你我对这消息当如何回应？即便周遭无人屈膝，我们也当每日欢喜跪拜，歌颂赞美主。我们宁可舍弃性命，也绝不向偶像的要求妥协一次。我们更要颂赞那位为我们独尝神怒之火的——我们的救赎主与救主耶稣基督。

5

尼布甲尼撒的陨落与崛起

但以理书 4:1-37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但 4:34-35)

你

是不是特别讨厌每年节日季收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家庭通讯？就是那种读起来像这样的：

对 Lamplighter 一家来说这是辉煌的一年！Greg 原本只盼着升职，没想到 CEO 亲自到他工位恳求他接管公司。全办公室凑钱送了他们全家巴黎一周游以示庆祝。多贴心啊？Jeanne 当然也没闲着，你可能看过她仅持一个塑料梳从绑匪手中勇救满载儿童的校车

的那条新闻了。更令人欣慰的是，她为去年节日信件创作的诗篇将被镌刻在国会图书馆的墙壁上。双胞胎在州踢踏舞锦标赛中表现如此出色，以至于斯皮尔伯格正以他们为原型筹拍电影，而小格雷格的科学展览项目更是引发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热烈讨论。¹

每当我收到这样的信件，就恨不得把兰普莱特家那张完美无瑕的全家福点燃，在灰烬上蹦跳践踏。为何如此？皆因骄傲作祟。问题不仅在于兰普莱特一家对成就的自满——上帝自会按他的旨意处置他们（或不予置评）。真正暴露的，是我读信时内心涌动的骄傲。骄傲本质上是将自己成就与他人比较：若我们比同伴获得更多认可，便趾高气扬；若相形见绌或看似被忽视，则妒恨难平。这封来信让我自觉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者，从而刺痛了我的骄傲。

骄傲是为数不多至今仍被普遍视为错误的罪之一。传统七大“致命罪”中的其余几项——情欲、懒惰、贪婪等——早已被重新归类为无害的小过失，甚至被视为美德，但人们依然普遍认为骄傲理应收敛致败亡。事实上，即便不自认虔诚的人也会觉得骄傲令人反感。然而与此同时，很少有人能真正觉察自己内心的骄傲；我们或许能轻易在他人身上发现，但它却常常诡谲地潜藏于我们自己的心底而不被察觉。²但上帝以恩典与怜悯待我们，有时会藉生活中的艰难经历揭去我们眼上的遮蔽，显明我们内心真实的景况。祂揭露并挫败我们的骄傲，为要从内而外地改变我们。

结局也是序幕

但以理书第4章记载的正是这样一段从骄傲到谦卑的旅程，其间经历了一场重大跌倒。这个叙事实际上始于故事的结局——尼布甲尼撒王康复后写的赞美神的书信：

1. The letter comes from Frederica Mathewes-Green, "Pride: The Anti-Self-Esteem," <http://www.beliefnet.com/story/110/story_11056_1.html>. Accessed August 18, 2005.

2. See C. S. Lewis, "The Great Sin," in *Mere Christi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108–14.

尼布甲尼撒王，
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但 4:1-3）

通常，这类颂赞文会出现在所述事件的结尾，这也导致希伯来圣经分章者将这些经文与前一章事件归为一处。他推定尼布甲尼撒的书信必定是在描述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拯救。英文圣经的章节划分或许更为合理，但切勿忽视开篇与前一章事件的关联。书信致“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正是曾被召集跪拜尼布甲尼撒金像的群体（4:1；参 3:7）。当信中提及主所行“神迹奇事”时，我们立刻会联想到烈火窑。然而关键区别在于，此刻尼布甲尼撒宣称“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4:2）。这位前一章中迫害信徒的君王，如今自己竟成了信仰的见证人。³

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势之人生命中的一次惊人转变。其戏剧性堪比《新约》中扫罗——那位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转变为外邦人使徒保罗的经历。如此难以置信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两个案例中，改变都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见证上帝大能的结果。尼布甲尼撒王目睹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毫发无损地从火窑中走出（但以理书 3 章），正如扫罗看见主的恩典支撑着司提反承受暴烈之死（使徒行传 8:1），但两人都未因这些经历立即皈依。上帝大能的神迹展示固然能使人驻足沉思，但真正的归信唯有通过

3. Danna Nolan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Plotting Politics in the Book of Daniel* (Nashville: bingdon, 1991), 63-64.

对上帝权能与恩典的个人体验。我们将在但以理书第4章看到尼布甲尼撒生命中的这段个人经历。

就尼布甲尼撒而言，这种转变需要剥离他曾引以为傲的一切。本章开篇时他拥有所有渴望之物，心满意足且繁荣昌盛，安居宫中：“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但 4:4-6）。尼布甲尼撒可谓是他疆域内至高无上的主宰。你能想象阅读尼布甲尼撒的年度节日贺信吗？那定会让《灯夫》杂志的编者羞愧遁形！然而这种满足与富足的境况，却成了上帝在他生命中工作的阻碍——若要改变他的心，就必须先破除这种状态。

这是我们自身经历中需要认识的重要一点。不满与灾难，或至少是深刻的个人不适，往往是灵性成长与变革的必要前奏。只要我们在现世安逸舒适，通常就不会准备好审视内心并实施深刻改变。反之，当上帝搅动我们平静的生活水面时，我们才开始寻求不同的前行道路。往往正是在职业希望破灭、婚姻关系支离破碎，或医生宣告我们仅剩数月寿命时，我们才最终被说服认真对待属灵之事。若果真如此，这暗示我们应当以比平常更为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些人生困境。这些破碎性的经历应在我们内心唤起期待与盼望——上帝即将在我们的生命中施行重要作为。正是通过生活的风暴，上帝将向我们显明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是，显明祂真实的本质。

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第二个梦

尼布甲尼撒生命中来自自主的第一个挑战，直指他内心的自满。这挑战以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梦境形式显现：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

“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期”或作“年”。本章同）。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 4:10-17）

如同但以理书第 2 章先前的梦，这异象令尼布甲尼撒惊惶不已。王沮丧地说，因为“那些术士、用法术的、迦勒底人、观兆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但 4:7）。王承认但以理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能力，便转向他求助：

“末后那照我神之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但 4:8-9）⁴

4. he transformation in Nebuchadnezzar's think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pter is underlined by the names that Nebuchadnezzar uses for Daniel. In the narrative frame, written after his experience of humbling, Nebuchadnezzar calls Daniel by his Judean name (meaning, "God is my judge"), whereas in the reported conversations that took place earlier, he called him "Belteshazzar (meaning "Bel, guard his life"). In the same way, prior to his humbling, Nebuchadnezzar describes Daniel in pagan terms as one "in whom is the spirit of the holy gods" (Dan. 4:8). See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118.

当尼布甲尼撒将梦境告知但以理后，他再次强调了对但以理解梦能力的信任：“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惟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但 4:18）。这异象本身相当直白：在梦中，尼布甲尼撒看见一棵参天巨树，树顶直达云霄。这树既华美又实用，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提供食物与栖所（4:10-12）。然而正当尼布甲尼撒观望时，一位天界使者降临，下令砍伐这树：其果实要四散，叶子要剥落，寄居其间的飞禽走兽也要四散奔逃。但树并未被彻底毁灭，其残干仍留于地中（4:13-15）。⁵

尽管但以理“一时极其惊惶，心意甚是愁烦”，尼布甲尼撒仍试图安抚他：“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但 4:19）。在解梦时，但以理揭示了理解这个梦的关键——那棵参天大树正是尼布甲尼撒本人的象征。至此这仍是个好消息，因为尼布甲尼撒若知晓自己扮演着宇宙之树的角色，作为全宇宙的中心与枢轴，定会欣喜不已。⁶正如但以理书第 2 章中王梦见金头巨像时，尼布甲尼撒被喻为金头，这个梦境同样承认了尼布甲尼撒的权势与威能。但以理说道：

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

5. The “fetter of iron and bronze” that binds the stump is most likely to be understood as a figur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bondage of insanity to which Nebuchadnezzar is to be given over (C. F. Keil,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 M. G. East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reprint, 152).

6. The image of a cosmic tree is a common one, both elsewhere in the Bible (e.g., Ezek. 31) and more broadl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See André Lacocque,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 D. Pellauer (Atlanta: John Knox, 1979), 77–78.

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但4:20-23）

然而宇宙之树的意象亦有其阴暗面，正如但以理所洞见——他说道：“我主啊，愿这梦归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与你的敌人。”（但 4:19）。对那树梢直达霄汉的描述（4:11），再度令人想起巴别塔建造者妄图筑塔通天之举（创 11:4）。此等傲慢行径终将招致灾祸。此处，意象本身便暗示了其倾覆的绝佳隐喻：神圣的伐木者将使参天巨树轰然倒地，剥夺其权柄与荣耀之位。⁷

根据异象所示，尼布甲尼撒王将被彻底贬抑。他不仅会失去权力与荣耀，更将被剥夺人性。但以理宣告：“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 4:24-25）这棵宇宙之树被砍倒后，尼布甲尼撒将栖身于曾在他枝头搭窝的飞鸟走兽之间。那位自诩为神明、以宇宙中心自居的君王，将沦为兽类，终将领悟自己不过是血肉之躯。⁸

然而，当树被砍倒时，树桩和树根却被保留下来（但 4:15）。因此，仍有希望从树桩中萌发新枝。同样，神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审判也非彻底的断绝，因为“守望者既吩咐

7. 同样的宇宙树被神砍伐的隐喻在《以西结书》31 章中被用来描述法老和埃及的命运。这两段经文之间未必有直接联系，因为用树象征君王是普遍的手法（参结 17 章），自然适用于砍伐的意象。

8.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72.

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但 4:26）。尼布甲尼撒将在这兽般的状态中经历完整的审判时期，按希伯来惯用表达为‘七期’，因七在希伯来文化中象征完全。然而当那时期满足，他承认‘诸天掌权’——即上帝统管万有而自己并非主宰——他的国度便得以恢复（4:26）。

悔改的空间

但梦中为尼布甲尼撒王描绘的阴郁命运并非不可避免。这梦的用意是向尼布甲尼撒发出警示，使他能悔改骄傲之罪。他本可通过行公义、关怀受压迫者来彰显悔改之心。但以理恳求他：“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 4:27）。若尼布甲尼撒谦卑自省，上帝便无需进一步降卑他；倘若执迷不悟，他终将明白谁才是宇宙真正的掌权者。

同样地，上帝有时会在我们心中印下当前道路可能导致的结局。或许祂让我们看到某个比我们更早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从而瞥见十年或二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作为一名牧师，最令我警醒的莫过于目睹那些如今人生触礁的长老和牧师们。这些人曾是忠实地传讲福音、鼓励圣徒的朋友与同工，如今却因道德败坏而被剥夺事奉资格。这让我猛然止步，挑战着我的骄傲，因我深知自己并不比他们强，唯有神的恩典能使我免于相似的命运。

另一种情况是，有时上帝会让你瞥见自己内心的堕落，当你察觉自己正想着（甚至说出）某些极其卑劣的念头时。或许你尚未付诸行动，但在隐秘的思绪中，你已看见那罪孽的种子在自己里面生根。这是对你的

警告，是在尚有时间之时，向主悔改并谦卑自己，祈求祂的力量扶持你，保守你忠于祂。

骄傲与堕落

可悲的是，尼布甲尼撒忽视了梦中的警告。整整一年过去了，期间他有充分的机会改变生活方式。然而，他却将上帝审判的仁慈延迟误认为威胁可被安全忽略的信号。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原文作“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但 4:28-30）。

从那个制高点望去，他有许多事物可以沉思，包括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他为其妻建造的著名空中花园。这位妻子被他从米底亚的山区故乡带到了巴比伦平坦的平原上。他的另一项建筑壮举是巴比伦的外城墙，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⁹记载，城墙宽阔到足以让四匹马拉的战车在顶部调头。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 4:31-32）这预言即刻应验：“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但 4:33）尼布甲尼撒就此失去权柄与地位，

9. Longman, Daniel, 121.

被逐出巴比伦城，甚至丧失人性，像田野的野兽般以草为食、露天野居，任由头发和指甲如空中飞鸟般疯长。许多解经者试图将尼布甲尼撒的行为与各类已知精神疾病建立关联。但故事本身更关注其状态中独特的非人兽性，而非提供诊断依据。毕竟他的病症是上帝的直接审判，非自然现象。最终，在上帝预定的审判时刻结束时，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心智得以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尼布甲尼撒在审判期初末的视线方向。事件伊始，他立于宫殿屋顶的高耸处，目光横向扫视下方，将自己的荣耀与他人比较并自我夸耀。他自视为宇宙中心——那棵滋养万物的参天大树。这正是骄傲的本质：将自我置于宇宙中心，沉迷个人成就，贬低他人。骄傲之眼永远横向向下，不断与他人比较并试图超越。¹⁰ 骄傲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比别人更聪明、更迷人、厨艺更佳、跑得更快、园艺更精湛，诸如此类。骄傲永不满足已有成就，因其本质在于击败他人而非成就本身。因此，骄傲之眼始终紧盯自我表现，再无余暇仰望上帝。

修复

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与他的成就一同被剥夺，直到他认识到，他之前所拥有或完成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上帝能将最卑微的人提升为王，也能使最强大的人跌落神坛：

10.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109–10.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但 4:34-37）

值得注意的是，尼布甲尼撒谦卑的终结与理智的恢复，发生在他将目光从自身移开、举目向天祈求与依赖的那一刻。

这种将目光从自身转移的行为，正是真正谦卑的本质，也是我们辨别其与虚假谦卑形式的关键。虚假的谦卑或许会卑躬屈膝地承认：‘哦，我是多么无用’，但其目光仍停留在自己身上。在虚假的谦卑中，我沉迷于自己的软弱而非力量，却仍如骄傲时那般专注于自我。真正的谦卑则相反，它将目光从自身转向天国。真正的谦卑不仅认识到我一无所有，更明白上帝拥有一切。它承认我无法独自站立，但上帝甚至能使我站稳并刚强。谦卑使人看清：离开基督我什么都不能做，但在基督里我能成就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

尼布甲尼撒降卑的最终结果竟是更高的擢升。一旦被神降为卑微，他便能安然重登高位，恢复对王国的统治（但 4:36）。耶和華藉他的一生显明：祂既能贬抑骄傲者，亦能抬举谦卑者。这成为尼布甲尼撒对以色列神的个人信仰告白，也是我们在圣经中听到的他最后的话语。这位曾大肆迫害以色列、摧毁耶路撒冷的强权者，最终因神的恩典而降卑，并承认了神的怜悯。他的个人经历彰显了神的大能：如果像

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也能被谦卑并恢复，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超出上帝怜悯的范围。

尼布甲尼撒，以色列和美国

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信息，因为那棵曾骄傲高耸、后沦为残桩的树的意象，不仅映射尼布甲尼撒的境遇，同样直指他们的处境。先知以赛亚受召向当时百姓（比尼布甲尼撒早两个世纪）传讲审判信息时，曾询问上帝他还要在毫无回应的状态下工作多久。上帝如此回答：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撒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赛 6:11-13）

这一审判与但以理时代降临在以色列民身上的遭遇如出一辙。以色列本身就像一棵被砍伐摧毁的树，仅存树桩。然而这也意味着，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们的希望之源。如果尼布甲尼撒在谦卑己心、仰望耶和华时能得蒙赦免与复兴，那么以色列同样可以得蒙赦免与复兴。所罗门时代耶和华的应许正是他们也能寻得盼望的所在：“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 7:14）。若以色列人在流亡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他们同样可以期待再次蒙受祂的恩惠。

这一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福音本质上是一个使人谦卑的信息。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唯一方式，就是空着双手，举目望天，承认我们亟需一位救主的绝望处境。从本性上说，这对所有人都是困难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与成就

时，我们都渴望能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宣称：“看哪，这华美的帝国是我亲手所建。”我们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从世俗角度看，有些人确实拥有许多值得夸耀的成就。与周遭之人相比，我们的生活或许显得高尚可敬。但唯有停止与他人比较，并认识到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最卓越的成就反而加深了定罪，我们才能真正领受福音。

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问题不仅在于软弱与失败，更在于成功与优势——只要这些让我们骄傲自恃。我们的良善本身可能成为接受福音的阻碍，因为骄傲使我们看不见对神的需要。为治愈这致命的骄傲，神或许会以恩典让我们经历崩溃。就像浪子，唯有当钱财散尽、朋友离去，沦落到与猪争食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神。当我们犯下自以为永不会沾染的罪时，神才让我们看清内心真实的败坏。这般经历虽痛苦，却是神恩典的作为。最可怕的莫过于神任凭我们在骄傲中安逸度日。没有猪圈里的觉醒，浪子永远不会回家。同样，让我们经历彻底蒙羞的失败或罪孽，可能是神用来彻底更新我们内心、重塑对福音认知的方式。

作为例证，我想起一位曾在我们附近教会担任长老、也是我个人朋友的男子。他在辅导一位女性时与之发生奸情，随后抛弃家庭与该女子结婚并育有一子。这在他个人和教会生活中都是极其痛苦的篇章，因他的悖逆持续了数月之久。然而最终，主使他幡然醒悟，成为一个破碎而谦卑的人。我不愿任何人重蹈他的覆辙——这场背叛给他和家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如此深重，留下的伤痕深刻且永久。余生每一天，他都必将自食其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人生命结出的果实，是对福音恩典的全新领悟。若非

他跌得如此之深，或许永远无法看清主欲治愈的他心中那份骄傲。唯有通过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他才能领悟自身的堕落与软弱。主至今仍能使骄傲者降卑，也必在合宜之时使谦卑者重获恩宠。

苦难与救赎

然而，谦卑者如何能通过这些试炼得复兴？尼布甲尼撒与我们的苦难本身是否具有某种救赎特质，能换取神的恩宠？复兴是否要通过某种苦修来实现——即我们必须学会以受苦之功来抵偿骄傲，从而进入天国？若存此念，便是全然误解了真正的谦卑。须知，尼布甲尼撒的复兴并非源于自省，而是当他举目望天之时。他单纯仰赖神的恩典来复兴自己，不凭己身所有——甚至不凭他新得的谦卑。他的盼望唯独在于神的怜悯。

然而这仍留下一个问题：“为何上帝要升高谦卑者？”我们当然能理解为何上帝要降卑骄傲者，让他们明白自己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伟大力。这世上的掌灯者们需要被挫一挫锐气，像尼布甲尼撒这般邪恶的君王理当遭受报应。但为何上帝要升高谦卑者？他们为何能蒙祂恩宠？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我们引向另一位从至高之处降至深渊的君王。这位君王本可傲视万物宣告：“这岂不是我凭大能所造、为显我威严荣耀而设的王家居所？”祂不仅创造了古代奇观之一，更是从无到有缔造了整个世界。然而这位君王并未自高，反而自愿虚己。尽管祂本质为神，却甘愿降卑为人，离开天上的安乐与荣耀，降临人间与世人同住——这一步的降卑，至少不亚于尼布甲尼撒与田间走兽、空中飞禽为伍的程度。但祂的谦卑远不止于此。这位君王竟取了奴仆的形像：

他医治病人，向穷人传道，甚至为门徒洗脚。他甘愿以仆人的形象一路走向十字架上的罪犯之死，尽管他本无罪孽（腓立比书 2:6-8）。还有什么比永生之神亲自赴死更极致的谦卑之举？然而这位君王的降卑并非因骄傲被迫，反而是他主动的选择，为要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傲慢。那位本有资格高举自己的主，却自愿屈居天使之下，为要为自己赢得子民。

这位谦卑的君王名为耶稣。但他受屈辱的时日已过，如今他重获荣耀被高举。如今他已成就我们的救恩，回到天父右边。现在这位耶稣正是我们颂赞与敬拜的对象，是我们举目仰望、以爱慕与赞美朝向的天上之主。谦卑者被高举的奥秘就在于此：非因他们的谦卑值得奖赏，乃因他们定睛于那位曾降卑、今得荣的主，而非注目自己。他们与他联合，以致他的荣耀也成了他们的荣耀。

更重要的是，这位被钉十字架又得高举的耶稣之异象，本身就是治愈我们狂妄自大的良药。当我们的目光定睛于耶稣时，怎能自我膨胀、继续自夸？祂作为非受造之创造主的威严荣耀，时刻提醒我们作为受造物的渺小。祂是真正的生命树，宇宙的真实中心，万有靠祂而立、为祂而存，是众人必须投奔的避难所。与祂相比，我们有何可夸之处？更何况，祂作为被宰杀羔羊至今仍清晰可见的手足伤痕，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些伤痕的根源——我们自身的堕落。想到所领受的不可思议之怜悯，我们除了基督的十字架，还能以什么夸口呢？当我们默想那位曾降卑、今得高举的基督时，就会一次次被这个深刻事实震撼：我们对自身救赎唯一的‘贡献’，就是全然败坏的本相。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次次被提醒：尽管我们如此污秽，所蒙的慈爱却远超我们敢求所想。

所以，将你的目光从自己及你的成就上移开。甚至将视线从你的失败与灾难中抽离。停止与他人比较。相反，举目仰望天国，注目基督——那位降卑的

被高举的王。祂的死亡与复活是使你恢复理智、得以进入至高之所——天国本身——并被那最尊贵的群体所接纳的途径。放下你因成功而生的骄傲，因你一切的罪过与失败而谦卑，并陶醉于上帝向你彰显的非凡怜悯与恩典之中。举目望天，赞美上帝吧！因祂虽使骄傲者降卑，却也救赎并高举谦卑之人，更藉着恩典使他们配得永远站立在祂面前。

6

称量显亏欠

但以理书

5:1-31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 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 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并观兆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但 5:5-7）

叙

拉古的希罗王遇到了麻烦。他曾将一定重量的金子交给工匠打造一顶王冠，但内心并不信任此人。

完工的王冠重量分毫不差，但工匠是否真的用全部黄金打造了这顶王冠？还是暗中掺入了廉价得多的白银？国王该如何在不损毁王冠的前提下，验证其成分与纯度？

希罗王将这个问题交给了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此苦思冥想了很久。最终，他决定洗个澡清醒一下头脑。但他把浴缸的水装得太满，当他坐进去时，水溢了出来。刹那间，阿基米德看到了问题的答案。浸入水中的物体会排开与其体积相等的水量。一旦知道了王冠的体积和重量，他就能计算出其密度，从而判断它是否为纯金。“Eureka!”他喊道（希腊语意为“我发现了”），据说他因这一发现兴奋不已，以至于赤身裸体地跑过叙拉古的街道。余下的故事众所周知，自那以后，“Eureka”一词便象征着发现的时刻：真相大白的瞬间。

但以理书第5章是一个“顿悟”时刻，揭示了年轻的巴比伦王伯沙撒的真实本性，以及他信奉之神的虚无。尽管他们夸耀浮华、炫耀金银与荣耀，但当伯沙撒和他的神祇被放在上帝的天平上称量时，却被发现毫无价值，暴露其空洞与虚幻。他们无法提供任何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也无法用任何事物威胁我们。相反，我们应当怜悯那些将希望与荣耀建立在如此脆弱根基上的人。

伯沙撒的盛宴

故事始于伯沙撒的盛宴：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父”或作“祖”。下同）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 神殿库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但5:1-4）

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极尽奢华、声势浩大的盛事，国王邀请了上千名贵族共饮美酒（但5:1）。

希腊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曾记载巴比伦人举办的诸多奢华宴席，而这场宴会堪称其中最。众人皆着华服，席间陈列最精美的银器。然而叙述者通过将这场精心筹备的盛宴作为其记述中唯一值得提及的事件，巧妙地向我们揭示了伯沙撒生命中其余时光的空洞。与其辉煌的前任尼布甲尼撒王不同——那位摧毁城池、掠夺战利品（但 1:2）、铸造巨型雕像（但 3 章）、建造巴比伦皇家奇观（4:30）的君王——伯沙撒唯一能举办的只有一场宴席。¹前者缔造帝国，后者筹办派对。就连伯沙撒宴会的核心装饰——那些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取的金器——也是尼布甲尼撒而非伯沙撒的战利品（1:2）。伯沙撒唯一的“贡献”，就是亵渎这些来自上主殿宇的神圣珍贵器皿：在宴席上用它们来赞美自己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明（5:3-4）。

一只来自天堂的手

然而，伯沙撒的盛宴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他与臣仆们正赞美他们人手所造的神明时，来自上帝的启示骤然打断了他的狂欢：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见写字的指头 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并观兆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但以理书 5:5-9）

1. Danna Nolan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Plotting Politics in the Book of Daniel* (Nashville: bingdon, 1991), 83.

伯沙撒对墙上神秘文字的反应再次凸显了他与其前任尼布甲尼撒的差异。当尼布甲尼撒得梦时，梦境使他「心里烦乱」「惊惶」（但 2:1；4:5）；而伯沙撒面对神圣启示时彻底崩溃。亚兰文原文直译为「他腰间的束带松脱」（5:6），这很可能并非如多数英文译本所译「双腿发软」，而是指他失禁了——椅子下方出现了湿痕²。当智士们无法解梦时，伯沙撒面色惨白、犹豫不决，全然不知该如何应对。

最终是太后这位女性³化解了伯沙撒王的困境，这在古代文化背景下堪称屈辱。她提醒伯沙撒想起但以理的存在——这位智者解释释惑的能力⁴在其辉煌的前任尼布甲尼撒时代已屡次得证：

太后（或作“皇后”。下同）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并观兆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 5:10-12）

她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伯沙撒本应知道在需要神圣启示时该向谁求助——而他确实会这样做。

2. See A. Wolters, “Untying the King’s Knots: Physiology and Wordplay in Daniel 5,” JBL 110 (1991) 117–22. So also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138.

3. Literally, “the queen,” but since the wives of the king were already present (Dan. 5:2), it seems that another person is indicated. The queen mother held a position of some importance in the Baby-lonian court and would naturally remember events that Belshazzar has forgotten (repressed). See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122.

4. 此处双关语影射伯沙撒早前的尴尬困境。并非神圣启示“解开他的结”，而是但以理解开了这些难题的结。

早该明白，若他更像尼布甲尼撒王就好了。最终，国王决定采纳那妇人的建议：

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但 5:13-17）

太后含蓄的责备或许解释了伯沙撒王召见但以理时语气中的防备。他并未以父亲曾立为智者之首的但以理相称，而是称其为父亲从耶路撒冷掳来的流亡者，意图一开始就将但以理牢牢定位在臣属之位。⁵更有甚者，他通过以‘我听说……’（但以理书 5:14,16）作为开场白，对但以理解梦的能力打上问号。仿佛伯沙撒刻意记录下自己的怀疑，强调听闻与信服之间存在鸿沟。

作为回应，但以理省略了巴比伦宫廷惯常的恭谨礼节。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伯沙撒王可以保留赏赐：他的服务并非价高者得，不会因报酬丰厚就曲解梦境（但以理书 5:17）。然而在解读神秘文字前，但以理先将神谕置于特定语境——这个语境再次将伯沙撒与其父尼布甲尼撒进行对照。开篇句子的结构尤其突显这种对比：

‘王啊，至高的神曾将……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

5. Longman, Daniel, 140.

‘国位、大权、荣耀、威严’（5:18）。但以理借此暗示，主并未将同等的主权或荣耀赐予伯沙撒。即便尼布甲尼撒曾从主那里领受了真正的伟大与威严，拥有如神般的权柄能使人升高或降卑、赐生或致死，但当其心生傲慢时，主便使他降卑，将其从崇高的宝座上拉下：

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

（但 5:19-21）

但以理所言的重点清晰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曾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耶和华使他降卑。伯沙撒的功绩远不及尼布甲尼撒，本应从这一经历中汲取教训，同样谦卑自省。然而，尽管伯沙撒知晓尼布甲尼撒的遭遇，仍狂妄对抗耶和华，亵渎地从耶路撒冷圣殿取用器皿行偶像崇拜之恶，颂扬毫无能力的偶像，却轻忽赐予他生命气息的独一真神。但以理如此指控他，并阐明上帝以此方式警告他的缘由：

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或作“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但以理书 5:22-24）

称量显亏欠

但以理随即宣读并解释神谕：“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这些字的意思如下：弥尼：神已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亏欠。毗勒斯：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但 5:25-28）。若按字面直读，“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实为递减的重量单位序列——从弥拿（“弥尼”）到舍客勒（亚兰语“提客勒”：1/60 弥拿）再到半舍客勒（“毗勒斯”）⁶。但若作动词解读（对亚兰字母进行不同元音标注），这组词便转化为动作序列：“数算、数算、称量、分裂”。正如但以理所阐释的，因伯沙撒王被称在天平显出亏欠，耶和华已数算他国度的年日使其终结。故此，他的国土将被分裂，归于玛代与波斯（“毗勒斯”作为“乌法珥新”的单数形式，其发音与波斯一词谐音）。

伯沙撒王是否相信但以理对墙上的字的解释？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他确实兑现了承诺的赏赐，因为但以理“身穿紫袍，颈戴金链，又被宣告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书 5:29）。然而这赏赐终究徒然——就在当夜，玛代人和波斯人攻入巴比伦；“伯沙撒王被杀，六十二岁的玛代人大利乌夺取了王国”（但以理书 5:30-31）。伯沙撒的宴席由此成为愚昧的终极写照：他在坟墓边缘狂欢，在毁灭前夕庆贺，却始终浑然不觉。随着伯沙撒之死，巴比伦帝国轰然崩塌，泥足本质暴露无遗。但以理书第二章异象预言的世局衰变序列——从金到银，从铜到脆弱的铁泥混合双脚——在巴比伦帝国的历史中找到了预演。正如神谕中递减的砝码序列，这个曾不可一世的王国变得虚浮，最终被神的审判之风席卷。或者，借用其他圣经回响，新巴别塔就此迎来了它的末日。

6.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110-11.

这是上帝的审判，伴随着难以理解的言语诅咒和神圣强加的分裂，正如创世记 11 章中最初的巴别塔。⁷

贝尔沙撒的现代对应者

这段古老的叙事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截然不同历史时空的人有何启示？首先，伯沙撒盛宴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被世俗的权力与财富所震慑。上帝已将其置于天平称量，显明其亏欠；祂终将终结这一切。上帝倾覆真正强权者的能力，正是但以理书第 4 章的核心主题。既然上帝能如此屈尊降卑强者，祂更能轻易击垮伯沙撒这般虚张声势之徒！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仅倾向于追捧那些确有成就者，甚至崇拜那些徒有其表之人。我们太容易被一切闪耀之物迷惑，无论其是否真金。要验证这一点，只需看看本地超市杂志封面的名人——其中或许有些实至名归者，但绝大多数人并无值得夸耀的实质贡献。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神化外貌出众者、坐拥巨富者，甚至那些仅因出名而出名之人。伯沙撒的盛宴每天都在我们眼前上演，周遭许多人正为一张舞会请柬抵押未来。

我们所崇拜的远不止富豪名流。我们的嫉妒之心在更世俗的层面同样蠢动。我们不仅觊觎千万富翁的资产与生活方式，也眼红邻居居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邻居的豪车、俊美容貌、事业有成，还是其乖巧听话的子女。反之，若我们自己取得些微小成就，便会夸耀那些微不足道的资产与生活品质，或许为精致的住宅、业界显赫声名或苗条身材而沾沾自喜。事实上，我们都是妄自尊大的伯沙撒王，被微不足道的成就冲昏头脑——即便这些成就在世俗标准下都无足轻重，更遑论天国尺度。上帝对我们虚妄骄傲的审判是严厉

7. M. Hilton, "Babel Revisited—Daniel Chapter 5,"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66 (1995): 99–112.

的：行为与成就已被放在天平上称量，显出亏欠。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时，并无任何可夸耀之处。

伯沙撒对现实视而不见的能力在每个时代都引起当代共鸣。正如伯沙撒在米底和波斯敌军兵临城下时仍纵情宴乐，叛逆的人类也如此积极压制从四面八方冲击他们感官的关于上帝的真理（罗马书 1:18）。我们周围许多人吃喝忙碌，积极追求罪恶的生活方式，同时刻意忽视上帝在圣经、良知和世界中对自我的启示。如同伯沙撒用圣殿器皿赞美假神，我们也夺取属于上帝之物，用来满足私欲和偶像崇拜。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命运既理所应当，也无可避免。

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神明的审判

然而，被放在天平上称量而显为不足的并非仅是伯沙撒；他的众神也同样未能通过考验。伯沙撒赞颂他那用木、石、金银铸造的神明，将荣耀尊贵归于它们，但这些神明却无法阻止主的使者扰乱他宴席的安宁，也不能保护他免受玛代人和波斯人的侵害。对巴比伦人而言，当他们击败犹大并摧毁圣殿时，或许以为这也意味着战胜了以色列的神。但随着但以理书故事的展开，真相逐渐明朗：以色列的神能切实捍卫祂圣器的尊严与忠仆的性命，而巴比伦的众神却无能为力。主能从烈火的窑中拯救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但彼勒与马杜克却无力使伯沙撒免于波斯人的刀剑。尼布甲尼撒所拥有的征服杀戮之权，皆由至高神——而非他的偶像——所赐（但 5:19）。尼布甲尼撒王通过自身深刻的降卑经历，最终领悟这一真理并向以色列的神屈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沙撒尚未得此领悟便命丧黄泉——他在降卑中走向毁灭，而非在降卑后得蒙复兴。

你可曾领悟，这世间的偶像皆是虚空无力？声名与财富许以厚报，却如善变的主宰。财富看似握有安逸生活的钥匙，但得之者却发现生活比以往更纷繁复杂。美貌转瞬即逝，权力亦具欺骗性——无一能带来生命真正的满足与意义。在西方，我们常受诱惑将自由与民主奉若神明，仿佛这些美德本身就有改造世界的力量。然而归根结底，这些事物与伯沙撒的金银铜石偶像并无二致。当它们来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神之手时，皆是莫大恩赐；但若我们将这些受造之物奉为神明而忘却造物主，便与伯沙撒同样愚昧盲目，也必面临与他相同的审判。

主是你们本当真正敬畏的那一位。他掌握着你们的生命，如同他曾执掌伯沙撒的性命。他能顷刻间使你们陷于贫困，或因疾病灾祸，或如熄灭烛火般取走你们的生命。我们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亦是如此：是主赋予我们国家现今的力量与影响力，若他定意，也能在转瞬间使我们降卑衰微。唯有他忠心的仆人才能真正存留，他的国度是永不终结的。

上帝无尽的怜悯

作为基督徒，我们或许口称相信这些真理，但实际生活中却常表现得仿佛它们不成立。为何面对远不如伯沙撒所遇的威胁时，我们就全然崩溃？工作稍受威胁或车辆无法启动便忧心如焚；健康恶化或珍视的关系终结就感到天塌地陷；遭遇侮辱伤害自尊时便怒不可遏——这些反应如同伯沙撒的宴席暴露其骄傲与偶像崇拜般，清晰映照出我们的内心。我们都是现实版的伯沙撒。那些过度强烈的负面情绪，正表明我们将工作、

我们的健康、人际关系、舒适生活、地位与成就——都被我们赋予神圣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口口声声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将神赐予的一切——身体、才能、配偶、子女、影响力与领导地位，以及各类成就——都用来供奉空洞的偶像。若用神的天平衡量，我们都显为亏欠，与伯沙撒同罪；我们至多是“半舍客勒”信徒，理当在神的震怒中被吹散。

我们理当惊叹神竟持续向我们施怜悯。但以理书第4章与第5章共同彰显了神在救恩中绝对的至高主权。祂向尼布甲尼撒王施怜悯，尽管他曾迫害神的子民。神使他降卑，直至他真正认清神权能统管他的事实而屈膝敬拜。但伯沙撒却未得此恩——他的降卑未引向悔改，只通向死亡。

同样，上帝也必使一切骄傲者降卑。有些人会以救赎性的方式被降卑，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自己真正需要上帝，并引导他们屈膝敬拜祂。另一些人则仅仅被降卑至死亡，在最终的恐怖时刻显明他们的一生不过是一场空洞的骗局，如今注定要走向毁灭并与上帝永远隔绝。我们不能妄自揣测上帝的怜悯。当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马书9:15-18），这是一个严肃而庄严的真理。上帝按祂的主权，在祂看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赐下祂的恩典。

或许你从未在上帝面前降卑，也未曾跪倒在祂的宝座前。像伯沙撒王一样，你可能从亲友那里听过关于上帝大能的故事，却从未真正放在心上。由于你尚未亲身经历那种大能，你很容易轻视它。若是如此，今天就是你该从伯沙撒身上学习自己所处危险境地的日子。主可能就在今夜取走你的性命，如同祂对伯沙撒所做的那样：届时你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能为你带来什么？你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在坟墓边缘宴乐。只要你顽固地拒绝向基督敞开心扉，就你最终的命运而言，墙上的字迹已然显现。

但你为何选择死亡？若能像伯沙撒本应从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中学到教训那样，在为时已晚前谦卑下来，岂不更好。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 4:6）。此刻来到神面前的人，若承认自己无可奉献，只为所需之怜悯与恩典向祂呼求，就必寻见——正如那些此生仍不谦卑者终将走向永恒的灭亡一样确凿。

上帝的怜悯之深

对于我们这些蒙神恩典开眼、看见自身虚空的人，这故事当再次提醒我们祂怜悯之深。为何我竟被选为祂恩典的领受者，而祂却越过那些才华成就远胜于我、德行生活比我高尚得多的人？我是谁，竟能受邀赴祂的筵席，而他人未被召唤？我本无任何配得如此伟大产业的特质。唯一的解释是神至高无上的怜悯——祂拣选了顽固骄傲、自我中心的我，又开我眼目，使我看见没有基督时沉沦的深渊。主向我显明的爱，其高阔深长何其难测！

与伯沙撒那被称在天平里显出虚无、注定要被敌人瓜分的国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国度。讽刺的是，耶稣丝毫不具备这世界所狂热追捧的外在浮华。他几乎一无所有，追随者也寥寥无几。他没有令人倾慕的外表或威仪，以卑微木匠而非强大帝王的身分降临世间。耶稣虽曾以水变美酒（约翰福音 2 章）为婚宴增色，却从未有能力为上千密友举办群星云集的盛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

然而当耶稣的生命被放在上帝的天平上时，它被验明为完全且完美，不仅能满足上帝圣洁的要求，更能为一切藉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成就救赎。他为我们预备的盛大筵席将在末日降临；那日，取代伯沙撒众贵胄的，将是基督千千万万的

圣徒们环绕在他身边——所有那些用羔羊之血洗净衣袍的人。在那宴席上，骄傲与功绩的夸耀都无立足之地：相反，每个在场者都将由衷承认自己是因神的恩典得救、因神的怜悯洁净。那日，宴席不会被不体面地打断：神的统治将永远坚立。他的国度不会被分割交给敌人：相反，它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子民组成。

那么你的目光定睛何处？你的心是否向往伯沙撒的筵席，这世界所提供的宴会：当放在永恒的天平上衡量时，不过是虚华空洞的闹剧？你是否将神赐的才能当作向心中偶像的祭品？你是否指望靠自己的良善能在神面前昂首而立？那样的宴席没有未来。相反，你我都需要向前向上仰望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赴的真正宴席，唯有凭恩典、穿着神所赐礼服的人才能进入（太 22:11-13）。这宴席将远超我们短暂受苦的补偿。神一句简单的‘做得好！’比伯沙撒所有的黄金尊荣更有分量。那些用神的天平衡量生命、以永恒视角看待事物的人，永远会因自己这样的罪人竟受邀同席而敬畏不已。正如圣诗作者以撒·华兹所言：

基督临在的居所何其甜美可畏，永恒之爱在此展现她最珍贵的宝藏。

当我们全心全声同来仰慕这盛宴，

人人皆以感恩之舌呼喊：“主啊，为何我竟成座上客？”

“为何独让我得闻祢声，趁空席犹在时进入，

当千万人甘愿选择悲惨，宁饿毙也不愿赴宴？”

正是那设宴的相同之爱，温柔牵引我们前来；

否则我们仍拒绝品尝，并在罪中灭亡。

7

在天使的巢穴中

但以理书 6:1–

28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 6:19-22）

在

电影《阴谋理论》中，梅尔·吉布森饰演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坚信世界充满荒诞的阴谋论，而自己是政府精心策划的针对目标。

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印证了那句老话：“即使你患有妄想症，也不代表他们真的没有在追捕你。”然而这部电影也揭示了偏执型精神障碍的真实病理——患者未必出现幻觉或幻听，他们对事件的感知可能完全正常，病症根源在于对事件动机的错误解读。

这些特定事件正在发生。他们看到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便断定这是政府秘密监视他们行动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在餐厅里看到一个男人朝他们这边看，就认为那人正计划谋杀他们。直升机和那个男人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的意义被误解了：偏执者错误地认为人们正在密谋伤害他，认为每一丛灌木后都潜藏着危险。结果，他的生活被削弱性的恐惧和忧虑所折磨。

然而，但以理的心态却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偏执的反面。在一个确实有人密谋反对他、四面楚歌的世界里，他却展现出一种真正非凡的平静。这并非因为他未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他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世界，一个充满狮子的世界，而这些狮子并非都被关在坑里。但同时，但以理也正确理解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最重要的是，谁在掌控一切。他知道他的上帝甚至主宰着这世上最令人恐惧的危险。因此，他能在试炼和苦难中体验到深沉的平安，就像生活相对顺遂时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像但以理那样的平安，并相信在逆境和失望中一切终将归于美好，那么我们需要学习上帝话语这一章给我们的功课。

作为一个朝圣者生活

本章首要观察点是但以理已学会如何以朝圣者身份生活。自他在巴比伦的职业生涯伊始，但以理便身处其文化之中却不属于其文化。一方面，他并未尽可能远离巴比伦文化以避免沾染其污秽；相反，他忠诚地为帝国效力近七十年。他非但未以年迈为由隐退，反而继续效力于新政权。伯沙撒王已被大流士取代，巴比伦帝国亦被玛代波斯帝国更替，但以理却始终坚守岗位：

大流士随心所欲，立一百二十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 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 6:1-5）

事实上，但以理对帝国的贡献如此卓越，以致他不断获得晋升。当大流士王决定通过设立三位总长来分散新王国的权力，管辖一百二十位总督（即行省统治者）时，但以理位列三总长之一（但 6:1-2）。伯沙撒王曾许诺立但以理为巴比伦第三统治者（5:29），而如今他成为王国三位实际统治者之一，颇具讽刺意味。¹ 实际上，尽管伯沙撒已死，但以理仍获得了他的奖赏。但以理在此职位上表现如此出色，以致大流士王计划擢升他统管全国（6:3）。

尽管但以理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中恪尽职守，他却未被这些帝国的价值观所同化。在古代世界，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正如当今许多现代社会一样；对但以理而言，若要从帝国掠夺他及同胞的财物中分一杯羹，并为此行径寻找借口，本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但以理的一生全然与腐败和渎职绝缘，以致他的敌人即便竭力搜寻，也找不到任何可指控他的把柄。

我们对自己体制中的审查和挖底行为并不陌生——每当有人被提名担任要职时，这类情况就会发生。往往，一些精心隐藏的丑闻会浮出水面，导致该人失去候选资格。事实上，我们中有多少人的生活经得起如此严苛的审查？倘若被审查的对象是我们自己，

1. Danna Nolan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Plotting Politics in the Book of Daniel* (Nashville: bingdon, 1991), 107.

即使用显微镜细查，那些私家侦探是否也会空手而归，并说：‘抱歉。您不如停止挖掘此人的污点。他的生活完全无可指摘’？然而，这正是但以理的敌人对他的评价。他们意识到，除非涉及他上帝的律法，否则他们永远找不到他的错处。这是来自但以理及其上帝之敌的何等惊人的见证！他活出了耶稣的话：“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6）。

然而但以理的良善并未为他赢得各方友谊。相反，他对上帝和人类职责的忠诚使他树敌众多。有些人试图扳倒他，或许既因嫉妒他的成功，也因他的清廉正直限制了他们利用体制谋取私利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一贯的规律吗？自该隐杀害亚伯以来，上帝子民与周遭之人就存在敌意，这种敌意有时会以暴力形式爆发。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必须为此现实做好准备。保罗预先警告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必将遭受迫害（帖撒罗尼迦前书 3:4），并告诉提摩太：“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 3:12）。我们当视迫害为生活的常态。

世界各地的信徒都从亲身经历中明白这一点，然而在繁荣且号称宽容的西方，我们却逐渐期望作为基督徒的生活能一帆风顺、功成名就——至少只要我们忠实地跟随主。我们以为“神爱你并对你的人生有美好计划”这句口号意味着神会保护我们远离一切不愉快。然而，这是个错误的信念。迫害会以各种形式、从各个方向临到我们，这本该是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里习以为常的生命印记。它可能表现为校园里的嘲弄与孤立，职场中的冲突与麻烦，或是单纯被视作怪诞异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该预期自己会为基督的缘故遭受辱骂。

朝圣者铭记这些事。朝圣者深知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园，因此若在此地遭遇冷遇也不该惊讶（彼得前书 2:11）。当但以理的敌人在王面前控告他时，他们称他为“被掳的但以理”

在天使的巢穴中

来自犹大”（但 6:13）。他们以此作为侮辱，暗示尽管在巴比伦生活多年，他本质上仍是异乡人，因此不可信任。他最深的忠诚属于别处。事实上，这是他们能给予的最高赞誉。这么多年过去，即便但以理忠心地服侍帝国，巴比伦并非他的家园。他在那里不过是一名朝圣者。他的公民权属于别处（参腓 3:20）。

坚持祷告

本章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二点是，但以理学会了如何坚持祷告。但以理的敌人知道，要控告他，就必须制造他的上帝律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他们明白，若但以理必须在顺服上帝与顺服波斯政权之间选择，他对上帝的忠诚将居首位。这再次对我们构成挑战与定罪。但以理的敌人完全确信，他宁死也不违背上帝。他们知道他宁愿进入狮子坑，也不放弃每日祷告的习惯。我们的朋友熟人——更不用说敌人——能否以同样的信心这样评价我们？我们对持续祷告的委身是否如此明显，让每个遇见的人都看得出来？鉴于但以理对祷告的执着，总督与省长们合谋向大流士王提出新法律的建议。²

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或作“求王下旨要立一条云云”），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决不更改；照玛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 6:6-9）

2. 值得注意的是，“密谋”（*rgs*）一词与诗篇 2:1 中描述地上君王聚集对抗耶和华及其受膏者时所用的动词同根。

但以理的仇敌建议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未来三十日内，除国王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向神明或凡人祈求，违者将被投入狮子坑（但 6:7）。这项新法令的意图尚不完全明确。显然，大流士并非宣称自己在这一个月内有神性，也没有迹象表明这是试行政策，若受欢迎便会延续。最可能的解释是，大流士将此法令视为政治而非宗教诏书，旨在通过自诩为民众与诸神间唯一中保、一切福祉的赐予者来统一王国³。该诏令的功能与尼布甲尼撒的巨型金像如出一辙。大流士无疑因众官员一致支持新法令而沾沾自喜——以至于未察觉但以理不在其列。无论国王动机如何，他迅速签署了这项不可更改的玛代波斯律法（6:8-9）。

面对这道谕旨，但以理本有多种回应方式。换作你我，或许会冲到王前抗议新法不公，或回家向友人哭诉委屈。然而但以理听闻新律法后，依然如常行事——他每日三次登上楼阁祷告的习惯从未改变：跪地、面朝耶路撒冷、感恩、祈求、向神恳切呼求（但以理书 6:10）。圣经并未明文规定必须如此寻求神，但这已成为他的生命习惯。令人惊叹的并非危机迫使他跪下，而是连危机都未能打断他恒常的祷告节奏。他未曾躲进密室祈祷以求隐蔽——当祷告成为风尚时，暗中祷告或许是美德；但当祷告遭禁时，私下祷告便成了怯懦之举。⁴这等于是假装我们

3. See John Walton, “The Decree of Darius the Mede in Daniel 6,” JETS 31 (1988): 280.

4.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131.

遵守一项试图将上帝从我们生活中抹去的法令，这是但以理所不愿做的事。

但以理也没有立刻向上帝呼求从这不公正的敕令中得救。相反，他如常以感恩开始。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当他面临迫近的死亡，明知敌人必会看见他并利用他的祷告来对付他时，但以理却跪着感谢上帝。他的信心何等奇妙！这里有一个检验你祷告生活深度的好方法：你在祷告中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抱怨生活境遇、祈求改变，又有多少是用于感恩上帝那丰盛无比的良善？我们越清楚地认识上帝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行的伟大之事，我们的心就越会持续地被感动去赞美和感谢他，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更重要的是，以感恩开始能调校我们的心，使我们記念上帝过去对我们的信实，这将使我们更能信靠他的智慧和能力来回应我们对未来的祈求。

寻求神的恩典

但以理每日三次跪地祷告时，始终如一地祈求与恳求的是什么？正如我们将在但以理书第 9 章看到的，他日常祷告的核心是恳求上帝对他的土地和圣殿施以怜悯——那时它们已沦为荒凉之地。这也解释了为何但以理总是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这并非他个人迷信的仪式，而是有意识地践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圣殿献殿时的祷告预言。在那个重要时刻，所罗门预见到数百年后，上帝的子民会因严重悖逆主而被逐出应许之地。他在祷告中祈求：当这悲剧发生、他们在敌国转回归向主，并面向圣殿祷告时，主会垂听并使他们在那地蒙恩（列王纪上 8:46-50）。但以理正是依循这一祈求，每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为同胞和自己向至高君王上帝求怜悯。他寻求

耶和华的子民得以归回故土，毫无疑问，但以理此刻也在为自己身处困境而祈求神的怜悯。他信靠神的话语，并将信心寄托于神的应许之中。

从后续发展来看，但以理起初可能以为自己的祷告未蒙应允。密谋者们前来时，正撞见他在向神祈祷恳求（但 6:11）。由于但以理每日公开祷告三次，这些人要抓现行本不需费太大力气。然而神本可以像后来封住狮子的口那样轻易遮蔽他们的眼目，使但以理不受干扰地祷告。难道神不能用这种方式让但以理免遭这场磨难吗？祂当然可以，但神的目的并非让但以理免于试炼，而是要藉着试炼拯救他。正如先前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经历一样，唯有让但以理亲身进入狮子坑，他和周围之人才能领悟到某些至关重要的属灵功课。

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重要一点。上帝并不承诺给予我们安逸。祂不承诺我们的人生道路会一帆风顺。祂是致力于使我们成圣，并通过我们彰显祂自己的荣耀；而这份承诺往往意味着，祂会让我们的瓦器承受足以粉碎我们的压力——若非祂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主会带你进入风暴中心，只为证明祂是风暴的主宰，且能让你的脆弱器皿安然漂渡彼岸。祂对你生命的奇妙计划，正是通过试炼与苦难使你成圣（彼得前书 1:6-7）。

米底和波斯的法律

当密谋者觐见大流士王时，他们并未立即指控但以理，而是先要求国王重申法令的不可更改性，以此断绝国王规避法令的后路。直到国王确认这确实是玛代人和波斯人不可更改的法律后，他们才揭发这道法令将但以理定罪的事实：

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

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玛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但 6:12-13）

这消息令王忧心如焚，他痛惜即将失去一位忠诚正直的臣仆，便竭力寻找方法想救但以理脱离律法规定的厄运。但当那些谋士在日落时分前来提醒王，玛代人和波斯人的律例不可更改时，王只得妥协，下令将但以理投入狮子坑：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玛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但 6:15）。

当然，严格来说，大流士王并非别无选择。无论是在此处还是在以斯帖记中（那里也提到“玛代和波斯人不可更改的律法”），最终都通过颁布相反的法令使原法令失效。理论上，大流士本可以在此刻发布相反法令，承认自己最初颁布的诏书有误。然而，在早前重申法令效力后，这样的反向诏书将导致大流士颜面尽失，并会让人对他未来所有法令的效力产生质疑。正因如此，他最终选择牺牲但以理，也不愿损害自己话语作为不可更改之律法的权威地位。

于是，大流士王将但以理投入狮子坑中，任其自生自灭。为确保无人能援助但以理，坑口被巨石封住，并加盖了国王与大臣们的印戒。从人的角度看，但以理孤立无援地面对命运。然而大流士临别时的话却暗示了更高力量的庇护：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但以理书 6:16）。

但以理的保护

这引导我们进入本章需要观察的第三点——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蒙保守：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罚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上帝。（但 6:17-23）

这个故事以强烈的讽刺对比了但以理与大利乌王那夜的境遇。大利乌王回到宫中，整夜焦虑难眠，无心享用平素的美食与娱乐。黎明时分，他急忙赶往狮坑，一路呼喊，对但以理忧心忡忡。而但以理回应王悲切呼喊时，却显得异常平静安详，仿佛昨夜是卧于自家床榻而非狮群之中：“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 6:21-22）显然，与所有预期相反，但以理在那恶臭的坑中竟比居于华美王宫的大利乌度过更为安适的一夜。我们几乎能想象这位先知倚靠着温暖毛茸的狮子，整夜与天使畅谈天国之事，直到被大利乌的呼喊打断。这可怕的栖身之所原来并非狮窟而是天使之居——天使封住狮口，守护了神的仆人。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大流士王拥有古代世界所能提供的一切享乐，却无法享受其中任何一样；而但以理在试炼中除神的同在外一无所有，却安享了一夜宁静。这向我们表明：真正的平安并非来自我们积累的财富，而是源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与恩惠。对但以理而言，本应充满恐惧与死亡的狮子坑试炼，反而成了与天使相遇的强化经历。神与他同在，安然护佑他度过这场考验。

但这并非意味着天使拔去了狮子的利齿，将它们变成温顺的家猫。但以理获释后，“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但 6:24），根据古代近东的普遍原则，任何对他人提出虚假指控的人应该受到与他们试图加诸受害者身上相同命运的惩罚。（参申 19:16-21）。这些谋害者在坑中的遭遇与但以理截然相反：“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抓住”原文作“胜了”）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但 6:24）。

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差异？为何但以理被狮子饶恕，而谋害者反遭吞噬？但以理向大流士王解释道，狮子无法伤害他，因他在上帝眼中被视为清白，从未行过任何损害王权之事：“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 6:22）。真正掌权的是天上的法庭——至高上帝握有生死实权，而非任何世俗君王。但以理此言正是活出其名之意（“我的上帝是审判者”）。他在狮子坑中的经历印证了这一基本真理：上帝宣判他“无罪”，故他毫发无损地脱险。上帝确实应允了他先前的祈祷，彰显了怜悯。同样，谋害者的结局表明他们不仅被世俗君王定罪，更被上帝审判为有罪，这死亡判决的公正性由此得证。当我们对比但以理从狮子坑中向王的陈词与国王后来的诏令时，这种反差讽刺性地

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以理以传统礼节开场：“愿王万岁……”然而大流士本人不得不承认，真正永生的乃是天上的神，而非地上的君王：

那时，大流士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 6:25-27）

因着但以理的获救，大流士王颁布了废除原诏令的相反谕旨。新诏令中，他命令民众敬畏但以理的那位施行拯救的永生上帝（但 6:26-27）。当然，无人能靠法令强制人敬拜神，正如无人能靠法令消灭信仰，但这诏令仍是神工作的具体见证，使大流士确信神的存在与权能。耶和华再次使最强盛帝国的统治者承认祂的伟大与能力，以及祂的国度确实存到永远的事实。

在流亡中繁荣

切勿忽略本章结尾处的关键注记：“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但 6:28）。⁵ 这为但以理的生平故事画上句点，并揭示

5.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rius and Cyrus has been much debated. It is clear that Cyrus was already king of Persia at the time when Babylonia fell to the Persians, and to date no reference to “Darius” has been found in the surviving contemporary documents. However,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while substantial, is arguably incomplete. Until fairly recently, there was no cuneiform evidence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Belshazzar either. Some evangelical commentators suggest that Darius was a Babylonian throne name adopted by Cyrus himself, so that this sentence should be understood “during the reign of Darius the Mede, that is, the reign of Cyrus the Persian” (see D. J. Wisema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London: Tyndale, 1965, 12–16). Others argue that Darius was actually Cyrus’ s general, elsewhere named Gubaru or Ugbaru and credited in the Nabonidus Chronicle with the capture of Babylon (see W. H. Shea, “An Unrecognized Vassal King in the Early Achaemenid Period,”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9 [1971]: 51–67, 99–128; 10 [1972]: 88–117).

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经历被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这提醒我们，他的一生都流亡在外，如同身处隐喻的狮子坑。但正如第 6 章结尾所强调的，上帝始终保全他的性命不受伤害，使他在历代君王统治下兴盛，直到居鲁士王时期——那时他为耶路撒冷的祷告终于开始应验。居鲁士是上帝选定的工具，颁布诏书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参代下 36:22-23；赛 45:1-4），从而终结了流亡生涯。

据我们所知，但以理始终未能回到挚爱的犹太故土。他的奖赏需留待天上耶路撒冷实现。通过但以理与三友的经历，上帝彰显了祂在仇敌环伺中守护子民的能力。流亡生活从来不易，也永远替代不了故乡。然而因着上帝的信实，祂的子民得以作为寄居者存活，在服务所处尘世帝国的同时，仍仰望那座将要来临的城（来 13:14）。

但以理书第 6 章同样如此向我们发声，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寄居的客旅。我们应当从但以理的经历中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危机四伏。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园，也永不会成为归宿。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清：若非主许可，世人的敌意终究无法伤害我们。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审判者——祂对我们的判决才具有终极意义。因此，即便面临最严峻的试炼与苦难，甚至当为信仰遭受迫害时，我们仍能拥有令世人震惊的平安，因为主连逼迫者都握在手中，并宣告：“到此为止，不得越过。”

狮子的巢穴和鳄鱼之道

但但以理书第 6 章真的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迫害与苦难的现实视角吗？难道不是每一个被神从狮子坑中拯救的但以理背后，都有数百名未被神拯救的无名殉道者吗？几个世纪以来，神的忠信子民难道不曾遭受可怕的苦难——或被狮子撕裂，或在火中焚身吗？今日世界各地不仍有信徒在承受骇人折磨吗？在这些情况下，

上帝在哪里？这些信徒对神的忠诚度或在他眼中的重要性是否不如但以理？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看到但以理书第 6 章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关于神如何对待受苦信徒的榜样，或是教导我们应当像但以理那样在试炼中坚定站立。相反，但以理第 6 章是历史中对末后审判日所有信徒将得之判决的预表。但以理经受狮子坑的考验，安然脱险，是因为神审判他并宣告他无罪；因此，作为神审判执行者的狮子没有伤害他。然而，那些密谋陷害但以理的不信者被判定有罪，并遭神的审判碾压。他们及其家族被判死刑，这预表了那最终的盟约审判，如同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创 19）、可拉、大坍和亚比兰家族被活活吞没（民 16），以及某些迦南城邦居民的灭绝（如书 6）。在末日，所有在亚当里的人将被宣告有罪，与他们同遭毁灭的命运；而在基督里的所有人都将被判无罪，并共享基督的荣耀与高升。

这也向我们指明了耶稣如何应验但以理书第 6 章的记载。与但以理相似，耶稣被敌人诬告，带到统治者本丢·彼拉多面前；彼拉多试图救他脱离厄运却未成功，最终将他交予暴力致死。如同但以理，耶稣被判处死刑，身体被放入密封的坑中，使人无法通过干预改变其处境。然而，耶稣的试炼比但以理更为深重：他不仅面临死亡的威胁，更亲身坠入死亡深渊。尽管耶稣无罪，却承受了罪人当得的刑罚。没有天使在他所处的坑中以神的同在安慰他；相反，他被遗弃在漆黑的孤独中，全然被神离弃，承受了我们这些罪人本该承受的命运。他的身体在死亡冰冷的掌控中安葬三日，天使才最终前来滚开他的墓石。

然而耶稣的经历本身就是最终审判的预表，是天庭法庭提前宣告的判决。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非他自己的罪，因此死亡对他这个真正无辜的人没有终极权势。耶稣并未长久停留在

坟墓的束缚中：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正是因为天上的法庭判定他无罪。

更重要的是，当耶稣在第一个复活节黎明从坟墓中活着出来时，他不仅带着神对自己的无罪宣判，也带着对所有因信与他联合之人的无罪宣告。但以理从狮子坑中出来时，他是独自一人。没有其他人因神的拯救而得救。但当耶稣从坟墓中出来时，他是作为一群因他的死亡而从深渊中被救赎之人的首领而出现。凡信耶稣的人，都将从天庭得到与他相同的判决，因为他的义被算为他们的义。因基督为他百姓所做的工作，神圣的法官宣告：“无罪！你可以自由离去！”如今，我们也能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在神面前蒙恩。

耶稣通过他的死与复活所救赎的百姓，并非都是像但以理那样的超级信徒。我们多数人只是平凡的罪人，是那些不断屈服于帝国不义要求的软弱者。从世俗的眼光看，教会由这群缺陷斑斑的乌合之众组成，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基督受苦换来的竟是这样的奖赏吗？然而耶稣却毫不犹豫地称我们为美丽！即便罪孽深重之人，在完美圣洁的上帝眼中也可被视为美好，因为他看见的是过程的终点，是那毫无瑕疵皱纹、他将亲自迎娶的荣耀教会。我的救恩不在于能否“敢作但以理”，而全然在于基督替我完成的完美顺服。在这充满试炼与患难的世界里，这正是我平安与慰藉的根基。在将来的世界里，这将是全部的荣耀：基督赐予我的义袍。

8

人子得胜

但以理书 7:1–

28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但 7:13-14）



世界末日是当下极为热门的话题。作为文化风向标的好莱坞电影，便是明证。近年来，我们见证了

在这些影片中，地球生命的未来受到外星生物、小行星、洪水、严寒、致命病毒、杀戮机器、变异生物以及核毁灭（仅举几例）的威胁。这种兴趣或许源于恐怖袭击威胁带来的存在主义焦虑，或对人类使地球变得不宜居住能力日益增长的认知，亦或是某些截然不同的根源。无论源自何处，不可否认的是，如今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关注度较之以往有所提升。

这一现象表明，此刻正是研究《圣经》中末世预言篇章的良机，因为它们同样关注世界的终结。若人们渴望知晓世界将以何种方式终结——是轰然崩塌还是悄然消逝——还有比转向那位统管万有的上帝之言更佳的选择吗？祂主宰着全部历史。因此，但以理书 7-12 章所载的这类末世文学，对我们每个人都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然而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圣经》中的末世预言篇章——如但以理书末章和启示录——如同被封严的卷册：他们因担忧无法理解其中内容而怯于涉足。更糟的是，某些传道人解读这些经文时，用耸人听闻的言辞宣称当前欧洲或中东国家的格局完全符合他们构建的末日图景。这种混杂了二分但以理、三分启示录再加少许以西结的拼凑式解读，颇似但以理书第七章描述的合成怪兽：既像狮子又像熊还似人，却又不全然是其中任何一种。这些复杂的末日场景理论往往将经文中的异质元素强行糅合，却忽略了最终结论无法与任何单一经文的直白解读相调和的事实。这不禁让人思索：“是否存在另一种理解这些经文的方式？一种通过理性而明智的诠释，为历代各地信徒揭示这些经文真义的方式？”

若我们理解这些经文的核心目的，将注意力集中于清晰直白的内容而非晦涩难解之处，便能从圣经的启示录篇章中获得祝福与激励。更重要的是，持守不同末世论观点的基督徒都能在这些核心真理上达成共识——无论主早归或迟来，这些真理都将滋养所有信徒。

理解末日

首先，关于方法的一点说明。要理解任何类型的文字，我们都需要理解其目的。我们常常凭直觉做出这样的判断。本能地，我们知道一句以“星辰将坠落”开头的句子

‘从天而降，太阳将停止照耀，月亮将滴血’不会以‘该国其余地区局部多云，有零星阵雨’作为结尾。¹原因在于我们立刻察觉到两种表述体裁的不匹配：一种是启示录式的，而另一种则是更常规的天气预报。

这意味着要理解这些章节，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启示文学，以及它试图对我们做什么、为我们做什么。简而言之，圣经启示录可以如下定义：

圣经启示录是对当前这个充满冲突时代的终结及其被最终和平时代所取代的揭示。它提前向我们展示了现世诸国的终结，以及它们被我们的上帝及其基督的国度所取代。这一启示通过复杂而神秘的意象展开，旨在安慰并劝勉信徒。²

因此，启示文学向被世界边缘化的人们宣告了一种希望神学：它提醒我们，上帝此刻正坐在宝座上，祂终将得胜。在此期间，无论当下要付出多少痛苦的代价，顺服上帝是唯一的道路。尽管当下世界秩序的鼓吹者宣称我们的抵抗徒劳无功，但启示文学作者拒绝被同化入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他已看见天开了，并知晓故事的结局。于是，套用温斯顿·丘吉尔伟大演讲中的话——他将在海滩上战斗；他将在街道上战斗；他将在树篱间、陆地上和海洋中战斗。他不期待别的，只有鲜血、汗水和泪水，但他永不投降。相反，他以不可动摇的盼望期待最终的平反昭雪，那时上帝将果断行动，带来祂救赎的新而永恒的世代。

1. John Barton,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Method in Biblical Stud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4), 17.

2. The definition of apocalyptic given here is synthesized (and substantially simplified) from the following standard sources: John J. Collins, "Introduction: Towards the Morphology of a Genre," *Semeia* 14 (1979): 1-20; John 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1-32; Paul D. Hanson, *Old Testament Apocalyptic* (Nashville: Abingdon, 1987), 25-43; Adela Yarbro Collins, "Apocalyptic Them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53 (1999): 117-30.

一个怪物的幻象

本章讲述“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脑中出现异象”（但以理书 7:1）。换言之，时间线从米底亚和波斯王朝、大流士与居鲁士统治时期，回溯至巴比伦称霸世界的年代。但以理“将梦的概要记录下来”，内容如下：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踏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但以理书 7:1-7）

但以理在异象中见天上四风搅动巨海。我们当即意识到这属于象征性异象范畴，而非直白描述。圣经与古代近东文化一样，以海洋象征混沌与悖逆上帝（参诗篇 89:9；93:3-4）。³因此海被视为利维坦等怪物的天然居所——这多头巨兽源自古代神话（参诗篇 74:13-14）。更甚者，这些怪物令人恐惧不仅因体型危险（如鳄鱼或暴龙给人的威慑），更因其象征意义。

3. See the evidence adduced by John J. Collins, *Daniel, Hermeneia*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286–89.

恐龙之王雷克斯并不可怕。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它们本质邪恶，与上帝为敌，是混乱与毁灭的代理人。这类生物绝非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电影《侏罗纪公园》中 PG-13 级的恐龙那般温和；它们更像是限制级恐怖片中的吸血鬼与邪恶丧尸，令人毛骨悚然、心神不宁。

在但以理的异象中，翻腾的大海接连孕育出四头可怖的怪物，一头比一头狰狞。这些巨大、畸形、拼凑而成的怪物，远超你最可怕的噩梦所见。第一头兽形如狮子却长着鹰翼，是走兽与飞禽的不洁混合。正当但以理注视时，这兽突然蜕变：双翼被拔除，如人类般直立而起，并被赋予人的心智。第二头兽状若棕熊，却单侧耸立——可能是蓄势待发的姿态，亦可能如《钟楼怪人》中那般畸形扭曲。⁴它口中已衔着前一个受害者的肋骨，却仍被命令起身吞噬更多。第三头兽是另一混合体，半豹半鸟，生有四首。这头飞豹兼具凶猛与迅捷，无人能逃脱其追猎，四首更让它能同时环视四方，无处可藏⁵。此兽还被授予统治之权。

尽管前三种动物已足够骇人，但最狰狞可怖的造物还在后头。第四兽甚至无法用世间任何动物来形容——它可怖而骇人，力大无穷，长着巨大的铁齿，能吞噬咬碎猎物，未吞吃的便用脚踏踏。它头上有十角，而角在《圣经》中象征力量，十角便意味着力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若要想象此兽，我们需借鉴科幻作品中的怪物形象，比如 H·G·威尔斯《世界大战》里火星人建造的恐怖机器。更诡异的是，但以理注视时，十角中又冒出一个角，

4. For the former, see J. A. Montgomery, *The Book of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T Clark, 1926), 288; for the latter, see Paul Porter, *Metaphors and Monsters: A Literary-Critical Study of Daniel 7 and 8* (Lund: Gleerup, 1983), 17.

5. 在这方面，它令人联想到《以西结书》第1章中的基路伯。

拔除其他三只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 7:8）。这角长着眼睛和一张口出狂言的嘴。

至此，我们理应感到恐惧。与面对这些怪异危险的兽相比，在狮子坑中过夜反倒成了令人宽慰的前景！但以理自己也承认“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但以理书 7:15）。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但以理书 7:17），因此异象揭示我们的世界正被一系列可怖的怪物统治，它们会变本加厉，一个比一个更令人胆寒。

动物的意义

读者的诱惑在于渴望确认哪些四个尘世王国与这些兽相对应，尤其是因为第一只兽——那长着翅膀、后化为人形的狮子——似乎象征着巴比伦。它被降卑并人性化的转变让我们联想到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 4 章中经历的谦卑与（重新）人性化。与此同时，在但以理书第 2 章关于四国异象的平行记载中，第一个国度——金头——被明确指认为尼布甲尼撒（但 2:38）。从这个普遍认同的起点出发，解经家们争论这四个王国究竟是巴比伦、玛代、波斯和希腊，还是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与罗马。⁶然而这场争论永远无法达成定论，因为异象提供的数据并不足以精确对应。例如，希腊帝国确实如带翅的豹子般迅猛凶残，但波斯帝国同样如此（赛 41:3）；这两个王国都曾企图统治世界的四极（但 8:4-5）。而速度与凶残这些特质同样适用于纳粹德国，以及古往今来许多其他试图称霸世界的尚武民族。

6. 参见但以理书第 2 章脚注中的参考文献。

然而更重要的是，当天使解梦者向但以理解释 7:17-18 中梦境的含义时，他并未澄清诸王国的身份。这表明对异象的正确理解并不依赖于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试图辨识各种野兽的做法实际上将我们引离了对异象的正确诠释。这类方法假设兽的统治描述了世界在安条克四世时期（或根据所采纳观点不同，直至罗马人时期）曾经的状态。而当下，据说情况已不同且不那么兽性。⁷

将兽认定为四个过去帝国的做法，与启示文学的核心信息完全相悖。对启示文学而言，唯有新纪元的开端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在新纪元来临之前，黑暗不会显著消散。因此，更宜将兽的数量视为象征完整性，而非特定数量的世界帝国。⁸ 据此观点，但以理书第 7 章的信息是：现世的生命将始终如此，直至这个时代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超级大国仍习惯以掠食动物为象征——如俄罗斯熊、中国龙和美国鹰。⁹ 现行世界秩序中的兽或许会随时间改变形态，但其暴力与权力欲望从未停歇。尼布甲尼撒蜕变为大流士，后者又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继而演变为塞琉古王朝残酷压迫犹太人的安条克四世（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些暴虐统治者之后又出现了像

7. 确实，一些前千禧年主义的解释为第四兽在末世大灾难期间的一种复兴留下了空间。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据说会恢复对上帝国子民的敌对迫害态度。然而，在这种假设下，也有一个长时段，在此期间，世界当局对教会的态度较为温和，直到最终迫害期的到来。相比之下，启示文学的重点在于持续不断的试炼和迫害，直到君王归来。

8.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190. On the symbolic use of four to represent completeness, see *The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8), 307–8. Specific examples of such a symbolic use in prophetic and apocalyptic contexts include four horns (Zech. 1:18), four craftsmen (Zech. 1:20), four winds (Zech. 2:6), four chariots (Zech. 6:1), four spirits (Zech. 6:5), four living creatures (Rev. 4:6), four horsemen (Rev. 6), and four angels (Rev. 7).

9. I am indebted to a sermon by Geoff Thomas for this observation. See “The Dream in the First Year of Belshazzar. Daniel Chapter 7,” <<http://www.alfredplacechurch.org.uk/sermons/dan5.htm>>.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06.

尼禄和多米提安这样的暴君。几个世纪后，宗教裁判所仍延续着他们迫害的烈火。上世纪，我们见证了希特勒、斯大林和金日成等人身上兽性的进一步显现。这个时代的可怖兽性曾出现在贝尔森集中营的毒气室中，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杀戮场上，如今仍在苏丹、中国及现代世界其他角落折磨着圣徒。

兽性在世间持续存在并不令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性的恶都不过是巨龙撒但作为的映照。启示录 13 章中，我们看到从海中上来的兽，代表敌基督的迫害势力——这兽融合了但以理书中各兽的特征：狮、熊、豹与十角。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可怖的魔物总是结党攻击主及其受膏者。我们栖居的世界确有令人夜不能寐的缘由。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 6 章提醒的：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野兽的末日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本章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怪兽本身。毕竟，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带来噩梦，而是要平息我们的噩梦。但以理书第 7 章的重点在于那即将到来的神圣审判之日，届时这些怪兽终将受到制裁，而上帝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正是圣经观点与古代神话观点分道扬镳之处。圣经能够也确实在其启示性经文中运用神话意象，但这些神话元素如今已被纳入一个根本上是历史性的世界观中。在古代神话中，混沌与秩序这两种同样终极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永无止境，斗争必须永远持续。然而圣经一再宣告，唯有上帝是终极的，最终他的秩序必将得胜。¹⁰ 这正是解经天使总结时所指的——

10. See R. S. Wallace, *The Message of Daniel, The Bible Speaks Toda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79), 123–24.

本章的核心信息。当但以理“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时，“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但 7:16-18）。天使并未执着于巨兽的身份；相反，重点在于圣民最终胜利的确定性，这一胜利的果实将存到永远。

但以理继续追问天使关于第四兽和十角的身份：

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踏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但 7:19-22）

然而天使的解释并未增添多少但以理已知的信息，也未提供足够细节让我们辨识这兽：

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 7:23-27）

对第四国度的试炼与审判时期的描述相当模糊，足以合理地对应历史上多位暴君，包括安条克四世，但同时又足够笼统，使得这角的身份最终无法确定。¹¹天使之所以如此含糊，根本原因在于他关注的焦点并非那狂妄的角。天使的回答实际上超越了但以理关于角的疑问，重申了他早先关于即将来临的审判与圣徒得胜的观点。仿佛天使在说：“但以理，你未得要领。是的，那角会攻击上帝的子民，圣徒将经历艰难时期，但你要越过那角去看。这异象的核心在于：野兽压迫圣徒的时日已由上帝限定。在那之后，将呈现天上法庭的景象，野兽终将被驯服并毁灭。届时，主权、权能与尊荣都将交给至高者的圣徒——他的子民。而他的国度永无穷尽。”然而，此刻显然但以理并未理解天使的信息，因他说：“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7:28）

天庭的景象

依照天使的阐释指引，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天庭：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但 7:9-10）

在但以理异象的核心处，审判的宝座已然设立（但 7:9；参诗 122:5）。永恒之神，上帝本人，坐在中央的宝

11. 这并非断言未来不会出现完全符合此描述的终极暴君。但唯有从应验的角度回望，才能确信此人就是预言所指。

座。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賽1:18）；他的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同樣是純潔的象徵，或許也暗示着歷經滄桑的智慧。他的戰車寶座烈焰升騰，車輪迸發火光，彰顯了神聖戰士摧毀敵人的可畏威能。一道火河自寶座涌出，他周圍環繞着千千萬萬的天使侍從。在此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審判者：他擁有明辨是非的智慧、擇善而行的純潔，以及執行審判的權能。這位審判者毫不遲疑地展開工作：法庭即刻開庭，記載人類作為的案卷隨之展開。儘管那長着狂妄之角的獸仍向天庭口出狂言，至高者的使者已將其擊殺，尸身拋入烈火：“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夸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但 7:11-12）。

這一異象構成了一幅非凡的圖景，尤其當我們想起聖經在其他地方對描述上帝是多么謹慎時更顯特別。在出埃及記 34 章中，摩西在山顶遇見上帝，但他所見甚少，僅聽到上帝用其屬性自我描述（出 34:6-7）。在以賽亞書 6 章，先知看見主坐在殿中，但除了上帝的至高無上外，從以賽亞的描述中幾乎辨不出其他細節。我們聽聞飛翔的撒拉弗，但煙霧幾乎完全遮蔽了神聖寶座本身的異象。這一異象與但丁所見的〈天堂法庭〉及那位似人子者的異象形成鮮明對比——在那里，一切都被清晰感知。

為何此處會有如此詳盡的描繪？但丁正用絢麗的彩色圖像描繪真實世界——即那將要來臨的世界——以對抗當下時代對我們感官狂轰滥炸的頑固宣傳。每日我們的眼睛見證這個世界的全部榮光，耳朵聆聽其誘惑之歌謠。嘴唇品嚐其美味果實，鼻子被其甜蜜芬芳蛊惑，而手指則沉醉於它溫柔的撫觸中。反之，當生活陷入困境（正如那些為啟示錄受眾所常經歷的），我們眼中充斥着聖徒在火刑柱上燃燒的可怖畫面，耳中無法隔絕他們的尖叫。我們的嘴唇因這

世界的苦涩滋味而紧缩，燃烧血肉的恶臭钻入鼻腔，指尖因触碰其粗粝而畏缩。每次闭眼，怪物便如影随形。无论好坏善恶，这世界真实得可怕，且以咄咄逼人之势横亘眼前。

但以理如何向我们传达未来世界的更高实相？答案藏在他对现世与来世本质的生动刻画中。这个时代赐予我们的奖赏不过是虚空——如同伯沙撒王那些时日无多的金玉玩物。现世的恐怖同样无力真正伤害我们，那些令我们战栗的怪物，与但以理狮坑中的狮子一般獠牙尽失，因审判我们的乃是神。我们终将站立在他的审判台前，他册中所载的判决，将决定我们是与圣徒同掌永恒王权，还是与兽同焚永火。是非黑白如此分明。赌注虽高，但当权衡现世生命与来世生命时，忠于主显然是不二法门，无论代价几何。地上的法庭或有权判我们火刑、毒气室之死，或其他兽行般的命运，却对灵魂毫无权柄。当野兽对我们的肉身施尽暴行、我们辞别尘世时，不过是离它们而归向神。正如耶稣亲言：“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

一个即将来临的人子的异象

然而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并非审判场景中唯一的角色。与他同在的还有一位似人子者，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但以理书 7:13-14）

对但以理而言，这必定是一幅令人困惑的画面，因为这位存在者似乎将人性与神性特质集于一身。他是“一位像人子的”，即看起来只是一个凡人。在旧约其他经卷中，“人子”这一短语常用来区分凡人与上帝（如以西结书 2:1）。此处选用这个描述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但以理先前所见异象中，亘古常在者同样以拟人形态显现：他坐在宝座上，身着衣袍，白发如雪。然而正是这第二位存在者被描述为“像人子的”，暗示着他的人性不仅仅是上帝以人形显现那么简单。

但与此同时，“驾云降临”显然是神权能的象征。在旧约中，唯上帝独乘云车（见诗篇 68:4；以赛亚书 19:1）。¹²更重要的是，当这位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时，他被授予权柄、荣耀和统治权。这些属性绝非上帝赐予尼布甲尼撒等人间君王的那种权柄与统治（见但以理书 5:18），因这位人子还接受了万民、各国、各族的敬拜（见但以理书 7:14）。因此，他不可能只是天使或以色列的拟人化代表。¹³这位人子被赋予永恒不灭的国度，这统治权本属于上帝自身。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位神人合一的异象——祂既与我们共享人性，同时又赋予人性以完整无损的神性？比起但以理，我们理解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拥有预言实现后的后见之明。“人子”是耶稣承担这项看似矛盾使命的完美称号，正因这一称号本身结合了“纯粹人性”与神自身无与伦比荣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¹⁴在祂尘世的传道中，“人子”凸显的是其“人性”的一面。用尤金·彼得森的话说：“这位人子与妓女共进晚餐，中途停下与税吏共进午餐，在应当驱逐罗马军团时却花时间祝福孩童，医治无足轻重的

12. Longman, Daniel, 187.

13. The Aramaic word for “worship” (pelach) used here always has reference to deities (apart from Dan. 7:14, 27, it is also used in Dan. 3:28; 6:16 17, 20 21). See Stephen R.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4), 208.

14. Bruce Chilton, “The Son of Man—Who Was He” Bible Review 12 (1996): 34–45.

失败者，却忽视了成就斐然的法利赛人和权势显赫的撒都该人。”¹⁵ 最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血流不止；他死去并被埋葬于坟墓——这无疑是最不似神之举。然而他的威严，即便在他尘世之时被遮蔽，依然存在。他以无与伦比的权柄教导人（马太福音 7:29），赦免人的罪（路加福音 5:24），并谈及拥有一个国度（约翰福音 18:36）。神性与人性并存，因为耶稣既是人子也是人子，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对首批门徒而言，耶稣是人子的教导聚焦于耶稣的人性。他们必须明白：救赎并非来自一位手持利剑、从天降火击溃敌人的凯旋天界形象，而是源自马槽中的婴孩——他长大后戴荆棘冠冕、背负十字架。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 10:45）。

然而，对于启示录的听众而言，人子带来的教训被颠倒了。他们正处在与但以理听众相似的境遇中——因信仰遭受残酷迫害，因此需要被提醒但以理书第 7 章的核心教导：我们主的再来将与祂初次降临截然不同。基督并非永远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当时机成熟，祂将（以人子之姿！）驾着荣耀的云彩降临，手持锋利镰刀对敌人施行终极审判（启 14:14-20）。

愿景的信息

但以理书第 7 章给我们的信息是：被钉十字架的人子基督并非故事的终点。如今，我们仍活在狰狞兽类的时代。它们被授予统治、杀戮和吞噬的权力，甚至被允许暂时胜过圣徒。有些兽类长着人脸：它们是苏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朝鲜迫害信徒的暴君；是驾驶飞机撞向大楼、在公交车和地铁里炸死无辜百姓的恐怖分子。另有些兽类则以更制度化的经济体制形式

15. *Reversed Thunder: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nd the Praying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30.

存在。共产主义将人类视为仅仅为了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原材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可能展现出压迫性、兽性的一面。那些将员工当作可随意使用并在不再需要时轻率抛弃的商品的公司，正是在推动野兽的议程。同样，那些利用发展中国家政治弱点以最大化自身利润的人，也是在为野兽效力。还有一些野兽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破碎的非人格化体现，如艾滋病、癌症、儿童贫困、奴隶制、战争和饥饿。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可怖野兽的世界，但我们不会永远活在它们的统治之下。终有一日，一切不公将被纠正，一切暴君将被废黜，一切破碎将被修复。终有一日，所有饥饿将终结，所有疾病将治愈，每一颗忧伤的心将得安慰。终有一日，连死亡——这野兽最后的武器——也将永远失去力量。在那日，那大兽，撒但自己，将被捆绑带到宝座前；他要为自己的罪行受审，被永远扔进火湖（启 20:10）。

因此，但以理书第七章对我们的挑战，并非要我们辨明那些兽的具体身份，以防我们正身处末世。相反，在这个兽性横行的世界里，我们的挑战是要将目光坚定地聚焦于天上的宝座。我们不必惧怕这些兽，而应每日谨记那位将施行终极审判的主，以此度日。

若上帝真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是否已准备好面见他？是否准备好让生命册展开，其中记载的我们所有的欲望、嫉妒、愤怒、骄傲与自私都公诸于众？在那审判之日，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人子耶稣基督已替我们承受了这些罪孽当得的刑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鞭伤，为我们的罪孽被撕裂，好叫我们在将来的日子能与他同得高举，永远与他一同作王。他已代替我们直面那可怖的巨兽。与上帝圣徒的经历不同，他在十字架上的试炼时刻并未因上帝的怜悯而缩短。相反，耶稣饱尝了地狱之火浓缩成的六小时极致痛苦。

痛苦。我过去所犯、将来可能犯的一切罪孽之债都压在他肩上，而他全然承担。

然而他牺牲的结果是：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high处的，是low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 8:38-39）。若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人子是我的救主，那么任凭世界施展其最恶毒的伎俩。归根结底，这世界无力伤害我，我知道当世界穷尽其恶后，上帝必迎我进入他至美的国度。主已为我及众圣徒预备荣耀的产业，这国度唯靠恩典、单凭信基督便归我所有。那日将至，兽类尽逝，唯圣徒永存。

因此，当你感到野兽环伺、它们灼热的鼻息步步逼近时，请向上仰望，向前瞻望。仰望你的审判者；仰望你的救主；瞻望你荣耀的产业。与赞美诗作者一同歌唱，

君王在彼荣美中，无帕遮掩显真容：纵隔七重死荫路，
亦为值得赴征程：羔羊率众光明军，屹立锡安圣山上，
荣耀——荣耀永驻于以马内利之乡。

新娘不看她的衣裳，而是注视她亲爱的丈夫的脸庞；
她不凝视荣耀，而是凝视恩典的君王。

不注目祂赐的冠冕，只凝视祂钉痕手掌；
羔羊乃是以马内利之乡的一切荣耀。¹⁶

十七世纪苏格兰牧师塞缪尔·卢瑟福——那首赞美诗背后的文字作者——对苦难与迫害并不陌生。年轻时，他因撰写捍卫恩典教义的著作被教会当局驱逐出心爱的南苏格兰安沃斯教区。晚年时，当查理二世复辟君主制，他因著作中主张君主亦需受法律约束而被控叛国罪。然而当传票送达时，

16. 此句引自安妮·卡辛的《时光之沙正沉落》，该作品是她对塞缪尔·卢瑟福书信与临终遗言的沉思。

他在临终榻上回应道：“告诉他们，我已接到一位至高审判者与法庭的传召，我必须优先应召。在你们的审判日来临前，我将抵达君王显贵罕至之地。”他的盼望在于确知：这现世很快将走到尽头，被更美好的世界取代。那时日确在加速临近——时光沙漏将流尽，兽类将面临审判，但对圣徒而言，荣耀将永驻于以马内利之境！

9

生活在黑暗之谷

但以理书

8:1-26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想要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状似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来到我所站的地方时，

我惊恐万分，脸伏于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异象关乎末后的时期。’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于地，沉沉睡去。

他用手按我，扶我站起来。（但 8:15-17）

你

是否注意到有多少传道人阅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类启示录性质的书籍后断言“末日将近”？当然，这并非新现象：人们

长久以来一直将世界领袖指认为敌基督者，并为世界末日设定日期。从尼禄、卡利古拉等罗马皇帝，到罗纳德·里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现代领导人，

潜在候选者的名单很长，而且仍在不断增加。当我浏览当地书店基督教专区时，发现一本书自信地预言世界末日将在 2011 年降临。但这位作者此前还曾预言 1994 年就是世界末日，这让我对他的新主张产生了不小的怀疑。

奇怪的是，我在那家书店的调查中并未找到任何宣称世界末日不会临近的书籍。终有一日，世界末日确实会来临。耶稣基督将再来为历史画上句点，并引领新天新地的到来。圣经中很少有比这更清晰的真理了。但从统计学角度看，即便基督很快再来，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世界末日也并非近在咫尺。那么为何传道人仍不断告诉我们这些书卷的核心信息就是末日将至呢？

答案藏在一个许多父母都熟悉的场景中——那些带着幼童经历漫长车程的家长。这类旅途中，车子才刚驶出车道，孩子们就开始在安全座椅上扭动身子，追问：“我们到了吗？”对此，我们中有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快到了”，即便明知还有四百英里路要走。更诚实的做法或许是告诉孩子：前方还有漫长且可能乏味的旅程，但坦白说，我们宁愿编织善意的谎言也不愿直面现实。

但以理书第 8 章激励我们直面现实：在生命中的痛苦与不公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可能仍有漫漫长途要走，且上帝并未承诺会在苦难加剧前将我们提离这个世界。先知被明确告知要封存异象，因其关乎遥远的未来（但 8:26）——封存的目的不在于保守秘密，而是要在动荡时期守护这份启示。¹ 即便但以理书第 7 章应许的新世界仍遥不可及，在此期间，上帝的子民仍需要持守信仰的韧性。当你生活在持续压迫与残酷迫害中，且看似尽头遥遥无期时，如何坚守对上帝的信仰与顺服？这正是我们许多人日常面临的困境，也是但以理书第 8 章探讨的核心命题。

1. *Reversed Thunder: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nd the Praying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30.

一只公羊和一只山羊的幻象

但以理又见一异象——这次发生在“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先前那异象之后”（但 8:1）。在此异象中，但以理发现自己“在以拦省书珊城的宫中……靠近乌莱河”（但 8:2）。这一地点预示我们将看到的异象与第 7 章截然不同。先前的异象用象征性语言而非历史事实表达普世性与终极性真理，因此场景被设定在无明确地点的“大海之滨”（但 7:2）。然而第 8 章的异象聚焦于具体可考的历史人物与王国细节，故将场景置于明确的地理位置——乌莱河畔。异象内容如下：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角都高。这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它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它手的；但它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忿怒，向它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抵触它，折断它的两角。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它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它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但 8:3-8）

但以理在异象中首先看到的是一只双角公绵羊，两角一长一短。这羊向西、北、南三方冲撞，所向无敌。后来从西方来了一只公山羊，额上长着显著的独角。山羊与公绵羊交战，击败了它，折断其双角并将其践踏在地。公山羊的势力由此大增，

取代公羊成为至强者。然而，在其权力巅峰之际，那独一的角断裂了，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朝向四方的新角。

但以理需要天使为他解释这异象的含义，尽管后来的读者凭借历史后见之明或可自行解读。就在但以理见异象之时，天使们已开始讨论其所见之事的应验，并强调他理解其重要性是何等关键：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或作“以色列的军”）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但8:13-19）

正如天使明确指出的，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玛代和波斯王。（但8:20），这个不平等的联盟中更强大的成员（较大的角）是波斯人。“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原文作“雅完”。下同）；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但 8:21）。回溯历史，我们可确认这山羊的大角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成功推翻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在三十三岁前几乎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随后去世，帝国被他的四位将军瓜分。这些将军及其统治的亚历山大帝国四部分，就是山羊后来长出的四角：

“至于那折断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

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但以理书 8:22）。

因此，这是异象信息的第一部分。与但以理书第 7 章的异象相似，这个异象以动物的形态描述了一系列自高的王国，一个王国接一个王国兴起，渴望伟大并实现它，但随后被粉碎。公绵羊看似无敌，直到公山羊出现，但它随即迅速被毁灭。公山羊的第一只角将公绵羊摔倒在地，无人能将其从角的力量中救出，但在其权力达到顶峰时，大角同样被折断。换言之，无论一个帝国看起来多么强大和可怕，它只是他人剧本中的一个演员。它在世界历史的旋转舞台上扮演上帝赋予的角色，然后，当它的台词结束时，便耻辱地溜到幕后。这些真实历史国家的兴衰，主通过他的先知在几个世纪前准确预言，清楚地提醒我们谁在引导历史的进程。地上的王座和统治权来来去去，永无止境；唯有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

羊和山羊的信息

这异象的信息对历代遭受地上国度逼迫的圣徒而言都是佳音——无论是巴比伦人、后来的波斯人与希腊人，还是现今的迫害者。这些在人眼中看似强大无比、毫无破绽的帝国，实则不过是命运掌握在神圣牧者（即主自己）手中的绵羊与山羊。它们甚至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那些令人恐惧的宇宙级怪兽都算不上，只是过度生长的家畜罢了。如同任何一位好牧人，主能轻易审判那些越界的绵羊山羊，将其归回本位（参结 34 章）。

这教训同样适用于我们。那些让我们夜不能寐的梦魇，往往并非世界帝国的兴衰，而是对自身当下或未来安危的威胁。或许你发现一个可能是癌变的肿块，威胁着你的健康前景；或许你的孩子即将离家，你害怕生活将变得空虚；又或许你需要日日照料一位至亲之人。

而你甚至不知如何应对今天，更遑论明天。或许你正与抑郁和绝望搏斗，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或许你已因疾病承受着剧烈痛苦，且病情很可能持续恶化。

让但以理书第 8 章的异象为你祛魅：那些企图伤害你、践踏你的巨兽，在主的眼中不过是庞大的绵羊。若这位神圣的牧者与你同在，必不容它们将你彻底碾入尘土。那个令你失控的威胁性世界，从未脱离他的掌控。那位既兴起世界征服者、又将其逐一封存于古老史册的神，同样执掌着你个人的故事。你若属基督，这整个世界都运转在那位眷顾者的掌中——他的爱远超你所能想象。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high处的，是low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参罗马书 8:38-39）。

一只小角的异象

然而公绵羊与公山羊不过是但异象的序幕，并非主要剧情。它们很大程度上重申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教诲——上帝统管人间万国。但以理的第二个异象要传达更多信息：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踏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它。它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但以理书 8:8-12）

在独角山羊的王国分裂为四部分后，又有一支小角从其中一个王国崛起，并扩张了他的疆域

向南和向东，向着美丽的土地（即以色列）。在他的侵略中，这个小角不仅攻击了天上的领域，也攻击了地上的领域。用象征性的语言，这个角与星星，即上帝的天军，以及上帝土地上的人民作战，并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胜利。²在天上的战场上，他将一些星星投掷到地上——上帝天军的士兵³——并伸手使自己与天军的首领同等。⁴在地上，那角终止了圣殿中的日常祭献，并摧毁了圣殿本身。由于叛乱，圣徒和日常的祭献被交给了他的手中。真理被推翻，邪恶似乎占了上风。然而，那角也将受到上帝的审判，他的权力将结束：“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书8:25-26）。

在此，我们超越“战争与战争的风声”，超越那些标记每个历史时期普遍的生活磨难，聚焦于撒旦对上帝子民的一次特定攻击。上帝统管世界历史的所有事件，但他最关切的是自己百姓的命运。亚历山大大帝是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世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然而在但以理书第8章中，他仅是一个脚注，在异象转向更重要的小角及其对上帝子民甚至上帝本身的攻击时，几乎不值一提。

再次借助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可以明确识别但以理书第8章中的小角为历史人物——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公元前175–164年）。安条克的绰号“伊皮法尼斯”意为“显现的神”，他是塞琉古帝国的国王，该帝国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旧领土分裂出的四个王国之一。最初他并非王位第一继承人，而是通过

2.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209.

3. Understanding the conjunction as an explicative waw (see J. A. Montgomery, The Book of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T Clark, 1926, 340).

4. Goldingay, Daniel, 210.

安条克四世以阴谋手段扩张王国版图，凭借显赫军功巩固权势。这位暴君企图通过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统一治下疆域：他废止割礼，于公元前 167 年终止耶路撒冷圣殿的祭祀活动，继而刻意褻渎圣所——不仅在祭坛焚烧猪肉，更将宙斯神像置于至圣所中。他焚毁圣经抄本，屠杀坚守信仰的子民，其暴行与预言中那面容凶恶、全然邪恶的君王形象完全吻合。这位暴君正是异象应验的关键，正如天使预言的“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但以理书 8:23-24）。

安条克这些褻渎圣殿的暴行引发了虔敬犹太人的反抗，他们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发动起义。经过长期斗争，这场叛乱最终于公元前 164 年 将塞琉古军队逐出犹大，圣殿得以净化并重新奉献。安条克本人则在 164 年 远征帝国东部时死于扑朔迷离的境况中。这些真实历史事件忠实地映照了但以理书第 8 章描述的景象，再次强化了上帝掌控全部历史进程的信息。

然而但以理书第 8 章为我们展现了对抗安条克之战的更宏大图景。安条克不仅在与地上的圣徒争战，更在与天上的万军为敌。经文中描述他妄自比肩上帝——天军之君，甚至将部分星辰抛离天际。这种异象式的描述揭示了即将在但以理书第 10 章凸显的宇宙级争战。仿佛帷幕突然拉开，我们得以窥见安条克背后那列阵对抗上帝的黑暗灵界势力所散发的凶险气息。

小角的意义

当我们面对一个末日或近或远的世界时，牢记属灵争战的维度至关重要。若忽视这一点，我们将无法应对这场争战的激烈

程度。有时我们因安逸的环境而与这场争战隔绝。若我们拥有舒适的生活条件——温馨的房屋、迷人的配偶、可爱的孩子、充实的职业以及丰厚的退休保障，便不太可能呼喊“主啊，还要多久？”我们甚至会乐于让上帝暂且等待。当生活顺遂时，我们便忘记祷告。我们忘记了与之较量的远非人类对手，而是凭己力永远无法战胜的黑暗权势。然而，无论是向邻舍和社区传福音，还是在教会中建立敬虔的婚姻家庭，或是与自身罪性争战得胜，我们始终深觉力不能胜。除非主亲自介入相助，我们绝无可能抵挡这聚集的黑暗。因此当时刻跪地争战，日日甚至时时藉祷告将战役交托给神。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宇宙维度的争战提醒我们，在抗争中我们并非孤军奋战。贝蒂·米勒演唱的经典歌曲《From a Distance》⁵中，歌者想象一位仁慈的上帝从遥远之处平静地俯瞰世界——在那俯瞰的视角下，地球上所有冲突都消融于无关紧要的迷雾中。从远处看，似乎人人都丰衣足食，无人匮乏；事实上，在那极远的距离外，甚至彼此交战的人们也看似友好，无人能辨明争斗的缘故。

但以理书第8章为我们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宇宙图景。在但以理的异象中，上帝并非被动地安坐天堂俯视冲突，困惑着“他们为何不能和睦相处？”相反，他的天军正与我们同历争战，并肩作战。但以理所见证的上帝不会冷漠地远观：他正亲身参与我们每日对抗邪恶的战役。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同时也在攻击我们的上帝。就像风暴中船上的门徒呼喊“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马可福音4:38）时那样，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上帝不仅看见，更在乎。他并非遥不可及或缺席，而是亲临子民中间，置身于他们的苦难之中。我们的战役，亦是他的战役。

5. “From a Distance”，copyright Julie Gold (1986).

然而，若上帝并未远离与邪恶的争战，为何这场战斗有时似乎朝着消极方向发展？若那位掌控历史的全能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为何我们未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将一切邪恶势力踩在脚下？若创世之神是我们的神，为何风暴未为我们平息？那小角何以能崛起掌权并压迫至高者的圣徒？

这个问题在但以理书第 8 章也有答案。问题不仅在于撒旦的敌意，更在于悖逆（*pesha'*；8:12）。正是“因背道的缘故”，上帝子民的军队、日常祭祀与圣所才被交在小角的权下。

此处所指的悖逆是谁的？多数注释者认为这是小角的背叛⁶。但更合理的理解应是上帝子民自身的悖逆，这一主题预示了但以理在第九章的悔罪祷告⁷。毕竟，这悖逆的结果是圣民与圣所被“交付”于小角之手（但 8:12）。诚然，主权之主有时会为彰显自己的荣耀，在百姓未犯罪时兴起敌人（如代下 20；结 38），但若非因百姓的罪，他断不会将子民和圣所交于仇敌之手（参申 28:45-48）。这在但以理时代已是如此（见但 1:2），而但以理所见的正是将来上帝子民重蹈覆辙导致耶路撒冷陷于尼布甲尼撒的罪与审判。被掳的浩劫并非以色列犯罪与审判循环的终结。⁸

然而，即便在这即将倾倒在以色列罪恶之上的审判洪流中，邪恶也不会永远得胜。耶和华的子民与他的圣所终将

6. So, e.g.,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204; Goldingay, *Daniel*, 211.

7. So John Calvin, *Daniel*, trans. T. Myers (Grand Rapids: Baker, 2003 reprint), 2.102. Miller notes the statements in 1 and 2 Maccabees concerning unfaithfulness in Israel at the time of Antiochus (*Daniel*, 227).

8. 这种解读也最契合但以理异象与《以西结书》开篇异象的平行对应。两处异象均发生在河渠旁（结 1:1；但 8:2）。两位先知皆俯伏在神面前，后由耶和華扶起以聆听异象的解释（结 1:28；2:2；但 8:17-18）。以西结在异象中听闻因百姓持续背逆（*pasha'*；结 2:3）将临的审判宣告，这令他「惊骇」（*mashmim*；3:15）。同样，但以理听闻因悖逆（*pesha'*；但 8:12）将临的灾祸后也「惊惶」（*'esh-tomem*；但 8:27；两处动词均源自词根 *shamem*）。

被交在恶者的权下，但仅限一段定期的时日：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但 8:14）。"晚上和早晨"立刻让人联想到创世记 1 章中创世"日子"的用语，暗示这小角试图达成的——如同扫落天上星辰（但 8:10）与更改节期（7:25）的企图——无异于颠覆创造秩序。这一企图必将失败，因主早已定准这些日子的数目⁹。但为何是二千三百日？这时期略短于七年（可视为完整的审判周期，如但以理书第 4 章所示），却无法精准对应马加比时期的任何事件组合——尽管人们多次尝试牵强附会。因此，这数字或许仅是象征性地呈现上帝子民所要经历的一段重大却有限的苦难时期¹⁰。但与但以理书 7 章模糊的"一载、二载、半载"相比，此处以日为单位的精确计量尤为惊人。关键在于：上帝为世界历史事件制定了精确到日的历法，而这历法虽对人类的一切解码努力全然莫测，却分毫不差。

在最黑暗的夜晚，仍然怀有希望。

我们将在下一课研究中更全面地探讨这个观点，届时我们将审视但以理对异象的回应。但此刻我们需要清楚看到，但以理书第 8 章如何在最黑暗的夜晚、面对我们自身最严重的失败和撒旦最猛烈的攻击时给予我们希望。教会至今仍在因我们的不忠和撒旦的攻击而挣扎。正如赞美诗作者所描述的，这个时代教会的常态是"被分裂撕扯，被异端困扰"¹¹。和使徒保罗一样，我们常发现自己四面受敌，遭受迫害与打击，甚至可能会对未来到了几乎要绝望的

9. See Jacques B. Doukhan, "Allusions à création dans le livre de Daniel" in A. S. van der Woude, ed., *The Book of Daniel in the Light of New Finding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5–94.

10. Goldingay notes that twenty-three is one third of sixty-nine, which is the number of a period of weeks in Daniel 9 (Daniel, 213). The number twenty-three also appears in 1 Enoch to designate group-ings of gentile kings (Paul Porter, *Metaphors and Monsters: A Literary-Critical Study of Daniel 7 and 8* Lund: Gleerup, 1983, 44).

11. Samuel J. Stone,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地步。（哥林多后书 1:8-9）。这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在我们与罪持续斗争的过程中遭遇个人失败时，可能会质疑上帝是否真能圣化我们这样的人。面对人类不断的叛逆和撒旦持续的攻击，上帝拯救与圣化的旨意如何能屹立不倒？

答案就在但以理书第 8 章中——它向我们显明，即便面对安条克·伊皮法尼斯时代即将来临的黑暗，上帝依然得胜。如果上帝的旨意未曾被那个充满背叛与玷污的时代阻挠，那么祂的旨意也绝不会因我们个人的不忠或受迫害经历而受阻。

但从救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能发现这个真理在更宏大的尺度上得到了印证。我们可以越过安条克时代的黑暗与复兴，看到一场更严重的背叛与玷污——那场在上帝恩典中反而成为我们盼望之源的终极叛逆。但以理所预见的安条克时期的玷污固然恐怖（圣殿被亵渎，真理被践踏），但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尽管安条克亵渎了圣殿，但至少在那时无人敢直接冒犯上帝本身。然而近两百年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人类的罪恶、悖逆与撒旦的敌意，上帝的居所再次遭到亵渎。上帝的子民竟拒绝了他所差遣的弥赛亚；正如约翰福音所言：“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 1:11）。更甚者，上帝选民的领袖们竟与邪恶势力联手对抗万军之主，将他交予死亡，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马太福音 27:22）。还有什么比将上帝钉十字架更可憎的亵渎与背叛？难怪那日遍地黑暗：不仅是几颗星辰从天坠落，连太阳也拒绝照耀这暴行！黑暗仿佛彻底得胜，上帝的「要有光」似乎已被黑夜吞噬。

十字架无疑是上帝子民叛逆的终极表达，也是这世上诸国与祂为敌的明证。我们基督徒也不该自以为比一世纪的犹太人强多少。我们曾经也是上帝的敌人：本质上，我们都是悖逆上帝的叛徒，

若任由我们自己，也必会置身于那些高喊

“钉死他！钉死他！”的人群之中。我们也曾爱黑暗胜过光明，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恶的（约翰福音 3:19）。我们自己的心见证了这一判断的深刻真理。通过与我们珍视的罪孽安然共处，我们每天都在为心中残留的黑暗作见证。

然而，即便是如此可憎的叛逆与敌意，也无法阻挠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撒旦对耶稣施展了最恶毒的伎俩，结果却恰恰成就了神从起初就定下的计划。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约翰福音 1:5）。仅仅三天后，神就重建了犹太人玷污的圣殿——使祂儿子的身体从坟墓中复活。神高举了世人所弃绝的耶稣，使他荣耀地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如今，藉着十字架的大能，主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作为活石共同建造成为祂的新圣殿——教会，通过福音使曾经的叛逆者和敌人转变为神的朋友，洗净我们的罪与悖逆（以弗所书 2:14-22）。

因此，十字架是上帝对我们叛逆与过犯以及撒旦敌意的终极回应之地。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自承担了我们所有过犯与叛逆的全部重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的罪。若说真有“忿怒之时”，那便是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六个小时，他承受了上帝对我们邪恶与拜偶像行为的忿怒。他在那里的倾覆，使上帝对我们罪的忿怒画上了终结的句号。在十字架上，他打破了死亡的毒钩——即罪的力量，从而为我们故事的终极圆满结局提供了保证。正如基督荣耀地从死里复活，凡在他里面的人也必在上帝时间表完成之日，荣耀地复活。

因此，十字架是上帝计划必在我们软弱、叛逆与罪中，以及撒旦与其全军猛烈敌意面前始终得胜的保证。因着十字架上所赢得的胜利，地狱之门永远无法胜过基督的羊群。诚然，邪恶在世上仍显可怖且强大。罪——无论来自教会内外——仍具毁灭性影响，它不会随着世界成熟而自然消逝。我们通往天国的道路常需穿越幽暗深谷，经历当下可能存在的可怕现实。

无论是我们自身罪孽的果实，还是他人之罪的后果，亦或是强大灵界势力的敌意所致。

然而在这发人深省的反思中，我们绝不能忽视天堂的荣光与上帝时刻表主导万事的真相。祂的时刻表终将终结我们尘世的旅程，迎来神的胜利。我们无从知晓那终结何时降临——无论是对我们个体，还是整个世界。末日或许近在咫尺，亦或尚需时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沐浴其璀璨光芒，期盼黎明到来。在那终极之日，上帝将向每个人发问："你如何对待我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恩赐？是否已将心归顺于祂？是否接受祂为救主与生命之主，仰赖祂的义来赎你的悖逆？还是顽固地企图凭己力自称为义？"

更重要的是，在那最终之日来临前的剩余时光里，我们的神依然掌管着祂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即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纵使我们会遭遇最惨痛的失败，敌人竭尽所能地攻击，神仍会按祂所定的时辰，使万物各归其位。祂必引导列国归向自己，并藉着圣灵缓慢却坚定的工作，使我们每个人成圣。在此期间，我们蒙召要忠心顺服，单单信靠基督，日日为十字架献上感恩——那是祂战胜我们罪恶的得胜之地。在等候之时，我们当以渴慕的眼神仰望祂再来的日子，呼喊："这异象何时才能应验？" 黑暗何时终将过去，黎明何时到来？公义的日头何时升起，使圣徒与祂同辉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何时能被彻底洁净，脱离一切残余的罪孽？主啊，还要多久？求你快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完成你伟大的工作。

10

如何等候上帝

但以理书

8:27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书 8:27）

在

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剧《等待戈多》中，五位演员整场戏都守在一棵树旁，正如剧名所示，等待着关键人物的出现。最终，虽然，

他始终未至，剧本也从未解释他是谁或为何与他见面至关重要。事实上，剧中几乎没有任何情节推进，导致一位评论家将其描述为

“什么都没发生，发生了两次”的戏剧。另一位批评家借用剧中台词更激烈地概括剧情：“无事发生，无人到来，无人离开，糟透了！”¹贝克特本人极力否认该剧与基督教有关联，但就剧中准确反映其存在主义哲学而言，它难免会与福音世界观产生冲突。对贝克特而言，生活本身本质上就是一场荒诞剧，其中“无事发生，无人

1. Cited in “Waiting for Godot,” Wikipedia, November 5, 20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iting_for_Godot>. Accessed November 7, 2005.

来，无人离去，这太可怕了！”戈多——无论他或她是谁——永远不会到来，生命中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正如我们在上一次研读中所见，但以理书第8章是关于等待的异象。这是一个关于尚未临近之终局的异象——至少对但以理和此后许多世代的读者而言如此。但与贝克特戏剧中的角色不同，他们毕生等待一位尚未降临者的生命并未因此沦为荒诞。相反，等待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正源于确信人子必在恰当的时候——即神亲自选定的时刻——驾云降临，为历史画上句点（但以理书7:13）。所有地上的国度，无论表面多么不可战胜，终将迎来“此后”，其权势必被粉碎，归于尘土。而但以理书激励读者持守的忠诚之所以意义非凡，正是因我们等候的国度将在所有地上国度终结后降临——那是一个没有“此后”的永恒国度。²如同但以理，我们亦是等候万物终结的信徒，这终结或许临近，或许尚远。在此期间，关于如何在等待中生活，但以理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功课。

不同的等待方式

信徒们基于对基督再来方式的不同预期，对等待基督再临的时期持有多种态度。最常见的观点包括前千禧年论、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这些名称源自各观点对启示录 20:1-6 中提到的千禧年（即一千年）的不同理解。³

前千禧年论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前”）降临地上，这千禧年将是一段长达一千年的和平时期，期间神的国度将完全实现，耶稣将与圣徒一同在地上作王。由于此观点通常预期在基督再来

2. See Jacques Doukhan, *Daniel: The Vision of the End*,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7.

3. For a fuller descrip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ajor millennial views, see Anthony Hoekema, *The Bible and the Fu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173–222.

之前会有一段的大背道与大灾难时期，许多（尽管并非全部）前千禧年派信徒对社会与文化参与的价值持悲观态度。这种观点认为，在等候基督再来时，我们蒙召的焦点常被视为尽可能拯救更多灵魂。最热衷于宣称主再临近的人通常属于前千禧年派，这绝非巧合。沿用前文研究的比喻，那些坚信旅程本身无关紧要、唯有终点真正重要的人，往往喊得最响：“我们到了吗？”

与之相反，后千禧年主义认为基督将在千禧年之后返回。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世界将逐渐基督教化，上帝的国度将在地球上显现。由于此观点对未来持积极预期，持此立场的基督徒通常深度参与社会活动，并对在地上为神成就之事充满乐观。事实上，他们强调我们在等候基督再来时的首要使命是救赎文化，竭力为主赢得每一寸土地。他们明确肯定了这段旅程的价值。

无千禧年主义，字面意思是“没有千禧年”，或许更应称为“现世千禧年主义”或“已实现千禧年主义”，因为它强调对启示录预言的更象征性解读，并将千禧年视为描述上帝天国统治“已然”与“未然”状态的意象化表达。持此信仰者认为，上帝的国度此刻已在教会中显现——基督自复活升天后便开始掌权。此刻，基督徒便已与基督同坐于属天领域，领受一切属灵福分。此刻，撒旦已被捆绑，它迷惑圣徒的能力受到上帝限制。持无千禧年观的基督徒坚信基督将通过福音在万国中扩展其统治，但同时并不期待世界的“基督教化”。相反，他们相信福音广传的同时，末世来临前的背道与灾难也将加剧。

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对当下与未来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前千禧年主义普遍对教会和社会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后千禧年主义则普遍对教会和社会持乐观态度，而无千禧年主义

倾向于对教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对社会持悲观态度。若要全面评估这些不同观点的价值，我们将偏离但以理书的主题——该书甚至未曾提及千禧年。然而，但以理对第 8 章异象的反应，就我们应如何等待末日这一点，既肯定又挑战了这些观点的某些方面。

但以理在本章结尾用一节经文描述了他的反应：“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 8:27）。但以理告诉我们，他无法理解这异象，被异象彻底击垮并陷入崩溃，而在崩溃期结束后，他起身继续处理王的事务。他回应异象的这三个方面，都应当为我们等待末日的态度提供指引。

与部分理解共处

首先，但以理告诉我们他无法理解这异象。乍看之下，这一陈述似乎不足为奇。毕竟，梦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在但以理的时代尚属遥远的未来，解经家们至今仍在努力理解他所见之事的复杂性。大多数读者初次接触这些异象时，确实会经历这种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时，应当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但以理竟无法理解自己所见异象的含义。这位但以理曾在但以理书第 2 章和第 4 章中独力解读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评价他说：

“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但 4:9）。在第 5 章，当无人能解读墙上的文字时，太后如此笃定地评价但以理：“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5:12）。随后但以理毫不费力地解读了令伯沙撒与大臣们困扰的神秘文字。若说有人能理解这些启示性异象，非但以理莫属！

然而在但以理书后几章中，我们两次被告知但以理无法理解所见的异象（但 8:27；12:8）。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异象及其解释被明确赐予正是为了让但以理能够明白（7:16-17；8:15；9:22；10:14）。事实上，经文指出恶人与智者的区别恰恰在于恶人不能明白异象而智者能明白（12:10）。既然但以理是智者中的至智者，他怎会不明白呢？更有甚者，我们曾读到但以理确实理解了某个异象（10:1）。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但以理是理解了异象还是未能理解？我认为答案是「两者皆有」。显然，他对异象的某些层面确有领悟。这些异象是神赐予他以便其理解某些事的，而神的旨意从不落空。即便在异象中预示的具体事件发生前数百年，这些异象的核心信息对但以理而言必然是清晰的。正因如此，例如在领受关于未来背叛与审判时期的启示后，我们看到他跪伏在神面前作群体认罪悔改的祷告（但 9 章）。他无疑理解了那个异象的核心要旨。

然而与此同时，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中也有他未能理解的部分。即便是像但以理这样精通奥秘的伟大解梦者，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完全参透上帝的灵在这些异象中所指向的未来。正如使徒彼得所言，

众先知……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原文作“服侍”）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彼得前书 1:10-12）

正如彼得所指出的，那些对但以理而言充满奥秘的事，如今对我们已较为明晰。我们现在能辨识他异象中某些历史人物的身份，并借着应验的光照，更清晰地看到他的异象如何指向基督。然而与此同时，仍有其他

在他的异象中，有些方面我们至今仍应预期会保持神秘。当我们从荣耀的视角回望历史时，或许会比现在理解得更多，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知识也可能不够全面。正如彼得所说，如果连天使对这些事也感到神秘，那么它们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无法透彻明晰，或许也不足为奇。

面对一些善意信徒持续试图确定主再来之日（即便不是具体哪一天，至少也要锁定月份和年份）的努力，这一点尤为重要。有些人，特别是前千禧年派，似乎确信自己完全理解预言时间表将如何展开，以及末后冲突中的主要角色是谁。1970 年代，哈尔·林赛的著作《迟来的伟大星球地球》让许多人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毁灭前夕，俄罗斯即将入侵以色列。当时组成欧洲共同体的十个国家被宣称将扮演关键角色。三十多年后，这些剧本已被修订更新，但同样的信息仍在被广泛而自信地宣扬。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世界末日何时并以何种方式来临？”这个问题，恰当的答案应是“上帝知道”——这句话的双重含义皆适用。我们可以肯定“上帝知道”，意指他精确知晓末日来临的时刻，甚至具体到某一天；但我们也应承认“上帝知道”，意味着任何人类都无法提前知晓这一信息。但以理书 8:14 中那个难以简单解释却又印证上帝精确掌控历史的 2300 日神秘时期，正是这类不确定性的绝佳例证。

在能够确信理解的内容与目前仍显模糊的部分之间保持这种平衡至关重要。上帝已在祂的话语中清晰启示了一些事，而另一些则仍向我们隐藏（申命记 29:29）。我们可以从上帝对历史每一天——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我们个人历史——直至终极结局的确凿掌控中得着安慰。我们可以确信基督将亲自以肉身降临，迎接祂的子民并开启新创造。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当对自身预测这些重大事件发生时间及具体进程的能力保持适度的谦卑。

这种谦卑甚至应延伸至我们这些确信千禧年前派弟兄们所设想的复杂场景有误的人。或许我们以为不应按字面应验的某些预言，实际会以超出我们预期的精确度应验；正如他们期待按字面应验的某些预言，很可能以属灵意义实现：预言的核心要素必将成就，尽管细节未必完全字面化。

预言应验形式的多样性，正是耶稣第一次降临时预言应验给我们的启示。有些预言如众人预期般字面应验——例如他按弥迦书 5:2 降生于伯利恒。另一些预言虽应验却非完全字面化：施洗约翰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以利亚，但他带着以利亚的灵，身着以利亚标志性装束，传讲以利亚关于审判与悔改的信息（马可福音 1:6；列王纪下 1:8）。五旬节实现了约珥关于主日来临的预言，尽管审判的天象尚未显现（使徒行传 2:17-21；约珥书 2:28-32）。旧约中关于基督降临的其他预言，若提前讨论很可能会引发是否该字面理解的争议：以赛亚书 7:14 是否要求弥赛亚必须由童贞女所生且是道成肉身的神？诗篇 16 是否要求弥赛亚必须经历肉身复活？撒迦利亚书 9:9 是否真指望弥赛亚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很可能引发激烈辩论，某些预言应验时的字面程度或许会令一些人惊讶。因此，对于耶稣再临将如何展开，我们都当持守谦卑：对明确真理坚定不移，对模糊之处不同见解保持恩慈。

被即将到来的审判压垮

但以理对异象回应的第二个方面是，他因这异象而病倒并数日被其压倒（但 8:27）。这与他接受其他异象时的反应相似（7:15, 28; 10:16）。为何他所见的这些异象会让他感到如此不堪重负？不仅仅

是它们令人窒息的广度和令人眩晕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们传达了即将降临在上帝子民身上的审判与毁灭的信息。

此处，但以理的经历与先知以西结最初异象的效应之间的相似性颇具启发性。⁴如同以西结（见结 3:15），但以理被异象压垮，因为他从自己身体里感受到上帝审判即将临到群体的预兆。⁵这位先知既与上帝认同，也与他的百姓认同。因此，尽管但以理所见的审判尚在多年之后，他却无法置身事外地轻松宣告。相反，他在肉体上与即将受苦的百姓认同，甚至到了在身体里感受他们痛苦的程度。

先知与其信息受众的认同，为我们等候末日提供了重要榜样。鉴于我们对基督再临的期待，我们很容易与周围社会疏离。我们越是确信基督即将再来，就可能越孤立。这种倾向在前千禧年派中或许尤为常见，但绝非仅限于他们。其他信徒也可能受诱惑筑起安全壁垒，从墙头向周遭世界宣讲审判信息，却对被我们言语定罪之人毫无共情或参与。但以理与其异象信息的个人性关联，呼召我们不仅要谴责周围失丧的世界，更要为它哀哭——正如耶稣为失丧的耶路撒冷哀哭（太 23:37）。我们蒙召深切而热忱地关怀失丧的邻舍，因他们可能永远沉沦的前景而个人性地心碎。对他们灵魂的怜悯，要求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周遭世界的失丧状态触动我们心灵的程度，将决定我们向邻舍传递福音好消息的动力——并持续传递，即使他们不愿聆听。

我内心深感愧疚，当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时，发现对周围人的同情与关怀如此匮乏。因此，我很少被驱使去主动寻找向邻里分享福音的机会，

4. 关于《但以理书》第 8 章与《以西结书》1-3 章的对应关系，参见第 9 章注释 8：“生活在黑暗之谷”。

5. See Iain Duguid, *Ezek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70.

朋友们，甚至当他们提起这个话题时，我也很容易将其视为负担，而非满足他们最深需求的机会。若所谈及之人明显是“悖逆”神的（但 8:12），过着公然反抗的生活方式时，尤其如此。然而那些悖逆者——即“税吏和罪人”——恰恰是耶稣视为最应得福音好消息的对象（太 9:11-13）。我需要聆听但以理对那些发出同理与怜悯的呼召，他们的生活方式最清晰地表明其正处在神的审判之下。若我们拥有但以理对其同胞的心肠，就绝不会满足于自己和直系亲属得救的事实。相反，我们将怀揣热忱，盼望我们的邻舍、朋友、浪子与迷途者，乃至整个世界都能认识并敬拜我们的神与君王。

忙于国王的事务

然而但以理并非仅仅因即将临到子民的审判而崩溃。在病痛结束时，他起身“办理王的事务”（但 8:27）。这一陈述非同寻常，因当时的王是伯沙撒（但 8:1）。尽管当时世俗掌权者愚妄邪恶，但以理并未与周遭文化隔绝，而是继续忠心地服侍（异教的！）巴比伦社会。他关于神之国度的异象并未使他躲藏角落，反而持续驱使他投身于服务社群之中。

但以理在异教文化中仍默默履行王命的坚持，彰显了我们在等待期间所做之工的价值。我们需要认知倒数第二与终极之事同样重要——正如将来在天上遵行父旨意（太 25:14-30），如今在地上亦然。我们虽永处尘世为客旅，但这仍是神安置我们的文化场域，为要成为盐与光。为君王——即为世俗雇主利益与异教文化福祉——的日常劳作，本身便具意义与价值。“[但以理] 办理王的事务”

（但 8:27）此语实具双重意涵，因本章充满诸王意象，且紧随主自立为王的异象。或许我们当领悟：即便但以理服侍

当他侍奉尘世的主人伯沙撒王时，他明白自己同时也在为天上的君王——上帝本身——效力。

同样，我们需要学会认识到，在等待君王归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日常劳作并非毫无意义。有人曾问马丁·路德，如果知道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他会做什么。他回答说会种一棵树。路德明白，末日的临近并不会削弱此时此地为上帝忠实劳作的价值。因此，无论我们的呼召是更换尿布还是清洁厨房，是撰写报告还是设计飞机，是绘画创作还是谱写音乐，是教导学生还是照料病患，我们都应当专注于伟大君王托付给我们的事业。无论主人何时归来——或早或晚——他都应当看见我们正顺服而高效地工作着。这绝非巧合：耶稣在告诫门徒无人知晓其归来的日子和时辰后，紧接着讲了一个比喻——主人远行多时后突然归来，却发现仆人疏于职守（马太福音24:45-50）。我们必须殷勤操持君王的事业，这意味着要用上帝赐予的一切恩赐与才能来服侍我们的文化。

然而，尽管前千禧年主义者有时可能过于专注于被提上天堂的盼望，以致未能在地上尽当尽的本分；后千禧年主义者却往往对社会影响力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后千禧年主义者通常深度参与社会与文化事务，试图为基督赢得每一寸土地。在此过程中，他们确实成就了许多善事。但但以理书第8章所描述的安条克时期的‘末后’事件若对我们理解万物终极结局有任何启示，那就是：我们几乎不能期待世界会逐渐‘基督教化’。相反，这引导我们预见在末日临近时将持续（甚至加剧）的试炼与苦难，加之上帝子民中普遍存在的严重背信。这正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警惕的：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

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3:1-5）

因此，当我们等候万物终结之时，应当全然投入所生活的社群，竭力以各种可能方式促进其改善。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也应当根据各自的恩赐与呼召，参与政治进程、商业和艺术领域，在这些方面荣耀神，就如同在扫地洗碗等平凡事务中一样。我们此时此地的作为对神至关重要，不仅限于将来在天上为他做的事工。

渴望儿子

即便我们忙于天父与君王的国度事务，仍当切慕并呼求他儿子的再来。在那日来临之前，我们最深层的问题仍将存在。通过前几代委身基督徒的努力，奴隶制被废除，劳工贫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仍持续困扰现代社会。即便我们能通过立法捍卫圣经的婚姻观、保护未出生者的生命——这些无疑是美事——我们仍无法消除眼泪、痛苦或死亡本身。唯有基督的再来才能成就这世界的更新。

在这一切中，耶稣亲自为我们树立了等待期间应如何生活的榜样。他展现了真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洁净圣殿并赶出兑换银钱之人（马太福音 21:12-13），尽管他知道短短几年后耶路撒冷的圣殿将永远被毁（马太福音 24:21-22）。他为丧失的灵魂表现出炽热的关切，为耶路撒冷哀哭，叹息庄稼虽多却缺少收割的工人。在地上时，耶稣以他的人性承认自己不知道世界末日的日期，这信息唯独父神掌握（马太福音 24:26）。然而他也向我们展示了等待与渴盼的完美生命——一种持续倚靠主、通过祷告进行属灵争战、呼求终极成全的生命。他在这等待中的完美替代了我们这些在等待与渴盼中远非完美之人。他完全的顺服

为我们成就并代替我们呈献给天父，正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

因此，要向耶稣学习如何等待。在等待中，你的生命拥有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不同于贝克特剧中那些角色的生命。奉耶稣之名递出的一杯凉水也有价值（马太福音 10:42）。服侍邻舍是有价值的；分享福音是重要的；创造美好事物具有意义；照顾所爱之人蕴含深意。但这些次终极的行为之所以有意义，恰恰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终极救赎之工。因他承担了我们罪恶与悖逆的毒钩，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如今连我们最微小的顺服之举也意义深远。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终有一日，次终极将让位于终极，在那日我们将不再等候上帝。相反，我们将站在他面前。那日，我们将听见他满有恩典地肯定一切藉着他圣灵所行善事的价值与意义，并听见他为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深重的过犯与悖逆。

因此，在等候时要活出丰盛的生命：服侍君王，为失丧者哀哭，爱邻舍，与圣徒相交，当你行这些事时，要切望那日到来——所有这些顺服的次终极行动都将完成，而终极、永恒的赞美与敬拜事奉即将开始。

11

在黑暗中祈祷

但以理书 9:1–

19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華的话临到
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
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上帝祈祷恳求。（但 9:1-3）

如

果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为何还要祷告？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早已计划好一切，并且已经知道他在明天和后天将要做什么，那么跪地祈求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案件结果早已注定，我们向上帝恳求岂不是在浪费时间和呼吸？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一或许是承认：有些时刻我们几乎无法不祈祷。有人说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而我们多数人从亲身经历中也知道，当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时，我们更可能

比往常更常屈膝祷告。阳光普照时，我们或许以为只需在餐前含糊地对上帝说声‘谢谢’就能应付过去，但在最幽暗的深谷中，我们的灵魂会真切地向祂呼求。

正因如此，那些质疑上帝主权与祷告关联性的人，通常并非意图否定祷告的必要性——圣经与我们内心的声音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问题实则隐含着对上帝主权的挑战，或至少是对该教义某些表述的质疑。我们固然必须祷告——但若相信上帝已预定了未来，我们还能真正按所当行的方式祷告吗？当身处至暗深谷时，我们又该如何确切地祷告？这些正是但以理书第9章将帮助我们解答的问题。

祈祷和上帝的话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但以理的祷告是由阅读上帝的话语所触发的：“在玛代人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作巴比伦王国的第一年——就是他统治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圣经上得知耶和華临到先知耶利米的话，明白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为七十年。于是我面向主上帝，以禁食、披麻蒙灰的祷告和恳求来向他祈求”（但 9:1-3）。但以理当时正在阅读先知耶利米的话语，他称这些话语为“圣经”

（*hasseparim*），即“耶和華给耶利米的话”（但 9:2）。在此我们看到，但以理承认一位同为先知者的著作具有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并将其视为更广泛的受启示经典——圣经——的一部分，而这些经文写成不过一代人的时间。通过此举，但以理为我们树立了对待他自己所领受异象的态度典范：这些异象本身就是受启示的圣经，是耶和華藉先知传递的成文话语，应当作为上帝活生生的圣言来研读、查考并顺服。这段经文绝非仅是趣味盎然的古代文献，或提供关于古代文化与信仰的零散信息。它正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与教义唯一权威无误的准则。

当但以理阅读耶利米书的经文时，他在其中发现了一处提及耶路撒冷荒凉将持续七十年的预言。他所默想的经文很可能是耶利米书 25:11-12 和 29:10：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迦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宣告的。（耶 25:11-12）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 29:10）

在这些预言中，耶利米宣告主的计划是要让他的百姓因罪受巴比伦统治七十年，但那时限结束时，神将审判巴比伦人并带领他的子民归回。引发但以理关注这预言的契机，可能是玛代人和波斯人推翻巴比伦帝国，以及新统治者大流士处死伯沙撒王的事件。显然，神此刻正在审判巴比伦王及其国民，正如他所应许的。因此，尽管自犹大灭亡至今尚未满七十年，但以理已开始更热切地祈求这预言后半部分的实现——神以恩典使他的百姓归回应许之地。¹

可以肯定的是，这很可能不是但以理此时才开始的新祷告；正如但以理书第 6 章所示，他每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

1. 开始计算这七十年的具体日期并不明确，结束日期亦然。我们可以从公元前605年开始算起，那时尼布甲尼撒首次入侵犹大并使耶路撒冷臣服于他。这个日期或许符合“服侍巴比伦王”的描述，但当时这片土地尚未沦为荒芜。更贴切的荒芜描述应属公元前586年，即尼布甲尼撒夷平耶路撒冷、焚毁圣殿之时。若以居鲁士颁布允许犹太人回归犹大的诏书为终点（如历代志下 36:22-23 所示），则预言的终止年为公元前538年。然而，撒迦利亚书1:12记载于公元前520年时，七十年的审判似乎仍在持续，虽已接近尾声。这表明对撒迦利亚而言，这一时期的终结在于公元前515年圣殿的重建。无论这段时期是公元前 605 至 538 年，还是 586 至 515 年，抑或其他组合年份，其总年数接近但并非精确的七十年。这一应验的预言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先前研究中的观点：预言中的日期并非总是完全按字面理解；《圣经》中的某些数字可能是象征，而非统计数据。

祷告是但以理长久以来的固定习惯。这一习惯同样源于他对经文的解读：他效仿所罗门在圣殿首次献殿时为未来被掳之民规定的祷告方式（列王纪上 8:48），持续朝着耶路撒冷圣殿的方位祷告。当但尼尔看见上帝的应许开始应验时，他祷告的迫切性更甚，恳求上帝的怜悯与恩惠降临于他的子民。

这种祷告强度的提升，体现在但尼尔决定披麻蒙灰、禁食祷告——这些正是为百姓之罪深切哀恸悔改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但尼尔从信靠上帝主权到热切祷告的转变轨迹，与我们开篇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面对「若上帝是主权之神，为何还需祷告？」之问，但尼尔的回答必是「正因为上帝是主权之神，我才祷告」。正是在但尼尔从经文中读到上帝审判巴比伦、复兴子民的计划，并目睹这一主权计划在历史中初显成效时，他才高声祷告。但尼尔并非因担心七十年的预言可能落空或延迟而祷告，而是因确信那位主权之神必成就所应许之事，才以炽热祷告向祂倾心吐意。

这对我们信徒而言是重要的一课。多数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预留了祷告时间，却不知该为何事祷告。即使在试炼与困境中，有时我们也几乎不知如何开口。此时，我们可以效法但以理的做法，查考圣经，从而为神明确应许之事祈求。例如，神应许要成就祂在我们心里开始的善工（腓 1:6）。因此，在试炼中我可以祷告，求神使用这些试炼来推进祂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使我谦卑、击碎我的骄傲，让我在软弱与罪性中看清自己何等需要祂。神应许赐下超越世人所能给的平安（约 14:27）。因此，当我内心混乱不安时，可以求祂赐下唯有祂能给予的平安。主应许作我的牧者，与我同经死荫幽谷（诗篇 23）。故此，我能祷告求祂看顾我的灵魂，

在黑夜最深沉时紧握我的手。上帝已应许带来新天新地，在那里祂会擦去每一滴眼泪（启示录 21:1-4）。因此，我能祈求那日子速速降临——当现今的世界消逝，被那终极的避难所与喜乐之地取代。但以理祈求上帝成就祂的应许，并怀着确信祈祷因为他所求的正是上帝所承诺的。

祈祷和上帝的王国

但以理不单是为自己黑暗中的安慰与保护祈祷。他心系上帝子民与上帝国度的需要。在黑暗中将忧虑带到主面前固然合宜，但我们不应沉溺于自身苦难，而忘却上帝子民更广泛的需求。我们当祈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须谨记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尽管但以理在大流士元年必有诸多个人忧虑（参但以理书 6 章），但在但以理书 9 章的祷告中，上帝国度之需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即求上帝照祂所应许的对待祂的子民。

在为他的子民代求的使命中，但尼尔正履行着他作为先知的呼召。我们常将代祷视为祭司的职责，诚然祭司确实承担此任，但在旧约中，代求实则是先知角色的核心部分。他们不仅将神的话语传给人，更将人的回应藉由代求带到神面前。正如创世记 20:7 所示，亚伯拉罕之所以有资格为亚比米勒代求，正是因其先知的身份。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来说，圣灵的倾注意味着如今所有神的子民都能宣称信徒皆为先知：我们现在是基督的使者，共同承担传递他生死信息的使命给周围的世界（哥林多后书 2:15-16；5:20）。因此我们都当履行代祷的职责与殊荣，为神的子民和国度祈求。无论是在本地还是世界各地，高举教会的需求并将更广阔的世界带到恩典的宝座前。

若我们确有责任为神的子民与国度祷告，当如何为之？但以理的长篇祷告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典范：

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藉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作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忿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

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 9:4-19）

但以理的祷告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呼求、认罪与祈求。但以理首先确认并承认神的身份（呼求）；接着他承认自己民族的罪，认可神对他们审判的公义（认罪）；最后，他恳求神成就对其子民的旨意（祈求）。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些要素。

呼求, 认罪, 祈求

首先是呼求：但以理在祷告之初就确认并承认他所祷告的对象——神的身份。但以理所承认的核心在于神的伟大与恩典。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但 9:4），“公义的”（9:7,14），是“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9:15）：祂确实是全能的上帝。然而祂也是“守约施慈爱”（9:4）的上帝，信实地履行对子民的应许。祂是“怜悯饶恕”（9:9）的上帝。实际上，这些词汇在希伯来文中均为复数形式，暗示神对悖逆子民多次施行的怜悯与宽恕。²这丰盛的怜悯构成了但以理在祷告结尾祈求部分的恳求基础。

然而，倘若但以理所祷告的上帝是公义且信守承诺的，那么但以理的同胞却恰恰相反，因此但以理承认了民众的罪孽。以色列人屡次犯罪悖逆这位仁慈恩典的上帝，背离他的律法，拒绝听从先知的告诫（但以理书 9:5-6,10-11）。通过双重同义词的修辞手法，耶和华与立约子民之间的对比被凸显：耶和华是‘伟大可畏’的，‘公义且宽恕’，忠于‘一切爱他并遵守诫命的人’；而以色列却‘犯罪行恶’，‘作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律例’。

2. Ernest C. Lucas, Daniel, 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2), 238.

信实圣洁的上帝始终坚守祂的一切应许，与背信不洁、违背所有承诺并背叛其主宰的子民之间，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根据上帝在西奈山与祂子民所立之约的条款，这种对立组合只会导致一个结果：上帝的子民从应许之地被毁灭与流放（参见申命记 28 章）。因耶和華公义信实，祂必须执行这早已警告过的审判，将烈怒倾倒在祂所拣选的城与居所——耶路撒冷（但 9:16），使祂的百姓在周遭列国中成为应受嘲弄的对象。因此但以理承认了百姓的罪，并认同上帝审判的公正——尽管这审判极为严厉。但以理丝毫没有为以色列开脱，或质疑上帝对待他们的公平性。以色列完全配得他们所遭遇的命运，因他们竟背叛如此圣洁慈爱的上帝。

然而申命记不仅预言了以色列人犯罪悖逆耶和華时即将临到的审判，更宣告了超越罪恶与审判之后，以色列将迎来崭新而蒙恩的新开端。当他们经历神的烈怒，在流散之地悔改归向神——即耶和華所驱散他们的列邦中——神必使他们被掳的命运转回，再次聚集他们归回故土（申 30:2-3）。这正是但以理在祷告的祈求部分所寻求的神的回应。他祈求神垂听祷告，恩待荒凉的圣所，终结被掳之境（但 9:17）。他如此祈求并非因自己或百姓有何义行，唯因神对其圣名荣耀的信实守约（9:19）。

当神拣选以色列、领他们出埃及立为子民时，便将自己的名与他们不可撤销地联结。因此，若以色列在流亡中灭亡，这固然是他们当得的公义惩罚，却会引发列邦质疑神的大能——难道耶和華终究无力拯救自己的子民，成就所应许之事？为彰显其浩大恩典并捍卫圣名荣耀，耶和華必须再次救赎子民，使他们重蒙眷顾。为此，但以理以无畏的信心祷告，确信神必垂听其祈求，施恩于民，重建圣所。

向伟大与恩典之上帝祈祷

但以理祷告的这三个方面——呼求、认罪和祈求——都能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世上为神的国度祷告。我们也应当从提醒自己神的伟大和恩典开始，这体现在他对圣约应许的信实上。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伟大，我们的祷告就会过于狭隘。事实上，我发现自己的祷告几乎总是过于狭隘。我很少为神的灵在我们社区和这个时代行伟大而有力的工作祷告。我也不常为神在我们教会中彰显大能的非凡作为祷告。我忘记了神的伟大：他是从无到有创造万物的那一位，是将星辰悬挂在天际、为海洋划定界限的那一位。我忘记了他也是立王和世界领袖、又使他们降卑的那一位。若我铭记神的伟大，我的祷告生活将彻底改变。

然而我的祷告也过于狭隘，因为我忘记了神的恩典。我常陷入一种试探，认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已无可救药。越是看清自己的内心，就越明白自己是个悖逆的罪人。我未曾倾听神的律法并以此为乐，也未将先知们的告诫铭记于心。对于像我这样毕生钻研神的话语之人，这是何等严厉的定罪！对照我所蒙受的恩典与机遇，我真是个无用的仆人！如此真实地看清自己本相，很容易陷入绝望而停止祷告，因我开始觉得神不可能使用我这样的人。更甚者，当我们目睹周遭之人深重的罪孽时，同样会陷入这种光景。与人朝夕相处中，面具终会滑落，显露出他们的罪性——这不仅见于非基督徒的朋友同事，连基督徒也不例外。教会里的人屡屡令我们失望，使我们怀疑神也无法使用他们。若我们都是残缺的瓦器、破损的器皿，为何还要为自己或他人祷告呢？

答案是，我们应当因着神的恩典而祷告。解决我们罪的方法不是将其掩盖起来，假装它不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人想要这样做。

在这个语境中，有些人甚至不愿提及“罪”这个词。但这不是但以理的方式。对我们罪的回应，是记住神的恩典，并在祂面前认罪，全然倚靠祂至高无上的怜悯。我确实是个污秽的罪人，完全不配为神所用，你也是如此。然而同一位圣洁的神却将祂的名放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基督徒”，拣选我们加入祂的羊群。祂在这世上将祂的尊荣与我们相连，以至于人们对祂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

这激发了热切祷告的动力。当我默想神的恩典时，我能呼喊：

“主啊，我完全不配作你的使者，但你呼召了我，差遣我去服侍你。靠自己的力量我连一刻也站立不住，也没有自己的话可说。主啊，赐我站立的力量和为你说的话。通过我，也通过像我这样的罪人，在这世上成就你的旨意。建立这间教会，以及你在这地方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远非如此。在此建立你的国度，是因为你的名配得，并且我们周围的人们需要看见你的荣耀。他们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智慧或力量中看到；只有当你通过我们这样有缺陷、有瑕疵的人，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恩典非凡的彰显时，他们才会看见你的荣耀。”认识到神的伟大和恩典，会常常驱使我们跪下来感恩、认罪，并为祂名的缘故热切祈求。

有力量的祈祷

但以理的祷告得到了非凡的回应。我们常常在祷告时怀疑是否有人聆听，或者我们的祷告是否只是徒然撞向天花板。然而这一次，主差遣天使在但以理仍在祷告时就回应了他的忧虑（但 9:20-21）。这才是祷告的力量！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详细探讨但以理所得到的答案。不过总体而言，可以说但以理的祷告既得到了即时的回应，也获得了终极的应验。上帝对但以理祷告的即时回应是兴起了波斯王居鲁士，他颁布了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的诏令。这道诏令颁布于公元前 538 年，即巴比伦帝国灭亡后一年内，因此几乎是在但以理初次祷告后立即实现的。

大流士年间。³但以理祷告，上帝便感动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使其允许祂的子民重返故土，在那里他们得以重建被毁的圣殿。

但正如我们在下一课将看到的，天使加百列带给但以理的信息是：这次对但以理祷告的即时回应，仅是神计划的部分实现。导致以色列人被流放的根本问题——他们悖逆的心——并不会因重返故土就得到解决。这需要一场更为震撼的神之伟大与恩典的彰显，而这将在耶稣降临时成就。

耶稣是神用来一劳永逸解决我们罪孽的那一位，从而实现对祂子民最初的心意。在耶稣身上，展现了神无与伦比的伟大。随着耶稣的降临，神的荣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在地上。道成了肉身：创造宇宙的全能神以婴孩之躯降世。正如约翰在福音书中所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 1:14）耶稣就是光，那照亮一切真光（约翰福音 1:9）。然而，神的光降临人间并未直接改变我们，反而揭露了我们丑陋的真相：“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 3:19）神圣伟大的启示并未消除我们的罪，只是让我们的罪更加显明。

上帝的神圣性本身就会立刻定我们的罪。正因如此，许多人否认或忽视上帝的圣洁，自行想象出一位仅有恩典的神，这位神永远不会审判任何人。想象这样一位神或许令人感到安慰——祂不作任何要求，且会轻易宽恕我们曾做过的一切——但如果祂不是真神，祂所谓的宽恕对我们毫无益处。这就像那些认为泰坦尼克号永不沉没的人所获得的安慰。这种想法无疑给乘客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安心——直到船体与冰山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一刻！在审判之日，我们都将遇见那位真实、伟大而可畏的上帝。

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rius and Cyrus, see note 5 in ch. 7: “In the Angel’s Den.”

公义与真理的上帝啊，祢必按我们所行、所思、所言向我们追讨。
在那日，上帝的圣洁将要求定我们的罪。

然而在耶稣里，上帝并非来定世人的罪（约翰福音 3:17）。耶稣不仅是上帝伟大与圣洁的彰显，更是祂恩典的体现。真实的上帝是恩典与圣洁的上帝，祂已在耶稣里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罪孽的真正方案。祂在十字架上成就此事，那是上帝公义与恩典的终极显明。若上帝仅是公义的上帝，十字架便无从解释。祂本可公正地将我们因罪从存在中抹去，正如但以理所忏悔的。事实上，圣经本可简化为三句话：上帝为男女创造了完美世界。他们犯罪了。故事结束。同样，以色列的故事本会因他们的悖逆与流亡而终结，再无复兴之日。唯有上帝作为恩典之神的本质，才能解释祂对旧约子民的忍耐。唯有祂的恩典，才能说明祂屈尊降贵成为人，并承受十字架的羞辱与痛苦来救赎子民的非凡慈爱。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解释耶稣甘愿经历与父神永恒以来首次的极度分离，使我们这些本该永远与祂光明隔绝的罪人，竟能继承祂的应许。

但如果上帝仅仅是一位恩典之神，一位因其本性使然而轻易赦免罪过的神，那么十字架的存在便无从解释。除非上帝同时也是公义之神，否则神的儿子遭受如此残酷的处决便毫无意义。事实是，罪——我们的罪——必须得到偿付。我们所有恶行终须面临审判之日，而这审判日就在首个受难节降临。当耶稣悬于十架舍命时，祂彻底清偿了我们每个人本应承受的死亡之债。真实的罪孽得到了真实的偿付，真实的罪人才能获得真实的恩典。

十字架和祈祷

十字架上所彰显神的伟大与恩典，正是我们祷告的真正动力。既然上帝如此爱祂的子民，甚至差遣独生子为我们舍命，祂也必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资源与话语

将这些好消息传递给周围的人。上帝已应许我们的圣洁，因此我们应当多多祈祷，祈求这伟大工程在我们心灵与生命中持续推进。上帝承诺要使他的教会成圣，所以我们当热切为基督里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上帝彻底洁净他们。上帝应许要拯救迷失的羊并归入他的羊群，故我们当为尚未信主的邻居、朋友和家人满怀热忱地祈求他们归主。

当主内肢体得罪我们时，如此炽热的祷告也应成为我们的第一反应。与其批评或闲言碎语，不如祷告。说：「父啊，这是你的孩子。我知道你愿他们成圣。我与他们同样是罪人，或许只是罪的表现形式不同。求你的灵运行在他们和我的心里，赐我们悔改与更新。」丈夫当这样为犯罪的妻子祷告，妻子也当如此为丈夫代求。父母惹儿女气恼时，儿女当为他们祷告；子女叛逆显露出败坏之心时，父母也当为他们祷告。要凭着上帝「为自己使百姓成圣」的应许来祷告。

这些是上帝喜悦回应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基于祂亲自应许的根基祈求。我们或许会在当下部分地看见这些祷告蒙应允，正如上帝持续地使我们和周围的百姓成圣。然而我们也必须预期会继续如此祷告，直到上帝对我们的罪给出终极答案——那答案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之日才会显明。到那日，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将止息，因为信心将被眼见取代，我们对圣洁的渴慕也将得到完全满足。那时我们将目睹上帝伟大与恩典的彰显——从世界各地、万国万民中召聚而来的庞大群体，同声颂赞上帝的荣耀。那日我们歌声的共同主题将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拯救像我这般罪人。”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何其伟大，竟使我们这样的人得以在祂面前预定承受永恒的荣耀。但这正是祂的应许，我们可以确信，末了必全然成就。

12

黑暗中的希望

但以理书

9:20-27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 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但 9:20-22）

你

是否曾提出一个自认为简单的问题，却被答案的深度与复杂性彻底难倒？也许你向脑外科医生询问他

如何知道在哪里下刀，或者让核物理学家向你解释原子是如何构成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讲解，你便会发现自己完全一头雾水。你原本期待的是类似《傻瓜系列科学》那样的浅显解释，却很快发现有些学科显然不适合“傻瓜”学习。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傻瓜火箭科学》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修辞！

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读到但以理书第 9 章后半段时的感受。我们渴望有人能用我们所能理解的层次来解释这异象的含义，却又不禁担忧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它。或许那些高智商的圣经专家能够理解但以理书第 9 章，但乍看之下，这似乎是那些普通如我们这般“愚钝”之人难以企及的经文之一。若你正为此困扰，或许可以稍感宽慰——我们并非孤例。在公元 400 年中，古代教会最杰出的学者兼语言学家之一、教父哲罗姆曾写道：“因对教会伟大导师们的观点妄加评判或厚此薄彼实属不妥，我仅将各家见解逐一陈述，孰是孰非交由读者自行判断。”¹随后他列举了九种关于这段经文含义的冲突观点，坦言自己无法断定孰对孰错（若有正确答案的话）。

我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解答这些疑虑。这异象同样是“上帝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 3:16）话语的一部分。它赐给但目的是为了阐明某些事，而非使事情更加混乱（参但以理书 9:22）。理解这异象的关键在于聚焦核心且清晰的部分，而非那些充满挑战与复杂性的细节。我们不会解开经文中的每一处复杂之处，但若遵循这一原则，异象的核心信息应当不难辨识。

背景：但以理的祷告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但以理书 9 章前半部分中但以理祷告的核心负担。这祷告正是异象临到但以理的背景语境，而这一背景在解读异象时常被忽视。正如我们上次研经所见，但以理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思考耶利米关于七十年被掳和臣服于巴比伦人及其国王的预言——此后神将审判巴比伦人，祂的子民将回归故土重建圣殿。但以理的祷告发生在大流士国王统治的

1. Jerome's Commentary on Daniel, trans. Gleason Archer (Grand Rapids: Baker, 1958), 95.

第一年，就在巴比伦帝国落入米底人和波斯人之手后不久。他意识到巴比伦人及其君王已受到上帝的审判，应验了耶利米预言的第一部分。因此但以理祈求上帝此刻也能成就预言的第二部分——以他的怜悯与恩典将子民重归故土，并再次眷顾耶路撒冷荒凉的圣所。但以理承认，正如西奈之约所要求的，上帝因百姓和圣所的罪孽施行了审判。但同一部西奈之约也预示着流放惩罚后将迎来新开端：那时耶和華必为子民行心之割礼，赐予他们渴望顺服的心（参见申命记 30:1-6）。

事实上，当但以理诵读耶利米的预言时，他必定也读到更多关于这应许之新开端的预言。耶利米宣告上帝将与子民另立新约，这约不同于他们因犯罪所违背的旧约，而是最终实现申命记的应许——赐予他们渴慕顺服耶和華的心：

耶和華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華说的。”耶和華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華’，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華说的。”（耶 31:31-33）

但以理正为这些关于上帝子民转变的应许得以实现而祷告。他渴望看到他们从罪人变为圣洁的子民，有上帝住在他们中间，并盼望通过弥赛亚君王的降临见证耶路撒冷的复兴。在但以理的时代，因以色列和犹大的罪恶过犯，上帝与他子民的立约关系已然破裂。然而他怀着盼望祈求：当耶利米预言的七十年审判期结束时，那先知关于恢复立约关系的预言将得以应验。随着百姓的悔改，但以理期盼见证上帝恩宠的更新、圣殿的重建，以及新时代的开启。

这应许的新约将彻底改变这群人——从原本憎恨上帝律法、藐视先知的悖逆罪人，转变为热爱上帝律法的圣洁子民。耶利米预言，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33:15-16）。

这一盼望正是解读但异象的背景框架。在此语境下，天使加百列向但启示的异象中每个元素都显得合乎逻辑：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上帝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上帝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但 9:20-23）

仿佛是为了强调祷告与异象之间的联系，加百列的显现本身就对但以理的祈求给出了即时而明确的回应。但以理向主呼求道：“求祢垂听！”（但 9:18-19）；天使的出现明确证明他的祷告已蒙垂听。但以理寻求上帝的恩惠（9:17）；加百列称他为“大蒙眷爱”之人（9:23），这保证了他确实蒙上帝眷顾。但以理恳求主不要迟延（9:19），而他在祷告尚未结束时便得到了回应（9:20）。事实上，加百列告诉他，从但以理开始祷告的那一刻起，天庭就颁布了谕令（9:23）。

好消息：但以理的祷告得到了回应

更重要的是，加百列前来告诉他，他关于子民和城邦境遇转变的一切祈求都将得到应允：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作“彰显”）

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者”或作“所”）。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或作“有”）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但 9:24-27）

一个日子即将来临，那时神必行动“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但 9:24）。神子民的过犯、罪恶与悖逆曾导致他们被神离弃，但那日到来时，这些话语将不再必要，因为它们的权势已被打破，刑罚已得赎清。终有一日，神犯罪的子民将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神要以永义取代邪恶与背叛，使他的羊群成圣，成为圣洁的国度。不同于昔日百姓对先知话语的漠视，主将“封住”他们的话语（9:24）。此处的“封住”并非指封闭书卷或保守话语隐秘，而是通过应验来印证这些话语，如同文件加盖主人印记般（王上 21:8；尼 10:1-2），以神的封印确认为真实可信。² 不仅如此，耶路撒冷的圣所——在但以理时代沦为废墟荒场——将重新被分别为圣。结合但以理所读耶利米书的背景，这无疑是神亲自立约要实现所应许的新约。

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已提及这一点，但值得重申，因为这是本段核心要旨之一：上帝垂听并回应祂悔改子民的祷告。这并不矛盾

2. Joyce G. Baldwin, Dani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87), 169.

一方面是关于神圣主权与预知，上帝藉此知晓并统管未来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上帝子民的祷告确实能影响事件进程的真理。正如雅各在其书信中所言：“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 5:16）。雅各引用以利亚为例来证明这一点，但他本可以同样轻易地使用但以理为例。但以理祷告时，甚至还未说完话，他的祷告就从神圣的宝座室得到了回应。这一真理也不仅限于“超级圣徒”的祷告。我们也有权柄和责任带着祈求与恳求来到恩典的宝座前。然而，面对周围的黑暗，我们的反应往往要么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自身努力的人为行动主义，要么是认为无法阻止邪恶蔓延的消极绝望。但以理书第 9 章挑战我们跪伏在主面前，恳求祂带来应许的新世界——那里不再有罪恶与悖逆，永恒的正义已然降临。我们的祷告实在太过渺小了。

上帝的时间尺度

至此，加百列带给但以理的信息仍是好消息。然而，坏消息也将接踵而至。这应许的转变——即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不会在七十年流亡结束时降临。事实上，那段审判时期只是神更宏大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这个计划不会在七十年内完成，而是需要“七十个七”来实现（但 9:24）。神的时间尺度远超但以理所想象的。

许多人将这些“七十个七”理解为字面上的 490 年。由于七和七十在圣经中都是完全的数字，另一些人则认为两者相乘后的数字象征着终极的完全。马太福音 18 章正是如此。在那段经文中，耶稣回答彼得关于兄弟得罪自己时该饶恕他多少次的问题：是否该饶恕七次？耶稣回答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太 18:22）。没有人会按字面理解这个数字，仿佛彼得必须精确饶恕兄弟

490 次，但并非在 491 次。相反，他们认识到耶稣要表达的重点是：彼得对宽恕的理解过于狭隘，需要被拓宽。同样在此，这异象正在挑战但以理对消除过犯、实现复兴所需时间尺度的认知。要彻底改变上帝子民的心灵与生活，不仅需要七十年，而是七十个七次才能达成对罪恶与邪恶的完全、终极胜利。然而，这坏消息并非要让但以理陷入绝望。尽管这应许的新约将在他的有生之年到来，但它必在适当的时候降临，并成就上帝为其设计的一切。

我们需要聆听这段经文对我们关于上帝在生命中工作方式的期待所提出的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即时”的时代，期望一切都能立刻甚至提前得到满足。为缓解急躁情绪，我们发明了微波炉快速餐和一分钟即熟米饭。人们几乎已遗忘需要等待电视机和收音机预热节目才能播放的日子。我们当年是如何忍受这种悬而未决的？这种“即时”态度也蔓延到我们与上帝及邻舍的关系中。我们要求自己立刻成圣，强求上帝眨眼间改变我们的生命，即刻除去令我们沮丧的罪。同样，我们希望配偶和子女立刻——最迟下周二之前——变得圣洁。既然知道上帝最终要我们成圣，我们就期待这目标立刻实现！

然而但以理书第 9 章向我们揭示，上帝为祂子民成圣与世界更新所设定的时间尺度，远超我们通常的想象。祂并不像我们那样急于立刻修正我们，也不急于将我们的亲友瞬间变为完美的圣徒。诚然，祂终将完成我们生命彻底的转变与成圣。正如有人所言：

“上帝的磨盘转动缓慢，却碾得极细。”祂不会像心血来潮的 DIY 工程般半途而废，待我们兴趣消退后任其蒙尘。但与此同时，祂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绝非魔杖一挥即可完成的转变。我们的成圣过程将实实在在地

需要耗费一生 —— 我们的一生 —— 才能完成。我们都是正在翻新的工程，直到生命终结之日。

牢记这一真理至关重要，如此我们才能对上帝在自己及他人身上的工作保持耐心。这一现实不应被视作我们屈服于罪恶或懈怠追求圣洁的借口。相反，确信上帝必完成祂在我们心里开始的善工，应当激励我们勤奋追求当下对祂话语的顺服。然而，认识到这工作往往进展缓慢，且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就会不断被缠累的罪所攻击，这应当时刻驱使我们重新倚靠上帝的怜悯与恩典 —— 它们甚至对我们这样的罪人也绰绰有余。只要仍活在世上，我们就永远无法超越对上帝宽恕与每日加力的需求。事实上，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圣之工的缓慢进程恰恰表明：祂何等重视让我们持续意识到生命中对祂恩典的迫切需求。祂定意要培养我们的谦卑，并使我们永远倚靠祂。

3

此外，当我们反思自身成圣进程的缓慢时，也会对他人持续的罪性更加宽容。我们天性容易论断他人，尤其是当对方沉溺的罪过恰巧是我们已得胜的领域时，更容易心生“我既已治死那罪，为何他们不能？”的念头 —— 仿佛我们的成圣全然是自身努力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持续与某个屡屡绊倒自己、令人痛楚的特定罪性争战时，便学会了将每日从主领受的恩典同样施与他人。当我们发现每次失败跌倒时祂的怜悯总不离开，就开始把这怜悯也延伸给他人。对自身软弱与罪性的认知，使我们能向沉沦罪中之人伸出援手、敞开心扉。

弥赛亚的断绝

赐予但以理的异象还揭示，上帝子民与圣所应许复兴的完成终将到来

3. The former slave trader turned pastor, John Newton, helpfully develops this point in a letter entitled “The Advantages of Remaining Sin” in *The Letters of John Newton*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0), 131–35.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七个七——将从下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直至重建完成。第 25 节中提及的恢复与重建耶路撒冷的谕令（*dabar*）并非出自人间君王，而是响应但以理在第 23 节中祷告的天命（*dabar*）。这谕令本身实现了主在耶利米书 29:10 中——约七十年前——所应许的复兴之命（*dabar*）。居鲁士在公元前 538 年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的诏书，仅是这天命在地上的映射。这种天上谕令与人间诏书的区别，突显了确定一个 *terminus a quo*（起始点）以计算字面意义上“七十个七”年数的困难。

这最初的七个七显示了神对但以理祈求的直接回应：耶路撒冷城将在短期内得到重建。耶利米关于七十年后复兴的预言将得到部分应验。然而，这段复兴时期，连同城市重建后随后的六十二个七，将是一段艰难时期。耶路撒冷还不会享有耶利米书 33:16 所提及的完全平安与保障。弥赛亚统治者（*mashiach nagid*）只有在这六十九个七结束时才会显现，迎来决定性的第七十个七。但即便如此，他的降临也不会立即带来耶利米所预言的和平与公义。相反，弥赛亚自己将被剪除，一无所有（9:26）。

这再次颠覆了我们对历史的预期。我们往往认为，若神掌管历史和我们的生命，一切应当平稳顺利，朝着荣耀不断攀升。途中或许会有少许波折，但总体上我们期待神使我们的道路平坦易行，尤其是当我们顺服而行时。然而，但以理的七十个七中，有六十九个七充满了艰难与试炼，第七十个七同样不易。但以理所见的未来充斥着战争与战争的风声，以及预料或经历的试炼。更重要的是，他为神的子民所描述的未来，也映射出我们尘世朝圣途中自身的未来——那条通往荣耀的艰辛之路。

然而这些试炼正是我们通往荣耀之路，因为它们首先是我们的弥赛亚通往荣耀之路。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任何他自己不愿

亲自承受。祂自己的受膏者——基督，来到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并亲身经历了那种苦难，直至被断绝一切、一无所有。当我们将健康忧虑与基督受难至死的经历相比时，这些忧虑显得微不足道。当我们将金钱困境与士兵们为争夺基督身上仅有的衣衫——祂唯一的财产——而掷骰赌博的情景相比时，这些困境便有了新的视角。我们艰难的人际关系和被遗弃、孤独的感受，与耶稣在需要时刻所有朋友逃离并否认认识祂的经历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没有比天父因祂所背负的罪孽之重而厌恶地转脸不顾更大的遗弃了。受膏者为我们被断绝，一无所有：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背叛遭弃。通往荣耀的道路为祂铺就了苦难之途，我们也蒙召追随同样的足迹。

圣所的毁灭和盟约的确认

至此，确立但以理异象的含义及其与历史的关联相对直接。毕竟，耶路撒冷最终得以重建，而其考验与困境无疑仍在延续。当弥赛亚耶稣最终降临时，祂确实被剪除，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该异象最艰深的部分在于弥赛亚被剪除后的事件。此时，但以理被告知耶路撒冷及其圣所将被“那将来之君的人民”毁灭。但这些人民是谁？他们的君王又是谁？此外，经文中提到有人将为那最终的、决定性的第七十个七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且在这七期中，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此人是谁？但以理书 9:27 中神秘的‘行毁坏可憎之物’又指什么？这与先前描述的事件有何关联？

根据一些信徒——即我们在先前研究中称为千禧年前论者的观点——这些最终事件代表着从前文语境向遥远未来的跳跃。他们认为，第六十九个七与第七十个七之间存在一个间隔期，教会历史在此期间展开，之后敌基督将会降临并毁灭

耶路撒冷及其重建的圣殿。根据这一观点，第 27 节中的“那约”是敌基督者在末后日子与部分犹太人达成的政治协议，而正是他通过摧毁那时已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终止了这些末后日子中重新开始的祭祀与供奉。另一方面，无千禧年派与后千禧年派的基督徒认为，这里提到的约是神通过弥赛亚耶稣与其子民所立的新约，而圣殿的荒凉与毁灭发生在公元一世纪。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两种观点都是由热爱主并认真对待但以理预言的人提出的，且这些经文确实难以诠释。然而，这两种解释不可能同时正确。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哪一种观点更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在二者之间作出判断？’最佳方法是让直接上下文引导我们的解读。切记，但以理的祷告深切关注着神与其子民立约关系的命运。⁴作为回应，加百列向他宣告：七十个七将见证耶利米所预言新约的一切应许实现——包括消除悖逆与罪恶，并验证预言的应验。因此在我看来，第 27 节中未加描述的‘那约’最自然地指向新约，它将在世界历史最后高潮的七年中得到确认。⁵第七十个七是一种‘禧年’之周，神将在其中使万物恢复应有的秩序。

若此说成立，那么显然是由弥赛亚来与众人坚定盟约，并终止祭祀与供物。随着耶稣降临世间，尤其是他的受难与复活，第七十个七的时期已然开启。在基督里，我们的禧年号角已吹响，战胜罪恶与过犯的胜利已然赢得。更重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得旧约的祭物变得多余且无价值。因为人子来，并不是

4. On the covenant theme in Daniel's prayer, see Meredith G. Kline, "The Covenant of the Seven-tieth Week" in John H. Skilton, ed.,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Old Testament Studies Prepared in Honor of O. T. Allis*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4), 455-58.

5. This view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Hebrew terminology. When a covenant is first "made" or "established" the verb used is *karat*; here, however, the verb is *higdil* ("confirmed" or "made effective"). See Kline, "Seventy Weeks," 463-66.

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 10:45）。耶利米预言的新约如今已实现，正如我们的主在受难前夜亲自教导我们的，当他与门徒共饮杯时称其为“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哥林多前书 11:25）。随着基督的降临，但以理书 9:24 所预言的诸事已在原则上成就：我们的罪得赦免，过犯被除去，先知的话语得以应验。当然，我们仍在等待这第七十个七的终结之日，那时神将使这一切达至最终圆满：我们仍要一次次共饮新约之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然而，既然为众人过犯赎罪的最终祭品已然献上，耶路撒冷的圣殿从那时起至今便再无存在的必要。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耶路撒冷圣殿在功能上就已过时。这正是为何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象征着主永远离开了祂昔日的居所，不再归来。⁶ 耶稣亲自宣告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因他们拒绝归顺并服从祂的统治（参太 23:37-24:2），这一审判于公元 70 年应验。这也正是但以理书第 9 章所预言的：城与圣所将被 '将来要来的君王'（*nagid*）的民毁灭（但 9:26）。此处的统治者并非预言中新增的人物，而是第 25 节所预言的同一位 '受膏的君'（*mashiach nagid*）。

但以理书 9:25 中那位将 '受膏者' 与 '统治者' 双重职分集于一身的个体，在第 26 节前半部分被单独称为 '受膏者'——此处着重描述他作为祭司的职事，即献上自己为众人的罪作赎罪祭；而在同一节后半部分则被称为 '统治者'——强调其子民拒绝顺服他统治的失败。⁷ 换言之，这启示表明：弥赛亚的百姓将重蹈但以理时代的覆辙，因悖逆与反叛再次摧毁耶路撒冷及其圣所。历史正是如此应验的。从深层意义而言，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城与圣殿的毁灭，并非主要归咎于罗马

6. See Craig S. Keener,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686.

7. Kline, "Seventy Weeks," 463n31.

士兵们，而是由于上帝子民拒绝上帝差遣给他们的弥赛亚而犯罪的后果。但以理在他那个时代所哀叹的事件，将来还会重演。

高潮的恐怖与最终的希望

这把我们带到本章最艰深的结尾部分。希伯来原文的单个词汇还算直白，但将它们组合成通顺的句子却极具挑战。我较为生硬的翻译如下：“在那七年的中途，他将止息祭祀与供献；又因⁸那导致荒凉之⁹可憎物的猖獗，直到所定的结局，审判必倾注而下使之荒凉。”这节经文似乎预示着一个终极的可憎之举，将引发先前经文所述那已注定临到耶路撒冷的最终审判。根据前文分析，这个导致圣城与圣殿毁灭的极端可憎之事，很可能并非指未来事件，而正是基督被钉十字架——人类对上帝指定弥赛亚的拒绝与剪除。

然而，倘若这就是耶路撒冷最终的命运，那么耶利米关于新约的预言是否落空？以色列是否永远陷在悖逆与毁灭的循环中？绝非如此。主早已在但以理书 9:24 中明确宣告，祂必将成就耶利米在新约中所预言的一切。第 27 节更断言：尽管祂子民持续作恶叛逆，甚至发展到拒绝弥赛亚并导致耶路撒冷毁灭的地步，弥赛亚仍要坚定与众人所立的圣约，使其条款生效。面对终极的亵渎，神的恩典终将赢得最辉煌的胜利。

这正是最黑暗时刻里罪孽最深重者的希望所在。即便我们以生活方式将基督钉上十字架，将神差遣的弥赛亚

8. For this meaning, see BDB, ‘al 1.f (b).

9. Literally, the Hebrew *kanaph* means “wing,” but the same word can also indicate the extremity of a garment, or of the earth itself (see Isa. 24:16). Similarly, John Calvin, Daniel, trans. T. Myers (Grand Rapids: Baker 2003 reprint), 2.228.

成为我们的救主，却以他的名讳作为咒诅之词——即便如此，神的恩典仍足以覆盖我们的罪。即便我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悖逆、干犯他，希望依然存在。无论我们的悖逆涉及毒品、性犯罪、暴力罪行、财务丑闻，还是恶意的残忍，我们同样可以来到那位被隔绝者面前，领受所需的怜悯与赦免（参林前 6:9-11）。我们能从他得着彻底的洁净，这洁净终将涤尽我们每一桩罪孽。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何等奇妙的救恩！

但以理书第 9 章同样向我们显明：基督是黑暗中唯一的希望。祭物与供品曾是旧约时代神指定罪人亲近他的途径。但随着基督的降临，这些祭礼已被废止。若试图倒转时空，仿佛耶路撒冷圣殿今日得以重建、其祭礼重获效力，将是可悲的倒退（参来 10 章）。更重要的是，若连神亲自在旧约中设立的途径都被基督的降临所超越，人类凭己意与智慧设计的方法，又如何能让我们亲近神呢？唯有基督，也唯独基督，是我们通往神面前的必经之路，使我们能领受他所赐的赦免与平安。新约的血是基督的血，这是唯一能彻底洗净我们众罪的涤罪之泉。除他以外，无人能立于神面前而存活。

最终，但以理书第 9 章提醒我们要持续仰望超越这个世界的终极应验——上帝承诺的完全实现。我们能够且应当尽己所能，在尚存的时光里为改善现世而努力。然而我们终极的盼望，是上帝禧年的号角声，它将宣告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胜利降临——这胜利目前仍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日复一日，我们的眼目必须不断向前凝望，等候新约全然成就的时刻，届时我们将与主耶稣同坐天国的筵席共饮新约之杯。那日，我们一切的过犯将被终结，罪孽止息，邪恶得赎，永恒的义永远确立。新耶路撒冷必从天而降，开启上帝最终的平安与安息之国度，我们将与祂在荣耀中一同作王。

到那日，我们为抵达荣耀所走过的路途将不再显得漫长，尽管我们与最终归宿之间隔着七七四十九重试炼与争战。神的荣耀同在足以成为沿途的激励，也终将成为旅程尽头全然满足的奖赏。

13

预备征战

但以理书 10:1–

11:1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但以理书 10:4–6）

有

什么比穿错衣服参加活动更糟糕的呢？或许其他人都穿着正装礼服出席派对，而你却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到场，又或者

反过来，其他人都穿着牛仔裤，而你却盛装打扮。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人感到尴尬。事实上，这简直就是噩梦的素材。我十几岁时，有时会梦见自己不小心只穿着内衣去上学。那该有多难堪啊！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因着装不当出现时，问题通常在于我们没有理解活动的性质。我们原以为的

结果却变成了波尔卡而非普契尼，或者恰恰相反。事件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许多基督徒对生活同样抱有错误的期待，导致他们未能以恰当的姿态面对人生。我并非指人们选择穿什么去教堂，而是指应对生活时应有的心理装备。我们中许多人带着野餐般轻松的心态度过一生，结果在心理上只穿着轻便衣物和凉鞋，期待阳光、沙滩和欢乐。当事情出错时，我们毫无准备，立刻开始抱怨生活不该如此艰难——孩子们起床时个个情绪糟糕，谁都找不到上学要用的东西，狗在厨房地板上呕吐，当大家终于收拾妥当，偏偏这天汽车又发动不了。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不公平！这些事不该发生在我身上！生活不该这么难！”但这种想法从何而来？谁说生活不该艰难？很多时候，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以理书第10章的写作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生艰难以及为何人生如此艰难，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挣扎中并不孤单。这是但以理书结尾大异象的一部分，从第10章开始一直延续到全书结束。但以理一开始就被告知这个异象关乎一场伟大的争战（但10:1）。我们将在第11章看到更多关于这场伟大争战的细节，但第10章同样重要，它为理解这场争战（尤其是其属灵层面）做了预备。简言之，它向我们显明：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冲突，正是天上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属灵争战的对应体现。意识到这场伟大的属灵争战，将帮助我们通过穿戴合适的属灵军装，为地上生活的挑战做好准备。

一场大的冲突

这异象是但以理在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领受的：“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有启示临到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信息真实无误，关乎一场大战。他通过异象明白了这信息。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星期。我禁食不

预备征战

禁食美味，不沾酒肉，也不抹油，直到这三周过去”（但以理书 10:1-3）。居鲁士王元年，首批犹太流亡者虽响应王谕返回耶路撒冷，却发现生活举步维艰。他们重建了圣殿祭坛，却立即遭到四方新邻居的强烈阻挠（以斯拉记 3:1-6）。这些敌对行为，加上在新家园谋生的艰难，迫使归回的流民停止建殿工程，这一中断持续了逾十五年，直到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时代。因此居鲁士王第三年，无论是犹大还是巴比伦的神子民都深陷沮丧。最初归回的欢欣与祭坛重立的虔诚已逐渐消退，如何在长期强烈反对中坚守信仰——这必是但以理心中所思。

我们许多人或许能回想起基督教信仰初期的某个阶段，那时顺服上帝似乎更为轻松且充满激情。但如今我们身处生命中的干旱季节，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早年事奉的喜乐仿佛已遥不可及。上帝会赐予我们怎样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漫长岁月中持守忠诚？

哀悼和禁食

但以理的回应是以长达数月的哀恸禁食开启那一年。这并非完全禁绝所有食物，而是戒绝肉类、美酒等精致饮食，刻意采用苦修式的饮食三周，以此作为他为耶路撒冷境况哀悼的象征。他还停止使用各种润肤膏——这些本可使人在干燥的沙漠气候中生活得更舒适。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禁食持续跨越了正月中间的逾越节，这既表明他哀悼誓愿的严肃性，也隐含着祈求上帝在他所处的时代重演古老救赎行动的呼声。通过这种方式，他既与那些回归故土的上帝子民所面临的艰难试炼认同，又为他们的终极救赎向上帝呼求。

但以理与主内弟兄姊妹的团结，即便相隔遥远，也当成为对我们的挑战。普世教会同属上帝子民的一个大家庭。一人受苦，众人同悲；一人喜乐，众人欢庆（参林前 12:26）。这份责任要求我们培养对世界各地动态的关注意识。实现方式可以简单如阅读教会支持的宣教家庭发来的代祷信与电邮，亦可复杂如参与短期宣教之旅去鼓励他国的信徒。无人能遍知天下事，但每个人都能了解上帝在世界某处的作为，并可通过支持与鼓励蒙召者来尽己本分。这种代祷与鼓励的事工，对于身处艰难境遇的基督肢体尤为宝贵。在事工硕果累累之地传福音或许相对容易，但在努力看似徒劳的困境中持守对神的忠诚则艰难得多。在此类情境中，一封告知未被遗忘、有人持续代祷的简短信函，会带来莫大慰藉。

我们应当特别记念那些受逼迫的教会。在世界许多地方，有人因忠于基督而遭受严酷苦难。希伯来书的作者劝诫读者要“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来 13:3）。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亲自写信向这些肢体表达支持，但可以效法但以理的做法——暂时戒除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某些享受，专心为这些身处绝境的受逼迫圣徒祷告。通过自愿放弃一段时期唾手可得的享乐，我们便能与那些永远无缘体验这些福分的信徒感同身受。这种行为也有助于当我们抱怨当前处境艰难时，提醒自己为所处环境中的神之恩典感恩，并为经受试炼的神子民代求。禁欲操练还能让我们谨记：这世界并非我们永恒的家乡。正如受逼迫中的信徒一样，我们同样

正深陷于一场对抗强大敌手的激烈属灵争战中，这场争战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周围肆虐。

一个天上的存在

本章剩余部分将聚焦这场属灵争战。但以理禁食期满时，他站在底格里斯河边得见异象：“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但 10:4-6）在异象中，但以理看见一位身穿细麻衣、腰束金带的天上使者。这位使者的躯体如黄玉般透出内在光辉，那是一种闪烁的金色宝石。他的面容如闪电般耀眼，双目似火炬，手足如磨亮的铜器。他的声音如同人群轰鸣般回荡。

这位天上的存在究竟是谁？许多解经家注意到这段描述与以西结书开篇异象及启示录第 1 章中得荣耀基督形象的相似性，主张这必然是神的显现¹。然而，这位形象受差遣来坚固但以理，且在使命途中被波斯国魔君阻挠，直至得到首席天使长之一米迦勒的援助（但 10:13），这些细节似乎暗示着另一种解读方向。另有解经家认为本章存在两个不同形象：但以理书 10:5-6 中的神圣形象，以及 10:10 节出现的另一位天使信使——后者扶起但以理并传递信息²。但这种解释留下一个矛盾：第 9 节记载神圣形象向但以理说话并被听见，却未记录具体内容；而随后 11 节的发言被归于一位未提及降临过程的天使。

然而，一个更简单的答案是可能的。仔细研究以西结异象中与上帝的相似之处表明，最接近的相似之处是与拉动神圣战车的基路伯以及战车本身的车轮，而非

1. E.g.,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225.

2. E.g., Stephen R.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4), 282.

基路伯的形象虽以人形为主体（但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结 1:5），却更接近神的形象。它们如火焰般耀眼（1:14），肢体闪耀似磨光的铜（1:7），行动迅捷如闪电（1:14），翅膀振动时发出“全能者声音般”的巨响（1:24）。神战车的轮子如黄玉般璀璨（1:16）。与此同时，那身穿细麻衣者的形象与《以西结书》中那位天使中保极为相似——那位天使奉命为耶路撒冷城中当受拯救者做记号，随后启动了对这座注定毁灭之城的审判（结 9:2-4；10:2）。因此，但以理书第 10 章的异象完全可能自始至终都在描述同一位天使形象。

然而将异象中之人视为上帝化身的解读并非全错。天使信使们本身就映射着他们所侍奉的荣耀上帝的形象，因此注视天使就等同于直接面见上帝本身。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与某些好莱坞电影不同）旧约中关于上帝的异象从来不是单纯为了用特效震撼我们而呈现。这些异象旨在通过视觉体验传递上帝本质中与启示信息密切相关的一个或多个面向随后展开的内容。因此，若我们将异象开篇理解为在向我们传达关于上帝的重要信息，这样的解读并无不妥。

上帝的圣洁与荣耀

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使他战栗瘫软：“这异象惟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兢，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但 10:7-9）这异象要传递关于上帝的什么信息？其核心必然是祂的圣洁与荣耀。上帝的圣洁通过细麻衣象征——这种布料既用于建造会幕，也作为旧约祭司的圣服（出 36:8；利 16:4）。上帝的圣洁意味着祂与我们截然不同，祂是分别出来的。圣经说祂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哈 1:13）。正如耶和華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8-9）。除了上帝的圣洁之外，上帝的荣耀同样显著。这异象向我们展现了一位神，祂的同在——即便是间接显现的形式——也令人无法抗拒。异象中光芒四射，声音回荡，将但以理压倒在地，使他的同伴仓皇躲避。先知在这般可畏的上帝之荣耀异象前无法站立，只能俯伏在地。

这与我们周遭文化中所描绘的神截然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与神明称兄道弟的文化中，那位性情温和的神祇过于慈祥，根本不会将任何人打入地狱。我们把神塑造成了一位宇宙级的“老好人”，热切欢迎所有人来到他的领地。我们文化中的神就像圣诞老人：或许会威胁说如果你不乖就往袜子里塞煤块，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虚张声势。毕竟，我们从未听说有谁在圣诞早晨醒来时真的收到那可怕的黑色礼物！归根结底，这位神太过心软，根本不会审判任何人。

然而，这并非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映射其属性的那位上帝。祂是荣耀圣洁之上帝，其光辉如烈焰燃烧，其临在甚至令终生侍奉祂如但以理者亦难以承受。

上帝的荣耀和迫害

在试炼与迫害时期，牢记上帝烈焰般荣耀圣洁的真实性至关重要。撒旦企图让我们认为顺服上帝无关紧要——追随上帝或融入周遭文化并无本质区别。生活已然艰难，何不选择轻松随波逐流？何必为那位『好好先生』形象的上帝忍受迫害？为这般神明放弃心爱的饮品之类的微小牺牲，根本不值一提！

但若我们所事奉的上帝是烈焰般荣耀圣洁的，那么顺服祂的旨意就绝非小事。祂热切致力于我们的圣洁，并为祂自己拯救子民，因此祂

要求他的教会作出相应的承诺。他赐予圣徒的产业，是永远体验那圣洁之荣耀的永恒。这样的神，值得人们离开巴比伦的安逸，去承受重建耶路撒冷的艰辛；这样的神，值得人们在艰难时期继续奋斗。他值得我们放弃自家舒适安稳的生活，去世界各地城镇村庄为他的国度劳苦，无论我们的辛劳是否得到多少回应。这样的神，甚至值得我们为之献出生命——如果这是必要的话。毕竟，这正是他愿意为我们所做的：以耶稣的身份，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他离开天堂的舒适安逸，降临到这个令人沮丧又艰难的世界。他历经顺境逆境，一路劳苦直至十字架上的死亡。这样的神，配得巨大的牺牲。

上帝以如此荣耀的方式向但以理显现，其目的并非要压垮他，而是要激励他。上帝要我们在祂面前认清自己的软弱，好叫我们不倚靠自己，转而从祂那里汲取力量。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但 10:10-11）。天使以“大蒙眷爱”的肯定来激励但以理，并表明自己是应其祷告而来，为要赐他聪明悟性。换言之，随后第 11 章记载的异象，正是为回应但以理为耶路撒冷现状哀恸默想时，上帝所赐的鼓励。

延迟的消息

若这位天使使者最初是在但以理开始谦卑祷告时奉命前来服侍，为何直至三周后才抵达？异象中给出的答案是：他在途中被波斯国的君王阻拦了二十一天：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长”。节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书 10:12-14）

“波斯国的魔君”是一位与波斯帝国相关联的天灵，他抗拒神的旨意，因此是邪恶的天使、撒但的差役。撒但对神子民的敌意有时会透过这世上的掌权者显明，而教会现今的经历正是天上平行争战在地上的映射。这异象揭示了神应许延迟实现的一个原因：

“波斯国的魔君”是强大的敌手——其力量足以阻拦神的使者长达三周。然而他最终只能延迟神的使者：当大天使米迦勒前来助阵时，那位与但以理对话的天使终得完成使命，将鼓励的信息带给但以理。归根结底，撒但最猛烈的攻势也无法颠覆神的计划或伤害他的子民。

但以理听闻这场属天争战的消息后，再度被一阵压倒性的虚弱感侵袭，使他再次俯伏在地。这异象耗尽了他的气力与呼吸——以致他无法言语，直到天使触碰他的嘴唇：

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

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

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但 10:15-19）

那些与上帝子民为敌的灵界势力之强大与威能令人警醒，天使的话语为试图重建耶路撒冷的上帝子民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全新图景。他们不仅面对人类的反对与敌意，更遭遇天上领域强大灵体势力的阻挠与仇视。这解释了为何重建圣城的进展如此缓慢——在波斯王人间宫廷的阴谋背后，潜伏着撒但所立的「波斯国的魔君」。

更重要的是，这场属灵争战不会很快结束。天使与但以理沟通后，即将重返战场对抗波斯魔君，此后还要对抗即将崛起的下一个世界霸主——希腊魔君：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争战，我去后，希腊（原文作“雅完”）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又说：“当玛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但 10:20-11:1）

我们也不应认为，既然波斯和希腊已成为远古历史，这些天使如今便安于功成名就。与教会敌对的撒旦势力仍在利用世间的权能与制度，持续与上帝子民争战。纵观历史，撒旦对教会的仇恨将反复宣泄。然而纵使教会屡遭打压，看似被遗弃孤立，却始终未被摧毁，因为上帝通过其天使的护佑之工不断扶持维系。我们在这场争战中并非孤军奋战，尽管上帝的应许看似迟延，却必定实现（彼得后书 3:8-10）。上帝的法令——那些写在真理之书上的诏令（但以理书 10:21）——才是未来现实的终极决定者。

我们必须认清：困境的根源并非那个不可理喻的丈夫或妻子，也非看似无解的工作处境，更非那个令生活痛苦不堪的叛逆子女。甚至连我们自身令人沮丧的恶习与罪性也非根本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正参与的那场属灵争战。

对抗天上执政掌权的强大势力。正如使徒保罗所言：“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两“争战”原文都作“摔”）。”

（以弗所书 6:12）。这场超自然的争战听起来是否令人生畏？确实如此！神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生并非野餐郊游，而是战场。魔鬼是个强大的对手，凭我们自身的力量远不能与之抗衡。在等候神应许完全实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忍耐许多艰难。然而，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是神的力量——那位从无到有创造天地、辉煌灿烂之神的权能与大能。祂的胜利或许看似姗姗来迟，但绝不会缺席。

辨别撒旦的策略

若要坚定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魔鬼的能力。魔鬼似乎有两种基本运作策略。第一种策略是“草木皆魔综合征”——它试图让人相信自己是全能的，抵抗徒劳无益。使徒彼得将其描述为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之人（彼得前书 5:8）。撒旦伪装成拥有可怕权能，这种手法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传福音的工作常像一场力量角逐；必须向众人显明，神的大能远胜魔鬼。但魔鬼也善于用此策略诱惑我们，将试探包装成无法抗拒的“你根本控制不住，这是你的天性使然，要么基因决定要么积习难改，抵抗有何意义？反正终将失败”。

这一撒旦策略的另一个体现，是教会某些部分倾向于将所有负面事件归咎于恶魔作祟。若某人酗酒，便认定其被酗酒之灵附身；若某人心中苦毒，则断言其遭苦毒之灵占据，需通过祷告驱逐。更贴近但以理书第 10 章主旨的是，在特定地区传福音遭遇阻碍时，人们往往将其归因于

那阻碍当地工作的地域性邪灵，解决之道便是针对该特定邪灵进行祷告。

虽然撒但及其爪牙无疑是世间诸多恶事的幕后黑手，我们也确实应当祈求上帝挫败他们的阴谋，但此种应对方式似乎过分抬高了撒但的地位。天使并未敦促但以理去祷告对抗波斯国的魔君，相反，正确的策略是认识、颂赞并时刻铭记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惊人伟力。正如天使对但以理所言：“愿你平安！你要坚强”（但 10:19），保罗也以弗所人：“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 6:10-13）。当邪恶肆虐至极时，上帝赐予我们力量，为的是让我们能站立得稳！任何试探都非不可抗拒，无论它在我们眼中多么强大，因为上帝改变生命的惊人力量正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境遇都不会无路可走，无论撒但的阻挠多么猖獗，因为上帝必建造他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太 16:18）。撒但及其势力固然强大危险，但绝非全能。

然而，撒旦的第二个策略却与第一个截然相反。如果说在他的第一个策略中，撒旦是躲在放大镜后隐匿身形，那么在他的第二个策略里，他则彻底缩小到肉眼不可见。这很可能是他在我们社会中的主导策略。当人们不相信他的存在时，对他来说再方便不过。他可以毫无嫌疑、悄无声息地进行他的工作。在这种策略下，撒旦不再以咆哮的狮子形象出现，而是装扮成光明的天使。他不是通过强力压迫来奴役我们，而是以甜蜜的诱惑，就像老鼠被美味的奶酪引诱进陷阱一样。同样，撒旦也在我们周围布下看不见的陷阱，用诱人的饵料，而我们则急切地冲入其中。感觉如此正确的事情怎么会是错的呢？咔嚓！陷阱合上了。当我们不承认魔鬼的存在及其阴谋的现实性时，我们就看不到需要全副武装上帝盔甲的必要性。他发现我们毫无防备，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我们。

应对这一策略的答案在于看清但以理在第十章所见之事的真相：“确信魔鬼及其真实力量的存在。意识到这场斗争的天界维度。但请记住

‘使你不再独自挣扎。’米迦勒与其他天界使者自大流士王元年（公元前 538 年）——即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的诏书颁布之时，远早于但以理祷告的年份——便为神的子民共同参与这场争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强大的天界力量不仅与仇敌交锋，也始终站在我们这边作战。

我们立场

那么这仅是场我们无能为力的天界之战吗？乍看似乎如此。毕竟天界争战者的力量远超我们：我们又能扮演什么角色？答案却藏在但以理触发异象的革命性举动中：他祷告了。当我们这些软弱战兢的凡人祷告时，便以具有深远（虽常不可见）影响的方式参与了宇宙级的争战。因此，当保罗劝勉以弗所人要穿戴神全副军装投入属灵争战时，最终强调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弗 6:18）。面对压倒性的处境、难忍的试炼与令人沮丧的困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祷告。

与保罗劝勉我们要时时以各样祷告和祈求祷告相反，我们却往往很少祷告，且所求的微不足道。我们的祷告常被狭隘的想象与微小的信心所局限。我们不求大事，因心底深处并不真正相信神能够或愿意成就。这在人生艰难、灵命成长看似迟缓的灰心时刻尤为明显。我们为小罪人归主祷告，却不为大罪人代求；我们祈求战胜生活中细微的罪，却对那些根深蒂固的大恶习避而不谈；我们为自己所在州的小角落祈求改变，却不为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祷告。唤醒你的视野吧！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伟大全能的神——祂使王国兴起，也使王国倾覆；祂掌控世界历史的细微进程，正如但以理书 11 章即将揭示的。而这位神定意要回应祂子民的祷告来动工。

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归根结底，我们的胜利并不依赖于我们祷告的忠诚，甚至也不依赖于为我们征战的天使之力。耶稣基督才是为我们赢得胜利的那一位。他独自挺身而出，身披神的盔甲，为我们的灵魂打响了决定性的一战。在十字架上，撒旦用尽一切手段攻击他却终遭败北。既然耶稣已在十字架上取得胜利，就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与他抗衡。因此，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 8 章所言，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或是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里的胜利隔绝。如今，耶稣已高升到父神的右边，不再与魔鬼短兵相接。相反，他安然坐着。正是在他里面，我们成为“极尊贵的”，在神眼中看为宝贵，因而确信终将得胜。

即便在人生艰难困顿的冲突中，也有充分的理由欢欣赞美！因为决定性的战役已然结束，上帝已赢得胜利。因此，无论我们尘世间的冲突多么激烈，最终在天国的荣耀安息都稳握手中。那段经典圣诗完美捕捉了我们在艰难时期需要铭记的荣耀安息愿景：

为众圣徒，他们劳苦得安息，凭信心在世宣认你圣名，
哦耶稣，愿祢名永受尊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愿祢精兵，忠勇刚毅之士，如古圣般英勇征战不息，同戴
那得胜者黄金冠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自地极四方，至海角天涯，穿过珍珠门涌进无尽群，齐
声颂父、子与圣灵之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³

是的，斗争激烈，战争漫长。有时它可能看起来
永远不会结束。但抬起你的眼睛，去看那即将到来的黎明！

3. 威廉·沃尔沙姆·豪（1864 年）。

侧耳聆听那远方重新响起的凯旋之歌。那日将至，荣耀之王终会降临，接管他的国度。最终，他将引领无数圣徒前行，这些圣徒是为领受他们荣耀的产业而来。在那日，愿我们也位列其中，凯旋进入神的国度，“向父、子、圣灵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14

战争与战争的传言

但以理书 11:2- 12:3

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风”）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但 11:2-4）



历史是什么？我们为何需要它？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胡扯”广为人知。福特鄙夷的实质在于，对历史的沉迷

阻碍了活在当下。对他而言，过去的一切对应对当下的生活毫无用处。他认为历史根本无关紧要。

然而，另一些人则不仅认为历史无关紧要，还主张它本质上毫无意义。约瑟夫·海勒曾生动地描述过

历史被视为“一袋被风吹散的随机巧合的垃圾”。¹按照这种观点，“事情发生了”并无特定模式或意义。我们试图辨别其中意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显得有意义而做的绝望尝试。如果这种观点正确，那么历史便无任何教训可教。

我怀疑许多人轻视历史，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哲学层面上认定历史无关紧要且毫无意义，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觉得历史枯燥乏味。简·奥斯汀小说《诺桑觉寺》中的一位角色说得最贴切：“历史，真正庄严的历史，我无法感兴趣……我读它只是出于责任；但它告诉我的无非是些让我烦恼或厌倦的事。教皇与国王的争吵，每一页都充斥着战争与瘟疫；男人全都一无是处，女人几乎不存在——这实在令人厌倦。”²必须承认，研究那些发生在遥远时空的人物与事件，很容易被呈现得索然无味。更何况，但以理书第11章初读时似乎正是这类乏味历史的典型，记载着“早已逝去的[教皇]与国王的争吵，每一页都是战争与瘟疫”。它呈现了一系列令人晕眩且困惑的联盟与冲突、战争与战争的传言，这类内容极易让人觉得不过是“从一袋随机巧合的垃圾中撕扯出来的”。我们真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与当下生活切实相关且有意义的东西吗？如果有，那究竟是什么？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背景

理解但以理书第11章的起点是回顾其背景脉络。正如我们上次研经所述，本章是从但以理书第10章延续至第12章的完整异象单元的一部分，该异象显现于古列王第三年（但10:1）。此时犹太人正从流散之地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试图在应许之地重振生活。然而周边敌族的强烈阻挠使重建工程迅速停滞，民众逐渐陷入维持生存的保守状态，

1. *Good as Go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74.

2. *Northanger Abbe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2005), 102.

聚焦于最基本的生存。当初民众返回耶路撒冷后那种荣耀的乐观主义，已逐渐消退为普遍的沮丧与绝望情绪。

面对这些困境，但以理在那年伊始专门划出三周时间哀悼禁食，专心祷告。第 11 章的异象正是神对这些祷告的直接回应，因此我们应期待其中包含能对但以理及其他灰心的信徒产生强烈共鸣的信息。若你的基督徒生活每日从胜利走向胜利，对神的认识与战胜罪恶都毫不费力地增长，或许可以跳过这章。但若你经历过竭力遵行神旨意却屡屡挫败的挣扎，甚至怀疑是否值得再次尝试，那么本章正是为你而写。若你曾疑惑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不知如何调和祂所应许那崭新得胜的蒙福体验与现实生活的艰难挫败之间的鸿沟，请继续阅读。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历史是以实例教学的哲学³；同样，以色列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让我们明白神如何在世间运作，从而辨明祂可能在我们渺小生命中的作为。

一个预言性的历史概述

但以理所领受的信息是对历史进程的预言性（且高度选择性）概览，从公元前六世纪末的但以理时代^{B, C}直至世界末日——即上帝最终决定性的冲突与胜利。就其广度而言，这段历史叙述并非独树一帜。但以理书第 8 章同样以恢弘视角概述了世界历史。然而但以理书第 11 章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部分预言事件细节与具体性的惊人刻画。事实上，某些细节的精确程度令许多学者主张本章必定写于其所预言的事件之后。鉴于连约翰·戈丁盖、欧内斯特·卢卡斯等福音派学者也持此观点，我们有必要对此论点进行深入回应。

3. Quoted by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rs Rhetorica*, 11.2.

本质上，这一论点可概括如下：但以理书第 11 章与其他古代近东文献中的诸多“伪预言”存在大量相似之处。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表明伪预言是一种广为人知且被接受的文学体裁，其目的并非预测历史，而是诠释历史。⁴此外，他们提出旧约其他地方的预言总是针对先知所处的当下情境，而非为遥远未来的事件提供具体明确的预测。⁵这些学者承认上帝有可能详细揭示未来事件，但认为实践中上帝并不会如此行事；相反，他召唤子民在未可知的未来中以信心生活。⁶

逐一回应这些关切点：诚然，但以理书第 11 章与古代近东伪预言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相似之处。然而这类预言几乎必然依赖其伪预言性质。但此类预言往往需要凭借对其被接纳为真实预言而非伪预言的影响。⁷它们并非仅作为对过往历史的阐释呈现而是作为神明预言并掌控历史之力的明证，耐人寻味的是，但以理书最接近的平行文本暗示作者熟知古老而晦涩的公元前两千纪文献，这些文本很可能仅以阿卡德语存世且仅存于巴比伦。⁸这正符合但以理本人所受训练的文献类型（但以理书 1:4）；公元前二世纪的作者，无论是在犹太地（戈尔丁盖）还是巴比伦（卢卡斯），都不太可能接触到它。因此，但以理书与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世界联系更为紧密，而非其后任何时期。

更重要的是，旧约并未主张真假预言在形式上总存在差异；相反，伪预言往往采用与真预言完全相同的形式（例如列王纪上 22:11-12）。因此，古代近东其他地区形式存在

4.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282; E. C. Lucas, Daniel, 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2), 272.

5. Goldingay, Daniel, 321.

6. See John Goldingay, "The Book of Daniel," Themelios 2 (1977): 49.

7.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272.

8. As Lucas himself demonstrates (Daniel, 272).

的“预言”与但以理书真实性问题无关。在圣经中，真假预言的区别在于内容——具体而言，真先知的话语必将应验（申 18:22）。这一检验标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应用，却意味着真先知的工作往往表现为对未来的具体而可验证的预言。这些预言也并非都关乎近期未来。列王纪上 16:34 记载，“耶和華藉嫩的兒子約書亞所说的话”在亚哈王统治时期得到精确应验——重建耶利哥城者的长子和幼子相继死亡。这一具体预言的应验时间比预言本身晚了约五百年！

最后，认为预言总是针对先知听众所处即时具体情境的这一论点，并非本段经文所独有。戈尔丁盖为支持以赛亚书 40-55 章成书于晚期，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论点⁹。然而，这种论点使用得越频繁，其初始前提就越值得质疑。如果在多部不同经卷中，先知们确实像是在对更晚期听众的处境发言，那么要么这些全都是伪预言（但这需要其他依据来证明），要么先知们确实受召传达了关于未来的真实预言，这就需要我们寻找神学解释。这样的解释并不难寻。如以赛亚书 44:6-7 所言：“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上帝。自从我設立古時的民，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這些事件即便遠在未来，對原始聽眾仍具意義，正如這些現已遙遠的歷史事件對我們仍具意義一樣。無論遠在未来或遠在过去，它們都向我們揭示上帝對歷史的主權掌控，這對我們當下的信仰之旅具有深刻意義。因此我認為這些事件是公元前六世紀作者筆下的真實預言，而非馬加比時期作者所寫的偽預言。

9. See John Goldingay, *God's Prophet, God's Servant: A Study in Jeremiah & Isaiah 40–55* (Carlisle, UK: Paternoster, 1984), 11.

但以理的异象

但以理的异象始于第 8 章，简要概述了波斯与希腊帝国：“现在我要将真理告诉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后来必有一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但 11:2-3）。在当时的波斯统治者居鲁士之后，波斯将再有三位君王兴起，随后第四位君王将比前人更富有、更强大，并与希腊爆发冲突。这位第四位君王被普遍认为是薛西斯一世（公元前 486–465 年），即以斯帖的丈夫。他是位强大威严的君王，波斯帝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鼎盛，但他也因入侵希腊却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惨败而留名史册。¹⁰这场冲突最终导致了波斯帝国的覆灭。薛西斯之后还有几位较弱的波斯君王，但预言迅速略过他们，直接指向下一位重要统治者——那位将统治辽阔疆域的战士君王，即亚历山大大帝。他于公元前 323 年去世，此前刚建立起一个囊括当时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的帝国随后被他的四位将领瓜分，无一人与他有血缘关系，这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书 11:4-5 的预言：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风”）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

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的四个王国中，有两个尤为重要：以埃及为根据地的托勒密王朝和以叙利亚及巴比伦尼亚为根据地的塞琉古王朝。从以色列人的视角来看，这两个王朝——南方之王（托勒密）与北方之王（塞琉古）——之间的冲突，是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10. Goldingay, *Daniel*, 294.

这些事件正是本章的核心所在，具体原因我们稍后将展开探讨。

本章预言的精确性着实令人惊叹。仅举一例，请看但以理书11:6-8的记载：

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连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扶助她的，都必交与死地。

但这女子的本家（“本家”原文作“根”）必另生一子（“子”原文作“枝”）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

这些预言被逐字应验。约公元前 250 年，托勒密二世（南方王）试图通过将女儿贝勒尼基嫁给安条克二世（北方王）来达成和平。计划是安条克将休黜发妻劳迪丝并剥夺其子嗣继承权。然而劳迪丝识破阴谋，毒杀了安条克与贝勒尼基及其幼子。同年，贝勒尼基之父在埃及去世，其兄——“她本家之人”继位后，随即入侵塞琉古王国并攻陷首都安条克城，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书 11 章的预言。¹¹

这仅是其中一例。当我们逐段研读经文时，会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不断重演：

北方的王（原文作“他”）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原文作“他”）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争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

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争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倒，却不得常胜。

11. Norman Porteous, Daniel,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5), 160.

北方王必再集结一支比先前更庞大的军队；数年之后，他将率领装备精良的大军压境。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原文作“民”）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原文作“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或作“埃及”），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绊跌仆倒，归于无有。

“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 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忿怒，也不因争战。”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君也必如此。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原文作“民”）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

“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原文作“他”）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民间的聪明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但 11:9–34）

根据约翰·戈丁盖的观点，但以理书第 11 章以一种具体、可历史考证的方式，提及了这两个王国在公元前 322 年至 163 年. 年间十六位统治者中的十三位。¹² 对每项预言应验情况进行逐节详细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但也可能陷入冗长乏味且令人困惑的日期、人名与地名的罗列中。¹³ 因此，我们的目标将是审视所记载事件的脉络，探究这段历史对但以理的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当代意义。

第一阶段：战争与战争的传闻

这段历史的第一阶段从第 5 节延伸至第 20 节，记述了北方王国与南方王国自公元前 322 年建立直至公元前 175 年塞琉古四世遇刺期间的冲突。此部分着重描绘了永无止境的宏大冲突、战争与政治博弈，这些纷争始终未得终结。两大超级强权间的势力平衡反复拉锯，尽管双方倾尽所能并耗费巨量生命与财富，却始终无法征服对方，亦无法和平共处——他们通过政治联姻等策略构建统一的努力同样徒劳无功。

12. Goldingay, Daniel, 295–96.

13. 加尔文用了约四十页篇幅进行全面分析，这会让讲道远远超出大多数人耐心的极限！

这段概述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深刻视角。从某个层面看，这是一部关于战争与战争传闻的连续剧——人类统治者与帝国前赴后继，试图通过诡计或武力攫取权力。然而，尽管人间事务的潮汐涨落不休，最终却一无所成。世俗政治中的力量平衡或许会转移，却永远无法永久安定。因此，但以理书第 11 章一方面向我们展示堕落世界追逐虚妄如捕风的徒劳。权力与政治的一切劳碌究竟能换来什么？正如传道书作者所言：皆是虚空。

这也不是上帝子民能置身事外旁观的历史。部分犹太人直接卷入冲突，试图站队某方却徒劳无功（但以理书 11:14）。其他人则间接受害——当交战方的铁骑碾过犹大（“佳美之地”，11:16）时，毁灭的痕迹在他们身后蔓延。

试验和耐力

为何但以理在当时的处境中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其目的是为了犹太人正确看待他们在公元前 536 年章节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经历的试炼与磨难并非特例。那些延误耶路撒冷圣殿建造工程的宫廷阴谋，以及他们遭遇的强大敌人的阻挠，并非只是暂时的挫折，而是这个世界生活的常态。因此，他们的经历不应让他们感到意外，仿佛发生了什么失控的突发事件。这些阴谋诡计同样在神的掌控之中。他们也不该试图自行其是，以为通过反抗当局就能更快建立神的国度。在神介入建立祂的国度之前，恒久忍耐仍将是日常生活的准则。

这也是我们应当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的重要教训。世上的列国常以其成就伟业的力量显得势不可挡，这种力量要么轻易使基督徒陷入沮丧的顺服，要么诱惑他们试图借用世俗之力来完成上帝的事工。有些基督徒似乎认为

他们可以通过实现某些政治目标来加速上帝国度的降临。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尽管这些世俗王国自诩强大，却既不能摧毁上帝的作为，也无法建立它。它们不过是至高上帝手中的工具，唯有祂能从起初指明末后，因为只有祂最终掌管人类与列国的命运。

这一真理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都曾经经历这样的时刻——自己的生存仿佛卷入一场完全失控的宏大冲突中：或许因千里之外企业总部的决策导致工厂关闭，我们的工作岌岌可危；或许无力改变的政治决议或恐怖行径正威胁着我们的自由与生活方式；又或是我们或所爱之人的健康，正遭受某种无从防范的疾病侵袭。置身浩瀚世界，我们如此渺小。

在这般个人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必须坚定持守一个认知：世间万事，无论巨细，不仅早已为神所预知，更在其至高权柄的掌控之中。即便是那些由不敬虔之人出于自身邪恶目的所行的举动，终将成就主的圣洁旨意（参看使徒行传 4:27-28）。祂是始也是终；除祂以外别无真神。唯独祂能预言未来，因为未来就握在其主宰之手（参看以赛亚书 44:6-7）。

第二阶段：抗初安条克四世

在跨越七位塞琉古国王统治时期的十五节经文之后，尽管在其兄塞琉古四世死后，安条克并非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他通过阴谋手段夺取了王位：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

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君也必如此。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原文作“民”）成为强盛。（但11:21-23）

安条克起初势力薄弱，但逐渐壮大，虽缔结战略同盟却只在有利可图时维持（11:23）。反抗者皆被铲除，包括当时的犹太大祭司奥尼亚三世——他可能就是22节提到的“盟约之君”。¹⁴奥尼亚徒然试图抵抗塞琉古当局对帝国希腊化的高压政策，这种政策要求采纳违背上帝的律法的希腊习俗。最终他被废黜，由更顺从的大祭司取代。

此时塞琉古王朝（北方王）与托勒密王朝（南方王）的旧怨再度爆发：（“他必率领大军倾其全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强盛的军兵应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他”，但11:25）。南方王托勒密六世率先开战却被安条克击败俘虏。数年后（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再度入侵埃及却遭遇惨败。当时地中海的崛起强权罗马人（“基提战船”，11:30）介入争端。罗马使者盖乌斯·波皮利乌斯·莱纳斯在亚历山大港外迎战安条克时，用剑在沙地上画圈围住安条克，勒令其承诺撤军才准离开圆圈。¹⁵自幼在罗马当人质的安条克深知罗马实力，最终含恨撤兵。

与此同时，在安条克征战埃及期间，关于他遇刺的谣言在犹太流传，导致犹太人试图起义。安条克返回后，率军攻陷耶路撒冷并大肆屠杀，还在当地为军队修建了一座堡垒。他禁止犹太人施行割礼等习俗，废除圣殿日常献祭，改以猪肉献祭于祭坛。他亵渎至圣所，并将圣殿改为供奉宙斯（但以理书11:31）。部分犹太

14. André Lacocque, *The Book of Daniel*, trans. D. Pellauer (Atlanta: John Knox, 1979), 226.

15. Lucas, *Daniel*, 286.

以色列民在压力下屈服，与他的军队合作，而另一些人则以巨大个人代价忠实地抵抗他，倒在刀下或被焚烧（11:33）。

第三阶段：一个比安条克更大的

尽管事态至此已十分糟糕，但更糟的还在后头：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上帝，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

“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扪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地的宝物。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但以理书 11:36-45）

随着我们深入这一异象直至预言终结，许多解经者逐渐意识到：即便该异象直指安条克时期的局势，其意义却不仅限于他一人。¹⁶ 安条克固然权势滔天，能『任意而行』（但以理书 11:36）

16. Longman, Daniel, 282.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纵观其统治时期，罗马人的力量远胜于他，正如他从埃及撤退所表明的那样。安条克无疑视自己为神——他的绰号“Epiphanes”意为“[神]显现”——但许多古代统治者也是如此。安条克抛弃了他父辈所崇拜的神阿波罗，也不尊重“妇女所爱慕的那位”，这很可能是指埃及常见的阿多尼斯或狄俄尼索斯崇拜。¹⁷因此可以说，他背弃了北方诸王和南方诸王的传统神明，转而崇拜象征军事力量的宙斯。然而与此同时，尽管但以理书 11:36-39 的部分语言似乎与安条克相符，但整段经文似乎是在谈论一位比安条克更强大、更终极的君王。这位未来的统治者将真正“任意而行”，“攻击最坚固的保障”，并使其追随者“管辖多人”。

但以理书第 11 章的语言中并未出现明确标志从安条克过渡到末后之王的转折点，或许因为安条克本身就是一个用来比拟终极统治者的模型。然而，二者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在于第 40 至 45 节中关于王死亡事件的描述——这些细节与我们已知的安条克之死并不吻合。他是在公元前 164 年对波斯发动的一次相对次要的战役中殒命，而非在宏伟且成功的埃及远征之后、介于大海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地带。特别是与但以理书 11 章前文预言的精准应验相比，这些经文似乎仍在期待一个尚未到来的更大应验。马太福音 24 章同样预见了双重应验：既指向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陷落的事件，也指向标志着万物终结的末世事件。历史似乎要等到另一位类安条克之王的降临才会迎来终局。¹⁸

相信，抵抗，教导，祈祷

关于安条克四世黑暗时期的降临以及另一位更强大的安条克即将到来的预言，对但以理和我们有何启示？这段历史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

17. Goldingay, *Daniel*, 304.

18.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251–53.

但以理为他所处时代的真实困境而忧心忡忡？主回应说，更严峻的试炼还在后头。我们是否因眼前的难题而烦恼？振作起来，情况本可能更糟。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必等到最终敌基督者降临，就能目睹比我们更深的苦难：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信徒的家产遭掠夺、亲人被绑架贩卖为奴。直至今日，仍有信徒忠心地殉道于刀剑或烈火之下。若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但以理书第 11 章并非仅想让我们因其他信徒正忠实地承受比我们所抱怨的更严酷试炼而感到羞愧。它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在最严峻的试炼中活出忠信，这些功课同样适用于我们相对轻微的苦难。第 11 章的教导可归纳为四项虽未明言却贯穿全篇的行动纲领：相信、抵抗、教导与祈祷。

首先，我们蒙召要相信。在但以理书第 11 章中，正是那些认识上帝的人将变得刚强并采取行动：“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 11:32）。对上帝主权能力的信心——正如但以理书第 11 章清楚展现的——是我们一切盼望和为上帝所有事工的根基与基础。历史绝非随风飘散的偶然巧合拼盘，也不仅是记载已故教皇与君王争斗的编年史（其中充斥着无用的男人和几乎缺席的女人）。相反，历史是上帝之手在每个时代男女生命中成就其主权旨意的作为记录。你相信这点吗？这是一切其他事物的根基。

其次，我们蒙召要忠心地抵抗，甚至至死不休。在安条克时期，有些人会被诱惑或胁迫背弃圣约、投向黑暗阵营：“他必兴兵，这兵必褻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但 11:31）。权柄极具诱惑力，但认识上帝之人必抗拒其蛊惑，即便代价是死亡：“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11:32-33）。有时

顺服上帝意味着在敌对环境中终生的忠诚，正如但以理所行的那样。有时，它可能意味着为信仰直面殉道——死于刀剑或烈火，没有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那般最后一刻的戏剧性拯救。这种为你所信之事献出生命的举动，在世人的眼中或许是极致的愚昧。然而，主却称之为智慧。如此可怕的死亡何以是智慧？因为逼迫者的火焰无力真正伤害信徒：迫害之火正是上帝子民在末世被熬炼、洁净、成为毫无瑕疵的工具：“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静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11:35）。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 10:28 所言：“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构成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根基。若历史只是一系列随机事件的堆砌，无源无终，那么忠心的受苦便毫无意义可言。这样的人生不过是虚掷光阴，不如尽情追求享乐来得实在。但倘若历史确实沿着上帝预定的轨迹奔向终极结局，我们的每个行动便都承载着深意。任何要求我们作出的牺牲，都将在末日荣耀的盼望中显得无比值得——当死人复活之时：“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 12:2-3）。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言，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林前 15:19）。若上帝的所有计划都局限于时空范畴之内，受逼迫的信徒便是遭受了亏欠，错失了人生诸多美好。但若存在将要来临的天堂，在那里世上的行为要受审判，对上帝的忠心必得奖赏，那么那些至死忠心之人便作出了最智慧的选择。正如吉姆·艾略特在南美洲奥卡印第安人手中殉道前不久所说：“舍弃无法保留之物以换取永不失去之物的人，绝非

愚昧之人。”¹⁹ 那根植于上帝对历史主权掌控的荣耀盼望，使得为忠于上帝而作的任何牺牲都值得。

第三，我们蒙召教导周围的人。他人需要知晓历史有一个由上帝设定的目标和目的，而我们蒙召去教导他们：“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

（但 11:33）。这对我们在本地的见证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时刻被那些思想完全受当下现实而非终极现实塑造的人所包围。许多朋友和邻居终其一生从未思考过最终的复活，以及他们将要站在上帝面前为一生交账的日子。还有谁会向他们传递这消息？谁更有立场向他们述说圣洁上帝的大能与主权、末后审判的严肃性，以及他们需要在永恒之光中生活的必要性？按此标准衡量，我们的交谈有多少是“智慧”的，又有多少只是充斥着琐碎之事的愚妄絮语？

第四，我们当祷告。这场争战的胜利，并非倚靠上帝子民中的智者凭己力胜过那恶者，而是当天军在大天使米迦勒率领下兴起拯救圣徒时方能得胜（但 12:1）。事实上，但以理书第 11 章首尾皆提及米迦勒及其参与的天上争战。正如我们上回查经所见，我们在这争战中的角色就是像但以理那样持续祷告。祷告是软弱的必朽受造物投身宇宙大战的革命性行动，我们藉此尽己所能推动天地迈向上帝最终的胜利。鉴于上帝终极的胜利与圣徒的复活，智者当委身祷告，祈求那最后的胜利速速临到。

古语有云：“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所幸，万般恶事亦复如是。安条克四世虽在其时代是上帝子民的强敌，其统治终有终结之日。暴君起落，帝国兴衰，但主的国度永存不废，蒙上帝恩典救赎的子民亦与之共存。我们当下的境遇终将消逝，无论顺逆。我们的生命必有终结，或早或迟。但那些信靠主、蒙祂救赎的人，

19. *The Journals of Jim Elliot*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1978), 174.

怜悯将永世长存。那些洗净自己衣袍、在羔羊之血中使之洁白的人，将披戴神的荣耀永远发光。

然而，圣徒得以永存并非因他们自身的忠诚与苦难。殉道者的血并无内在救赎之力。无论是作为殉道者还是普通信徒，进入天国的人都唯独倚靠羔羊之血的权能（启 7:14；12:11）。正因为基督受苦、受死并复活，历史才有了意义与目的。正因为基督为我流血，我才能盼望永远活在他的光中。我们属天的产业全然出于恩典，那荣耀的盼望将使神今生呼召我们作出的任何牺牲都显得无比值得。

天国的盼望是对撒旦诱惑我们妥协并屈服于其方式的回应。期待见到上帝的面容以祂对独生子同样的温暖与爱照耀我们，正是对当前气馁、困境与绝望的解答。从当下的试炼与艰难中抬起双眼，仰望上帝为你预备的荣耀基业。定睛凝视那辉煌景象，让它坚固你发软的膝，振奋你疲弱的手，为那仍摆在面前的争战增添力量。

15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但以理书

12:4-13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1-3）

我

们生活在一个期待一切皆可修复的时代。社会弥漫着一种务实的乐观主义氛围，这种氛围源于一代人深信只要清晨你只需反复默念‘无论以何种方式，每一天我都在变得更好’，就必定会实现。若牙齿不齐，正畸治疗能将其矫正；若不满体型，可尝试整形手术；若工作令你沮丧，不妨浏览招聘广告寻找能发挥潜力的新机遇；若与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妻子相处不来，就换一个吧。无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都被灌输了一种信念：世上总有某个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种观念在国家、全球层面与个人层面同样适用。无论是全球变暖、世界贫困，还是专制压迫的政府，我们都认为自己能解决。或许我们尚未找到应对所有世界性难题的方案，但再多给几年时间，我们必定能想出办法。这种态度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同样盛行：政治自由派通常认为，只需更多政府资金和干预就能解决世界难题；而政治保守派则相信，更多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就能奏效。那种认为邪恶顽固强大、根深蒂固且爪牙锋利，任何教育、激进主义或民主改革都无法根除的观点，显然是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

同样务实乐观的态度也影响了福音派教会。在善意的基督教咨询师和基督教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鼓励下，我们也开始相信任何破碎的事物都能被修复。只需购买这本书、投票给这些政客、参加这些会议或念诵这段祷词，一切就会好转。遵循这些简单步骤，你也能在六周内变得苗条、健康且远离罪恶。我们将成圣与属灵胜利简化为一种可学习掌握的技术，几乎就像高尔夫挥杆动作一样。¹ 因此，若你尚未达到完美境界，显然是你自身出了问题！未能善用本地基督教书店提供的所有资源，这显然是你的过错。你需要跟上节奏！

“这无法修复”

然而现实生活往往与我们的理论不符。当我儿子杰米约十八个月大时，他和母亲外出散步。沿路行走时，他们发现一只死鸟躺在

1. Lynn Garrett of Publishers Weekly said about the runaway bestseller *The Prayer of Jabez*: “It’s very evangelical and very American, this whole notion that if you know the right technique, the right form, that prayer will b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Kind of like golf.” See David Van Biema, “A Prayer with Wings: How Did an Ancient Entreaty Become a Best Seller” *Time*, May 14, 2001. <<http://www.time.com/time/pacific/magazine/20010514/wings.html>>, accessed February 7, 2006.

那条路上。杰米弯下腰，以幼儿初次遇见从未体验过的事物时那种全神贯注的严肃神情仔细检查后，抬头对我妻子说：“修不好了，妈妈，对吧？”她只能回答：“是的，杰米，修不好了。”

圣经中诸如但以理书这类启示录篇章提醒我们：我们栖居的世界无法被简单修补，它需要被彻底重建。诚然，上帝终将铲除一切邪恶，但罪恶与病痛的溃败必遵循他的时刻表而非我们的。至终，破碎的将被修复完整，所有眼泪都将被拭去。但在上帝之国降临之前，残缺与苦难、疼痛与迫害仍将是信徒的常态。我们活在深度崩坏的世界里。

这始终是但以理书开篇以来的核心信息，直至全书临近尾声仍聚焦于此。需谨记，这收束篇章是上帝对但以理在居鲁士第三年所存忧虑的回应。当时，上帝的子民虽已重返耶路撒冷，却在强大顽固的敌对势力面前进展缓慢、举步维艰，致使民众渐生绝望。先知以赛亚曾预言将迎来荣耀的新天新地：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赛 65:17-19）

同样，耶利米预言了一个新约，神的律法将被写在子民的心上：耶和華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33）。以西结也预言了神将赐给百姓新心和新灵，这要通过圣灵的洁净之工来实现：“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结 36:26-27）。

这些荣耀的预言何时才能实现？百姓虽已归回故土，但似乎一切如旧。内心，他们仍在与往昔相同的罪孽搏斗；外在，他们面对的仍是同样的试炼与困境。真正的改变与医治的期盼还要等待多久？他们还要破碎多久？

这也是我们需要聆听的信息——尤其当我们自身成圣的进程缓慢艰难时，或为福音遭遇猛烈反对与迫害时。我们所处的世界，教堂礼拜可能被疯狂枪手打断，子弹瞄准无辜生命；孩童会从床上被掳走杀害；癌症肆虐信徒与非信徒的身体，留下无解剧痛；童年创伤与长期罪性行为模式，即便信主多年后，仍在我们自身及婚姻家庭中结出苦果。我们觉得遵行神的律法艰难，罪却始终诱人，于是我们呼求救赎。我们理应为这些迹象痛心——那恶者正猖獗破坏世间一切良善、高尚与纯洁。

但以理书从不认为我们生活在此般世界会是轻松的。相反，它预见我们将频频呼喊的境况：“主啊，还要多久？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为何你的子民在死亡与绝望中挣扎？为何他们不得繁荣与胜利？你以为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些正是但以理书第12章旨在解答的问题。

作为破碎之人，我们该如何存于这破碎世界？是否该屈服于绝望，认定现状永无改变？或是仅靠世间寻得的欢愉与慰藉麻痹痛苦，苟且偷生？绝非如此。但以理书绝非赐予受难者的镇痛剂，相反，它是唤醒我们所有人以智慧在此破碎世界生活的警钟。我们理当倾尽所有资源，以赤诚之心追求顺服上帝。

虽然恩典不断增长，但我们仍应认识到自己将始终处于深刻的破碎之中。

智者与恶人

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生活在这个破碎世界的基本责任，就是要做智慧人。根据但以理书 12 章，这世上只有两种人：智慧人与恶人（参 12:10）。这种配对并非我们惯常的归类。我们往往认为与‘恶人’相对的是‘义人’，但此处经文指出，正是智慧与悟性将上帝的子民与恶人区分开来。

上帝子民的标志也不仅仅是追求智慧与悟性：与恶人相反，上帝的子民确实能获得智慧。因此第 4 节记载：‘必有多人切心研究’。这暗指阿摩司书 8:11-12：‘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飘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同样，主告诉但以理，人们会在各处寻求智慧却终无所获。他们‘往来奔跑’寻求知识时，真理其实近在眼前。上帝的子民知晓真智慧的所在，而恶人徒劳寻觅，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

人们找不到上帝的话语，也并非因为它被隐藏起来。但以理曾受指示：“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 12:4）。这不仅是保守这些话语的秘密，更是为了安全保存，供上帝子民的后代阅读。²上帝的真理常常显而易见地隐藏着。圣经如此清晰地展示其丰富，最简单的信徒也能领会其核心信息，而最聪明的非信徒读到同样的文字却无法辨识其中的真理。因此，人们

2.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285.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四处寻觅宗教体验与教义中的属灵洞见，却始终未能寻获。上帝的话语才是真正属灵洞见的唯一源泉：智者阅读它，便能理解上帝是谁以及祂在这世上的作为。

强调上帝子民的智慧、悟性与知识至关重要，因我们身处一个轻视教义、贬低知识而推崇经验主张的时代。后现代时期的人们四处奔波求索知识，却深陷相对主义泥沼——这个时代认可所有灵性形式的有效性，因它将所有真理视为相对，并将个人经验奉为圭臬。真理论为能带给我所渴望体验的任何哲学。在这样的时代，认为独特且具权威性的真理已一劳永逸地启示于上帝默示的圣经之中，这一观念显得极度反文化。但但以理反复被嘱咐要作智慧人，领悟上帝启示给他的事，并教导他人（但 11:33），因这般悟性能帮助他和听众在破碎世界的挑战与混乱中坚立。智者知晓真智慧何在：在于上帝启示话语这一客观标准。

多久？

但以理最后的异象发生在一条河岸边：

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静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能明白。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但 12:5-12）

在破碎世界中生活的真智慧，核心在于这段经文中向上帝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由天使发问，一个由但以理本人提出。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平行的，从但以理因未能理解天使所得答案而追问的情节即可看出。天使问的是：“这些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而但以理求问的是：“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12:6,8）。综合来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揭示了在破碎世界中智慧生活的双重维度——“几时？”与“如何？”。这正是但以理需要领悟的，也是我们若要在破碎世界中活出智慧所必须明白的两件事。

关于“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两部分：它将持续“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12:7），也将持续 1,290 天（12:11）。广义而言，这两个术语都可用来描述大约三年半的时期。³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时间段。“三载半”侧重于将这一时期视为七载的一半——那将是完整的审判周期（参见但以理书 4:25）。与完整的审判周期相比，这段试炼时期是有限的，其长度被缩短。而“1,290 天”则强调对这一时期测量之精确。这不仅是模糊的审判时期，更是上帝预先确定到具体结束之日的一段时期。第三个注解来自但以理书12:12 中额外提及的 1,335 天——即在 1,290 天基础上增加 45 天，告诉我们圣徒需要坚持到这个更长时期的终点。这个数字的加入似乎旨在强化围绕主之时间安排的神秘感，以及

3. A variety of calendars were in use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f a luni-solar calendar of 360 days was intended, with an intercalary month to adjust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figure and the true period of the earth's orbit around the sun, the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with one month intercalated) is exactly 1,290 days. See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9), 310.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圣徒们需要持守忠心的忍耐，即便按人的智慧看来神的到来似乎迟延。虽然神完成其工的时刻看似已至，他的子民仍需耐心等待结局。

综上所述，这些数字将整个历史描绘为审判与试炼的时期。同时，它们提醒我们这段试炼时光因主的怜悯而有界限，其确切终点唯主知晓却完全超乎人类逻辑，且我们需要在信心中坚忍直到末了。这些要点对于我们与破碎抗争各有何意义？

受到主的怜悯所限制

首先，必须谨记我们与破碎的抗争受限于主的怜悯。当我在加利福尼亚担任牧师时，我教会的一位成员习惯性地这样回应这个问题

“最近怎么样？”回答是“比我所应得的要好。”这或许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但在深刻层面上，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真实的，无论我们的处境：它们比我们应得的要好。我们是否正经历身体的疼痛与苦难？这远不及我们我们本应下地狱，所以这已比我们应得的要好。我们在成圣道路上的进展是否缓慢且令人沮丧？我们所见的任何进步都是上帝之灵存于我们心中，为此我们应当感恩，即便仅是看清自身罪孽并为之哀恸的能力。我们得蒙应许，他最终在我们里面完成的成圣之工将使我们全然洁净直到永远。这同样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尘世的关系是否支离破碎？然而藉着耶稣，我们与天上的父神和好，这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无论今生何等艰难，我们的试炼都在主的怜悯中受限。

被主精确知道

其次，试炼终结的具体时刻虽超出人类理性所能参透，却为主所精确知晓。若此理为真，我便当信靠我的天父既不会让我经历无谓的试炼，也不会让我滞留其中超过为我益处所需的时长，即便

当我自身无法看清那份良善时。我们在人性层面本能地理解这一点。作为父母，我们深知有时会为了孩子的好处，刻意以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施加痛苦。例如，我们带婴儿去接种疫苗，明知针头刺入时会啼哭；我们领孩子看牙医，明知钻除蛀牙的过程痛苦不适。孩子们往往不理解这些行为，但我们依然坚持，因为这是深爱子女的父母应尽之责。

同理，我们的天父也将试炼带入生活，以各种方式揭示我们的残缺，且精准掌控持续时间。祂知晓需要何种挑战来推动我们心灵的成长，以及这些挑战需持续多久。更重要的是，试炼持续的正确时长取决于祂而非我们的理解——正如牙医钻孔的时长应由医生而非患者决定。终结将在上帝完成工序时降临，而非我们认为该结束之时。然而当终结最终到来时，那一刻对我们必将完美无缺，纵使我们无法参透其中奥妙。

在信仰和信任中坚持不懈

第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责任是持守信心与信赖。父母对年幼的孩子去看牙医时有何期待？孩子们不必喜欢这种经历，但他们必须坚持下去。他们当然可以感受到疼痛，并向父亲哭求安慰；若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反而是不人道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继续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因为那是父亲安置他们的地方。即使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也必须相信父亲的智慧。

同样，面对作为破碎之人生活在破碎世界中所遭遇的难以理解的经历，我们不必喜欢它们，但必须坚忍。我们当然可以向天父呼喊：“主啊，要到几时呢？”我们可以寻求祂的安慰，恳求祂在我们的痛苦中显明与我们同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顺服的信靠中坚持不懈，力求在困境中顺从祂。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我们的痛苦，相信他的智慧远超我们。我们需要每日提醒自己：生命中遭遇的试炼并非来自随机偶然或环境，而是来自天父的精心安排。他量体裁衣般让这些试炼契合我们的需要，为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心意中的人。

结局会如何到来？

除了「多久」之问，还存在「如何」之问。天使得到的答复是「等到圣民的力量最终破碎之时」（但 12:7）。这答案是否令你惊讶？它显然有悖常理：我们总以为终结会降临在恶人势力溃败之际，而非圣民力量瓦解之时。然而这一陈述在给但以理的答复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天使告知他，持续的迫害将延续以熬炼智者（12:10；参 11:33-35），而恶人的悖逆亦不会止息。即便在圣殿祭祀终止、那行毁坏可憎之物设立之后⁴，试炼仍将持续。此处显然未寄望于世界会逐渐基督教化。末日的先决条件并非修复这个破碎世界的终极方案，而是圣民力量被彻底击垮的终局。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或许自相矛盾，但这正是神在这个世界行事的一贯模式——通过苦难走向荣耀。世俗的智慧始终着眼于当下的力量与荣耀，它告诉我要在此刻活出最美好的人生。然而，若要从但以理在第十一章所见异象中汲取任何教训，那便是：神子民在世上的生活往往与“最美好”相去甚远。这里有战争与战争的传闻，有逼迫与试炼，耶路撒冷的圣殿再次被亵渎，忠信者面临刀剑与火刑的殉道（参马太福音 24 章）。神的智慧不同于世俗的智慧，在神的智慧中，治愈我们破碎生命的方式恰恰是通过烈火的试炼。

但此刻我们需要谨慎。烈火试炼本身并不具备内在的净化功能，我们也不应主动寻求

4.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但以理书 9:20-27 的讨论。

他们自身的缘故。炼金之火并不创造纯净的金属，它只是将其显露出来。若你将金属矿石放入坩埚，纯净的金属会沉到底部，而你可以从顶部除去渣滓。然而，若你最初放入坩埚的本身就是废渣，那么最终得到的也只会是废渣。火仅仅揭示了被提炼物质的真实本质。同样，在但以理书 12:10 中，当智慧之人经历试炼时，他们因此被“洁净、成为无瑕、且被炼净”；而在相同境遇下，恶人依旧行恶。试炼由此显明了智慧者与恶人之间的区别。正如使徒彼得提醒我们的，这是我们经历试炼的关键目的：使“你们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明是真实的，使你们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彼得前书 1:7）。以一种奥秘的方式，我们所面对的试炼——源自这世界堕落与破碎的试炼——炼净了我们的信心，并证明其真实性，使我们更适合站在上帝面前。

天界的见证者

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并非这些事件唯一的见证者。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

（但 12:6）。换言之，不仅存在一场与地上争战并行的属天争战——正如我们在但以理书第 10 章所见——更有一群天上的观众正注视着地上事件如何展开，等待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宇宙舞台上的演员，时刻处于天上众生的凝视之下。

天使从注视我们这般人身上能学到什么？他们必定能领悟上帝恩典的大能——这恩典托住有缺陷、破碎的人，支撑他们度过生命中压倒性的试炼，直到我们安然抵达天家。倘若上帝在尘世就治愈我们的破碎，天上就无人会惊叹他对我们的恒久忍耐，也无从彰显他向我们展示的耐心与怜悯。谁需要对完美的受造物施展忍耐与恒久呢？但若上帝以他的怜悯将我们这般纯粹的渣滓炼成精金，诸天岂不要高声赞美他吗？若上帝能将软弱有瑕的人类凝聚成最终全然圣洁的子民，万物岂不都要尊崇他的名吗？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因此，这个时代被揭示为一段持续的炼净与试炼时期，是持续且充满大患难的时光，唯有神的恩典能支撑我们直到末了。但它之后将迎来另一个时代——对那忠心之人而言，是荣耀与安息的世代。在将来的时代，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 12:1-3）

当但以理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后，有一个安息在等待着他，这安息也同样等待着我们。倘若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坚持完成祂在这破碎世界中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那么就有荣耀永恒的安息为我们预备——那时我们的罪将被彻底除去，我们的过犯将永远得洁净。在那时代，我们所有的破碎都将最终修复，现今受造界的残缺也将一同得着医治。但若我们失信背道、离弃真理，就必在审判中复活，以羞愧告终，承受永远的灭亡。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们的终极命运若非灿烂的荣耀，便是彻底的黑暗，这取决于我们的名字是否记录在生命册上——那羔羊所记载的、因信归属于祂之人的名录（参启 21:27）。

圣徒肉身复活的教义——或许在但以理书 12:1-3 中得到了旧约最清晰的表述——因此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构建，更是对我们持续存在的破碎状态的深刻回应，以及我们坚忍的根基。若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哥林多前书 15:19），这一可悲的真相对于那些深知自身破碎的人来说尤为明显。生活顺遂之人或许不会花太多时间思考永恒之事，但我们这些深知并亲历自身破碎及所处宇宙之破碎的人，将——

我们乐意如此行。我们的心将不断渴慕那在耶稣基督里属我们的荣耀基业。当肉体日渐衰残，我们对天国完全之境的渴望便愈发强烈。当我们最清晰地认识到这破碎的世界无法满足时，目光便会更热切地转向神在将来世代中应许我们的福分。神已向我们起誓（但 12:7）：那永活者绝不谎言。

我们如何被治愈？

那么我们最终将如何从破碎中得医治？我们所居的破碎世界将如何重归完整？终极的答案在于：神亲自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破碎。

在安条克四世时期，即但以理异象后近四百年，恶人废止耶路撒冷圣殿的祭祀并玷污圣所。他们将猪肉献于神圣祭坛，将至圣所献给宙斯。这无疑是荒凉的可憎之事，或许是当时历史上最甚的亵渎。然而亘古未有的最大亵渎，是恶人伸手加害耶稣基督——祂的身体是神在地上新的殿（约 2:19-21）。他们玷辱那具承载神荣耀、住在我们中间的道成肉身之体（约 1:14），向祂吐唾沫，鞭笞祂的背脊直至皮开肉绽，又将祂的身体悬于木头上——这正是承受神咒诅之人的记号（申 21:23）。当祂悬挂时，他们讥诮说：“你这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太 27:40）

还有比十字架上所展现的破碎更深刻的吗？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个堕落世界的破碎——它竟将自身的创造者钉死其上。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真正以色列民的破碎：耶稣基督在那里成为上帝圣洁子民的化身，而他的力量被彻底击碎。事实上，他破碎到需要陌生人将他的十字架扛往各各他，又需要他人将他无生命的躯体再次抬下。世上还有比十字架更伟大的软弱与破碎之彰显吗？

我将用多长时间破碎自己？

然而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祂的破碎比人的力量更强。因为上帝替我们承受的破碎，正是我们这些破碎的子民得医治与恢复的途径。正是通过神的破碎，这堕落毁坏的世界才能重归昔日的荣耀。十字架上，基督将我们的罪与破碎背负己身：祂为我们的过犯受鞭伤，为我们的罪孽遭击打。祂亲自承担了我们因不义所当受的苦难与诅咒，而祂死亡的结果是我们的新生。藉着祂在黑暗中的暂居，我们得享永恒闪耀的荣耀。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透过祂的破碎，我们所有的破碎都将被修复。因此，无论你的破碎为何——无论你的罪与过犯曾以何种形式呈现，或仍在呈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都足以完全医治。

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

那么我们当如何生活？作为破碎世界中破碎的人，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活在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如同但一般，我们蒙召要在当下忠于上帝托付的使命。我们的破碎永远不能成为在持续对抗罪恶之战中放弃的借口。我们应当祷告并坚持行善，不因行义而丧志（帖后 3:13）。我们要因上帝统管历史的主权大得安慰，这保证我们现今的苦难不会徒然（林前 15:58）。我们当以基督肉身的复活为荣，祂是圣徒初熟的果子，将永远发光，祂得荣耀的身体正是我们复活之体效法的样式。我们要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产业而欢欣。既然基督能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来 12:2），我们也当定睛于天上极大的喜乐，去承受远比这轻微的苦难。当我们抵达天家彼岸时，一切都会显得无比值得。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圣经中圣徒的主要形象并非十字军战士，而是殉道者。我们的任务并非骑着白马降临来拯救世界，那项使命属于另一位。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辖管”原文作“牧”）他们，并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 19:11-16）。

那日将至，耶稣基督将骑马而出，为要征服并重新创造，那日这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们神和他基督的国（启 11:15）。与此同时，我们作为殉道者的任务，就是藉着我们的言语和苦难，见证主的伟大与恩典。当我们在无法理解的试炼中紧紧抓住神时，我们就在向一个观看的世界和天上的众使者见证神的恩典。就像雅各在雅博渡口与神角力，甚至在遭遇中瘸腿之后仍不放手（创 32:24-31），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作见证，而是单单在我们破碎中仍坚持抓住神。

当那最后的号角为我们吹响，终结尘世纷争之时，我们终将听见救赎主对我们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我们将与但以理一同复活——这位曾历经狮子坑试炼、异乡漂泊挑战的但以理，日日祈求神国降临、在流放中始终蒙福的但以理——与众圣徒一起，在基督里领受最终的奖赏。

INDEX OF SCRIPTURE

Genesis

1—132
1-2—38
6-9—38
11—38, 39, 84
11:2—47
11:4—47, 67
12—39
19—103
20:7—152
32:24-31—223
37:4—52
41—19

Exodus

34:6-7—115
36:8—181

Leviticus

16:4—181
26—6
26:14-39—6
26:19-25—6
26:3-13—6
26:33—6
26:39—6

Numbers

16—103

Deuteronomy

18:22—195

19:16-21—100

21:23—221
28—155
28:45-48—131
29:29—141
30:1-6—163
30:2-3—155

Joshua

6—103

1 Kings—6

8:46-50—96
8:50—14, 23
16:34—195
22:11-12—194

2 Kings—6

1:8—142
20:13—6
20:17—7, 13
20:18—6, 7
21:8—165

2 Chronicles

7:14—72
20—131
36:22-23—15, 102, 150n

Ezra

1:7—8
3:1-6—178

Nehemiah

10:1-2—165

Esther—98

Psalms

1:4—41
16—142
23—151
68:4—117
74:13-14—108
89:9—108
93:3-4—108
118—40
122:5—114

Proverbs

1:7—26, 213

Ecclesiastes—200

3—25

Isaiah

1:18—115
6—115
7:14—142
19:1—117
40-55—195
41:3—110
43:2—56
44:6-7—195, 201
44:18—24

Index of Scripture

45:1–4—102
 46:5–10—24
 55:8–9—182
 57:15—25
 65:17–19—211

Jeremiah

25:11–12—150
 29:4–7—10
 29:5–7—42
 29:10—150, 169
 31:31–33—163
 31:33—211
 33:15–16—164
 33:16—169

Ezekiel

1:1—131n8
 1:5—181
 1:7—181
 1:14—181
 1:16—181
 1:24—181
 1:28—131n8
 2:1—117
 2:2—131n8
 2:3—131n8
 3—66n6
 3:15—143
 9:2–4—181
 10:2—181
 17—67n7
 28—37n4
 31—67n7
 34—126
 36:26–27—211–12
 38—131

Daniel—5, 85, 106, 211,

212

1:1–5—5
 1:2—5, 7, 79, 131

1:4—7, 8, 9, 194
 1:5—9
 1:6–7—8
 1:7—9
 1:8–3, 14
 1:9—14
 1:10—10, 14, 20n2
 1:11—10
 1:12—13
 1:15—14
 1:17–21—15
 1:20—15
 1:21—15
 2—19, 32, 37, 41, 65, 66,
 110, 139
 2:1—19, 32, 80
 2:1–6—20
 2:2—20
 2:5—20n3
 2:5–6—20, 32
 2:7–9—23
 2:10–11—21
 2:11—25, 28, 32
 2:12—21
 2:12–13—32
 2:13—21, 22
 2:14–19—22
 2:16–18—32
 2:17—10, 23
 2:17–18—17
 2:18—23
 2:19—7, 24
 2:19–23—32
 2:20–23—24, 52
 2:21—25, 38, 47, 52
 2:21–22—25
 2:24—33
 2:24–28—32
 2:25—33
 2:26—33
 2:27–28—33
 2:29–30—33

2:31—36
 2:31–35—35, 46
 2:32–33—36
 2:34—36
 2:34–35—39
 2:35—36, 41
 2:36–45—36–37
 2:37—36, 37
 2:38—36, 37, 110
 2:39–40—38
 2:42–43—38
 2:44–45—31, 41
 2:46–47—29, 43
 2:48–49—42
 3—63, 79
 3:1–3—47
 3:1–6—46
 3:2—47
 3:4—49
 3:5—47
 3:6—47, 47, 49, 63
 3:8–12—49
 3:12—47, 50
 3:13–18—51
 3:14—51
 3:15—47, 51, 131n8
 3:17—51
 3:17–18—51
 3:18—47
 3:19–21—55
 3:22–23—55
 3:24–25—56
 3:26–27—56
 3:28—117n13
 3:28–29—59
 4—64, 84, 87, 110, 132,
 139
 4:1—63
 4:1–3—63
 4:2—63
 4:4–6—64
 4:5—80

- 4:7—65
 4:8—65n
 4:8—9—65
 4:9—139
 4:10—12—66
 4:10—17—65
 4:11—67
 4:13—15—66
 4:15—67
 4:18—66
 4:19—66, 67
 4:20—23—66—67
 4:24—25—67
 4:25—215
 4:26—68
 4:27—68
 4:28—30—69
 4:30—79
 4:31—32—69
 4:33—69
 4:34—35—61
 4:34—37—71
 4:36—71
 5—78, 87, 139
 5:1—79
 5:1—4—78
 5:2—80, 83
 5:3—4—79
 5:5—7—77
 5:5—9—79
 5:6—80
 5:10—12—80
 5:12—139
 5:13—17—81
 5:14—81
 5:16—81
 5:17—81
 5:18—82, 117
 5:19—85
 5:19—21—82
 5:22—24—82
 5:25—28—83
 5:29—83, 92
 5:30—31—83
 6—102, 103, 150,
 152
 6:1—2—92
 6:1—5—92
 6:3—92
 6:6—9—94
 6:7—95
 6:8—9—95
 6:10—95
 6:11—97
 6:11—13—72
 6:12—13—98
 6:13—94
 6:15—98
 6:16—98, 117n13
 6:17—117n13
 6:17—23—99
 6:19—22—90
 6:20—117n13
 6:21—117n13
 6:21—22—99
 6:22—100
 6:24—100
 6:25—27—101
 6:26—27—101
 6:27—52
 6:28—101
 7—20n2, 106, 111, 112,
 118, 119, 123, 124, 127,
 132
 7—12—106
 7:1—108
 7:1—7—108
 7:2—124
 7:8—110
 7:9—114
 7:9—10—114
 7:11—12—115
 7:13—137
 7:13—14—105, 116
 7:14—117
 7:15—110, 142
 7:16—17—140
 7:16—18—113
 7:17—110
 7:17—18—111
 7:19—22—113
 7:23—27—113
 7:25—132
 7:27—117n13
 7:28—114, 142
 8—123,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7,
 145, 193
 8:1—124, 144
 8:2—124, 131n8
 8:3—8—124
 8:4—5—110
 8:8—12—127
 8:10—132
 8:12—131, 144
 8:13—19—125
 8:14—132, 141
 8:15—140
 8:15—17—122
 8:17—18—131n8
 8:20—125
 8:21—125
 8:22—126
 8:23—24—129
 8:25—26—128
 8:26—123
 8:27—131n8, 136, 139, 140,
 142, 144
 9—96, 131, 132n10, 140,
 149, 162, 166, 167, 172,
 174
 9:1—3—148, 149
 9:2—149
 9:4—154
 9:4—19—153—54
 9:5—6—154

Index of Scripture

9:7—154
 9:9—154
 9:10—11—154
 9:14—154
 9:15—154
 9:16—155
 9:17—155, 164
 9:18—19—164
 9:19—155, 164
 9:20—164
 9:20—21—157
 9:20—22—161
 9:20—23—164
 9:20—27—218n
 9:22—140, 162
 9:23—164, 169
 9:24—165, 166, 172,
 173
 9:24—27—164—65
 9:25—169, 172
 9:26—169, 172
 9:27—170, 171, 173
 10—129, 177, 181, 186,
 219
 10—12—192
 10:1—140, 177, 192
 10:1—3—178
 10:3—13
 10:4—6—176, 180
 10:5—6—180
 10:7—9—181
 10:9—180
 10:10—180
 10:10—11—183
 10:11—180
 10:12—14—184
 10:13—180
 10:14—140
 10:15—19—184
 10:16—142
 10:19—187
 10:20—11:1—185

10:21—185
 11—177, 183, 188, 192, 193,
 194, 197, 200, 204, 205,
 207, 218
 11:2—4—191
 11:4—5—196
 11:5—20—199
 11:6—8—197
 11:9—34—197—99
 11:14—200
 11:16—200
 11:21—23—201—2
 11:22—202
 11:23—202
 11:25—202
 11:30—202
 11:31—202, 205
 11:32—205
 11:32—33—205
 11:33—203, 207, 214
 11:33—35—218
 11:35—206
 11:36—204
 11:36—39—204
 11:36—45—203
 12—212, 213
 12:1—207
 12:1—3—209, 220, 220
 12:2—3—206
 12:4—213, 213
 12:5—12—214—15
 12:6—215, 219
 12:7—215, 218, 221
 12:8—140, 215
 12:10—140, 213, 218,
 219
 12:11—215
 12:12—215
 12:13—223

Joel

2:28—32—142

Amos

3:7—21
 8:11—12—213

Micah

5:2—142

Habakkuk

1:13—181

Zechariah

1:12—150n
 1:18—111n8
 1:20—111n8
 2:6—111n8
 6:1—111n8
 6:5—111n8
 9:9—142

Matthew

4:9—57
 4:10—57
 5:16—93
 7:29—118
 9:11—13—144
 10:28—116,
 206
 10:29—8
 10:42—147
 13:31—32—41
 16:18—187
 16:25—55
 18—166
 18:22—166
 21:12—13—146
 22:11—13—89
 23:37—143
 23:37—24:2—172
 24—204, 218
 24:21—22—146
 24:26—146
 24:45—50—145

25:14–30—144
 26:26—28
 26:27—28
 26:39—52
 27:22—133
 27:40—221

Mark

1:6—142
 1:15—40
 4:38—130
 10:45—118, 172

Luke

5:13—57
 5:24—118
 17:12–19—24
 20—40, 41
 20:15—41
 20:17–18—41
 22:44—28

John

1:5—134
 1:9—158
 1:11—133
 1:14—28, 158,
 221
 2—88
 2:19–21—221
 3:17—159
 3:19—134, 158
 11:35—57
 14:27—151
 18:36—118

Acts

2:17–21—142
 4:27–28—201
 4:28—8
 8:1—63
 14:22—56

Romans

1:18—85
 8—189
 8:28—26
 8:38–39—57, 120, 127
 9:15–18—87

1 Corinthians

6:9–11—174
 11:25—172
 12:26—179
 15:19—206, 220
 15:58—222

2 Corinthians

1:8–9—133
 2:15–16—152
 5:20—152

Ephesians

1:9—40
 2:14–22—134
 5:22–6:9—11
 6—112
 6:10–13—187
 6:12—186
 6:18—188

Philippians

1:6—151
 2:6–8—75
 3:20—94

1 Thessalonians

3:4—93

2 Thessalonians

3:13—222

2 Timothy

3:1–5—145–46
 3:12—93

3:16—162

Hebrews

4:15—16
 10—174
 11—24
 12:2—222
 13:3—179
 13:14—102

James

4:6—88
 5:16—166

1 Peter

1:6–7—57, 97
 1:7—18, 219
 1:10–12—140
 1:19—16
 2:11—93
 5:8—186

2 Peter

3:8–10—185

Revelation—106

1—180
 4:6—111n8
 6—111n8
 7—111n8
 7:14—208
 11:15—40, 57, 223
 12:11—208
 13—112
 14:14–20—118
 19:11–16—223
 20:1–6—137
 20:10—119
 21:1–4—152
 21:27—220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Abednego, 8, 42, 49–53, 55–59, 63, 85
- abomination, 173, 205, 221
- Abraham (Abram), 39, 152
- Adam, 37, 103
- Alexander the Great, 111, 125, 128, 196
- amillennialism, 137, 138, 171
- Ancient of Days, 114, 116, 117
- angels, 99, 219
- “Anointed One,” 172
- Antiochus II, 197
- Antiochus Epiphanes, 111, 114, 128–29, 201–5, 207, 221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106–7, 111–12, 139
- Apollo, 204
- Aramaic, 20n2
- Arioch, 33
- Ashpenaz, 7
- Assyrian empire, 6
- authority, 37
- Azariah. *See* Abednego

- Babylon (empire), 5, 7, 8–10, 36, 110, 162
 - fall of, 38, 83, 157
 - gods of, 21, 24, 85
 -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at, 14
 - religion at, 25
- Babylonian captivity (exile), 96, 162. *See also* exile
- Baladan, king of Babylon, 6

- banquet (future), 88–89
- baptism, 11
- beasts
 - in Daniel’s dream, 108–10
 - meaning of, 110–14
 - today, 118–20
- Bel, 9, 85
- believe, called to, 205
- Belsen, 112
- Belshazzar, 85, 87, 91, 144
 - death of, 83
 - feast of, 78–79, 84–85, 89
 - oracle of, 79–83
- Belteshazzar, 8, 10. *See also* Daniel
- Bible, 11, 85, 112, 156, 213
 - inspiration of, 149
 - as wisdom, 26–28, 30
 - See als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 brokenness, 222

- calling, 10, 144–45
- Cambodia, 112
- cherubim, 180–81
- China, 112
- Christians, 18, 27, 42–43, 146
 - as aliens in this world, 4, 102
 - believe, called to, 205
 - as countercultural, 12
 - and idols of the heart, 86–87, 89
 - prayer, called to, 207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resistance of, 205–7
- teach, called to, 207
- Christophany, 56
- church, 40, 59, 60, 132–33, 179
 - Satan opposed to, 185
- circumcision, 129, 202
- citizens of heaven, 11
- confession, 60, 155
- conformity, 53–55
- covenant, 6, 155, 171, 173, 174, 211
 - of love, 154
 - new, 164, 166, 171, 172, 173–74
 - at Sinai, 163
- creation, 37, 132
- cross. *See under* Jesus of Nazareth (Christ)
- culture
 - in, but not of, 91
 - serving, 144–46
 - transformation of, 43
- Cyrus the Great, 15, 101–2, 157, 177, 192, 211
 - decree of, 169
- Daniel, 17–18, 42
 - and Belshazzar, 80–83
 - calling of, as a prophet, 152
 - enemies of, 92–95
 - Ezekiel, compared to, 143
 - fasting of, 178–79
 - in the lions' den, 97–101
 - name changed, 8–9, 10
 - and Nebuchadnezzar, 14, 22–24, 32–33, 35–39, 66–68
 - as a pilgrim, 91–94
 - prayers of, 94–97, 131, 149–52, 153–59, 162–65, 188
 - unable to understand his vision, 139–42
 - visions of, 11, 124–32, 196–204, 214
 - working within Babylonian system, 13–14, 144
- Darius the Mede, 83, 91–92, 149, 158, 163, 188
 - confession of, 101
 - and Daniel in the lions' den, 98–101
 - decree of, 94–96, 97
- depravity, 68
- deliverance, 178
- disaster, 64
- disciples, 29
- discomfort, 64
- discontent, 64
- diviners, 19–22, 24, 29
- Domitian, 112
- dreams, 19
- Eastern religions, 25
- Egypt, 202
- empires, 48
 - rise and fall of, 37–38, 126
 - See also individual empires*
- end-times, 42–43
 - speculation, 106, 122–23, 141–42
- Epiphanes, 204
- eschatology. *See* amillennialism; end-times; postmillennialism; premillennialism
- Esther, 196
- eunuchs, 7
- evangelism, 143–44
- evil, 134
- exile, 5, 102, 144, 155. *See also* Babylonian captivity
- Ezekiel, 143
- faith, 18, 50, 135
- faithfulness, 208
 - of God, 5, 14–15
- fasting, 13, 178
- final judgment, 103, 112, 114, 119
- foreknowledge, 166
- four kingdoms, 36–37, 38
- freedom, 12–13
- furnace, fiery, 55–58, 63
- Gabriel, 164, 171
- glory, 218
 - pursuit of, 39

- God, 16, 30, 37, 134, 135, 147, 183
 abandoned by, 58
 directs events, 135
 faithfulness of, 5, 14–15
 foolishness of, 222
 glory of, 97, 181–82
 grace of, 154, 156–57, 158, 159, 168, 223
 greatness of, 154, 156, 158
 holiness of, 158–59, 181–83
 immanence, 130
 judgment of, 9, 100, 119–20
 kingdom of, 39–40, 201, 211, 223
 knows our trials, 217
 mercy of, 87–88, 154, 168
 power of, 24–26, 60, 71, 96
 purpose of, 8
 sovereignty of, 127, 128, 205
 throne of, 107, 115
 timescale of, 166–68
 transcendence of, 130
 wisdom of, 24–26, 96
 gospel, 16, 27, 143–44
 as a humbling message, 72
 grace, 9, 53, 62, 68, 73, 133, 208
 Greece, 36, 110, 125
- Hananiah. *See* Shadrach
 heaven, 30, 134, 144, 208
 Heavenly Court, 114–16
 heavenly man, 180–81
 heavenly witnesses, 219
 Hebrew (language), 20n2
 hell, 216
 Hezekiah (king), 6, 7, 13
 history, 191–92, 200–201, 204–5, 206
 God in control of, 169
 prophetic overview of, 193–95
 Hitler, 112
 holiness, 40, 168
 Holy of Holies, 202, 221
 Holy Spirit, 28, 30, 152, 211
- hope, 7–8, 174, 206
 horn(s), 113–14, 115, 125–26, 127–28
 humility, 33–34, 74–75, 168
 counterfeit, 71
 true, 71
- idolatry, 54, 60, 85, 86
 Immanuel, 57
 inspiration (Bible), 149
 interesting times, 18–19
 invocation, 154. *See also* prayer(s)
- Israel, 6, 173
 like a tree, 72
 return to Jerusalem, 178, 188, 192–93, 211
 sin of, 131, 153–55, 163
 See also Babylonian captivity (exile);
 exile
- Jerusalem, 6, 96, 102, 129, 165
 desolation of, 149–50
 destruction of, 172, 204
 fall of, 131
 Israel's return to, 178, 188, 192–93, 211
 New, 102, 174
 rebuilding of, 169
- Jesus of Nazareth (Christ), 75, 119–20, 144, 147, 171, 216, 221
 being broken, 221
 blood of, 208
 cross of, 28–29, 58–60, 133–34, 135, 159–60, 189, 221–22
 death of, 76, 103–4, 159, 171, 173, 183
 as demonstration of God's greatness, 158–59
 dwelling place for God, 133
 hope for, 174,
 humility of, 34, 74–75
 kingdom of, 40–42, 88
 as Messiah, 41, 133
 as model for Christians, 146–47
 prefigured in Daniel, 28, 103–4, 117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resurrection of, 60, 76, 104, 171
- as the Rock, 40–42
- as savior, 60
- second coming of, 42, 43, 123, 135, 143, 146, 160, 223
- as Son of Man, 117–18
- suffering of, 16, 208
- victory of, 189
- jubilee, 171
- Judah, 5
 - sin of, 163
- judgment, 5–7, 13, 60, 143, 155, 158, 166, 220
 - covenantal, 103
- justice, 112
- justification, 165
- Kehoiakim (king), 5
- kingdom(s), 11
 - established by Jesus, 40–42, 88
 - of God, 39–40, 201, 211, 223
 - of heaven, 11
 - of this world, 38–40, 41, 200, 223
 - prayer for, 152–54
- knowledge, 14
 - biblical, 12
- Last Supper, 28
- Lord's Supper, 11
- Luther, Martin, 50
- Maccabees, 129
- Marduk, 9, 85
- martyrdom, 206
- martyrs, 222
- Media, 36, 110. *See also* Medo-Persia
- Medo-Persian empire, 36, 83, 91, 110, 125
 - fall of, 196
 - See also* Media
- mercy, 14, 23, 62, 72, 87–88, 216
 - of God, 87–88, 154, 168
- Meshach, 8, 42, 49–53, 55–59, 63, 85
- Messiah, 133, 164, 171
 - cutting off of, 173
- Michael (archangel), 180, 184, 188, 207
- miracles, 59
- Mishael. *See* Meshach
- morality, 12
- Mount Sinai, 155
- Nebo, 9
- Nebuchadnezzar, 5, 13, 19, 85, 110, 111, 131
 - confession of, 58–59, 63
 - conversion of, 63–64
 - demands of, to worship the idol, 51, 55
 - fall of, 69–70
 - first dream of, 19–20, 32, 35–39
 - restoration of, 70–72
 - second dream of, 65–68
 - sacking of Jerusalem, 7, 8, 9
- Nero, 112
- New Age meditation, 25
- new covenant, 164, 166, 171, 172, 173–74.
 - See also* covenant
- new earth, 152, 211
- new heart, 211
- new heavens, 152, 211
- New Jerusalem, 102, 174. *See also* Jerusalem
- new spirit, 211–12
- new temple, 221
- obedience, 57, 135, 146, 147
- officials, 7
- Onias III (high priest), 202
- Passover festival, 178
- peace, 18, 30, 42, 174, 216
- persecution, 93, 102, 112, 183, 218
 - of the church, 179
- perseverance, 217–18
- Persian empire. *See* Medo-Persian empire
- petition, 155
- political alliances, 6–7
- politics, 201

- Pontius Pilate, 103
 postmillennialism, 137, 138, 145, 171
 power(s), 25
 earthly, 84
 of God, 24–26, 60, 71, 96
 lust for, 38
 pursuit of, 39
 pragmatism, 210
 prayer(s), 23, 27–28, 42, 94–96, 151, 156, 188, 207
 answered by God, 165–66
 called to, 207
 and the cross, 159–60
 of Daniel, 94–97, 131, 149–52, 153–59, 162–65, 188
 and God’s sovereignty, 148–49, 166
 kingdom of God, for the, 152–54, 156–57
 preaching, 11
 premillennialism, 111n7, 137–38, 141–42, 143, 145, 170
 pride, 62, 67, 69–70, 73, 87–88
 God’s judgment of, 84–85
 “prince of Persia,” 184–85, 187
 prophecy, 194–95
 providence, 10
 Ptolemies, kingdom of, 196
 Ptolemy II, 197
 Ptolemy VI, 202

 redemption, 59
 religion, as private, 48
 repentance, 29
 resist, called to, 205–7
 restoration, 74, 168–69
 of Nebuchadnezzar, 70–72, 74
 resurrection of the saints, 220
 righteousness, 29, 165
 Rock, the, 40–42
 Roman empire, 36, 110, 111n7
 ruler, 172
 Rwanda, 112

 sacraments, 11
 sacrifice, 129
 saints, 222
 resurrection of the, 220
 salvation, 16
 sanctification, 8, 97, 167–68, 216
 sanctuary, 165
 Satan, 9–10, 112, 131, 132, 134, 184–86, 208
 binding of, 119
 opposed to the church, 185
 strategies of, 186–88
 Scripture. *See* Bible
 sea, 108–9
 “Sealing,” 165
 Seleucid empire, 128, 129, 196
 Seleucus IV, 199
 Sennacherib, 6
 servants of God, 33
 Shadrach, 8, 42, 49–53, 55–59, 63, 85
 sin, 29, 37, 134–35, 147, 156–60, 163–65, 173
 covered by the death of Jesus, 29, 103
 knowledge of, 168
 in our heart, 68, 134
 Solomon, 14
 prayer of, 23, 96
 Son of Man, 116–18, 120
 Spirit. *See* Holy Spirit
 spiritual growth, 64
 Stalin, 112
 statue (built by Nebuchadnezzar), 46–47, 49–50, 95
 struggle, 193
 Sudan, 112
 suffering, 102, 179, 208, 211–12, 216, 218, 222

 teach, called to, 207
 temple, 14, 96, 129, 134, 205
 altar rebuilt, 178
 destruction of, 170–72, 218
 new, 221
 rebuilding of, 163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 temptation, 54
- thankfulness, 13, 29, 96
- theology of hope, 107
- Tower of Babel, 47, 67
- transgression, 131, 165
- trials, 18, 28, 30, 56–57, 145, 169, 178,
216–17, 218–19
- tribulation(s), 138, 145
- triumph of the saints, 114
- truth, 213, 220
- Tyre, King of, 37n4

- unity
 - symbols of, 47–48
 - true source of, 58–59

- wars, 200, 218

- wealth, 84
- wicked, the, 213–14
- will, 174
- wisdom, 25, 26–29, 215, 222
 - of God, 24–26, 96
- wise, the, 213–14
- Word, the. *See* Bible
- world
 - hostility of, 4–5
 - need to be recreated, 211
- worship, 11, 43, 60, 75
 - of Zeus, 202, 204

- Xerxes I, 149, 196

- Zeus, 221
 - worship of, 202, 204

AVAILABLE IN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SERIES



以斯帖记与路得记，作者：伊恩·M·杜古德

但以理书，作者：丹尼尔·M·多里安尼

撒迦利亚书，理查德·D·菲利普斯 著

加拉太书，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提摩太前书，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希伯来书，理查德·D·菲利普斯 著

雅各书，作者：丹尼尔·M·多里安

尼

即将出版

马太福音，作者：丹尼尔·M·多里安尼路加福音，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以弗所书，作者：布莱恩·查普尔使徒行传，作者：德里克·W·H·托马斯约拿书、弥迦书与那鸿书，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约翰福音，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我是一名牧师，不是学者。但当你读伊恩·杜古伊德的作品时，显然他两者都是。与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注释书是深刻释经与敏锐应用的罕见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伊恩的引导下，你会在那些原本看似晦涩难懂、与现实脱节的经文中，发现基督的荣耀光辉。这本书将装备牧师、造就基督徒，并推动福音的传扬。”

——C. J. 马哈尼，至高超恩典事工机构

“确实很少能找到一位既是技术性学者，又是出色的讲道学和讲道大师的人。但伊恩·杜古伊德博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在这里，严谨的释经方法、细腻的圣经神学和牧者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在《但以理书》那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奇特的启示文学中，阐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读者会因着对神圣经文的敬畏与悉心处理，以及针对当今身处‘巴比伦’中的教会所做的智慧应用而心怀感激。对于任何想要理解《但以理书》并活在其耀眼亮光中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作。热忱推荐。”

——R. 肯特·休斯，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学院教堂

“这里有具学术恩赐的牧者与具牧者心肠的学者所做的解经。释经与神学的可靠性、救赎历史视角的敏锐性、以基督为中心的聚焦、以及当代的实际应用——这些都是本系列所承诺的特色。愿它成为典范，激励并点燃新一代人热爱上帝的话语，并重新发现释经式讲道那改变生命的大能！”

——辛克莱·弗格森，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第一长老教会